

RES GESTAE

漢尼拔戰記

塩野七生 著

張惠君 譯



三民書局



𐌆𐌇𐌄 𐌚𐌚𐌚𐌚𐌆
𐌱𐌴𐌱𐌚𐌴
𐌆𐌴𐌆𐌚𐌚𐌴

BELLUM HANNIBALICUM

封面圖:維爾欽傑托斯雕像

(© Hervé Champollion / Agence TOP, Clermont-Ferrand, France)

羅馬人的故事II

漢尼拔戰記

塩野七生 著
張惠君 譯

塩野七生

1937年7月生於東京，畢業於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哲學系，1963～1968年間遊學義大利。1968年開始寫作，於〈中央公論〉發表〈文藝復興的女性〉。1970年，首部長篇作品《凱撒波吉耳抑或優雅的冷酷》獲頒每日出版文化賞，之後長住義大利。1982年以《海都物語》得到三多利學藝賞。1983年，獲頒菊池寬賞。自1992年起，以羅馬帝國千年興亡為題，著手寫作《羅馬人的故事》系列，並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發表。1993年《羅馬人的故事I》獲頒新潮學藝賞。1999年再獲司馬遼太郎賞。2001年發行《塩野七生文藝復興著作集》共七冊。2002年榮獲義大利政府頒授國家功勞勳章。2005年獲日本政府頒贈紫綬褒章，2007年再獲文部科學省評選為文化功勞者。

ROMA-JIN NO MONOGATARI II: HANNIBARU SENKI

Copyright© 1993 by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nami Shion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有關對於歷史的處理，除了專門研究個別事件的學者外，大致可分為兩大流派。

一是馬基維利 (Machiavellism) 型流派。訴求的是一種使用歷史為主的方式。

馬基維利的代表作為《君王論》及《政略論》。所謂《政略論》，其原本的題目是〈提圖斯·李維斯 (Titus Livius) 的《羅馬史》論考〉。從該書可知馬基維利不僅研究提圖斯·李維斯，也研究波力比維斯 (Polybius) 及普魯塔克 (Plutarch)。他選擇以提圖斯·李維斯的《羅馬史》歷史事件為中心，並加以使用。這種選擇「使用歷史」的人，以最近的例子來說，還包括有《大國的興亡》一書的作者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以及著有《文明衰亡時》的作者高板正堯。

處理歷史方式的另一流派，僅限於羅馬史的領域，特別是集中在古典作品的作者上，如德國的毛姆森 (Mommsen)，從羅馬建國起寫到凱撒 (Julius Caesar) 逝世為止；又如英國的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從五賢帝（一至二世紀支配古羅馬的五位皇帝）寫起到 1453 年東羅馬帝國滅亡為止。

這兩個人所代表的歷史處理方式，總括來說就是「敘述」二字，對他們而言，歷史的敘述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此，個人無意針對第一種或第二種處理方式作優劣價值評斷，只想強調「兩者是不同的」而已。

由於第一種及第二種處理方式不同，所呈現出來的份量差距



相當大。採用第一種方式的著作，通常寫個一、二卷即結束。而採用第二種方式的著作，一套有個十卷都算稀鬆平常。

為何份量上會有如此大的差距產生，主要的原因在於採用第二種方式的作家，以敘述歷史過程為考量重點。

如果只想知道事件始末，只要讀一本考生必讀的參考書或是有名的歷史精華著作即可，在日本高中所使用的世界史教科書中，有關羅馬史的記載可能不到十頁。一旦涉及到過程，內容的份量馬上暴增數千倍。寫這麼多並非想寫長，但惟有追述歷史的過程，才能窺得歷史的真貌，我自己也是屬於第二種流派的。雖然如此，即使屬於同一派，但做法上不見得相同。

以毛姆森為例，這位出生於啟蒙時代的德國人，將「剪裁歷史」認為是「剪裁歷史學家」。壯年時期所完成的《羅馬史》，在發刊初期，獲得好評，但只寫到凱撒逝世為止就停筆了，連帝政羅馬時期都沒有寫進去。當時的讀者覺得十分惋惜，而毛姆森本人也沒有說明理由。但只要讀過他的那本《羅馬史》，自然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啟蒙時代之子毛姆森在敘述時，不忘加上批評。他善意的「剪去」共和政體時代的羅馬，當然也沒有寫到帝政羅馬時期。

然而個人很贊成馬基維利的訴求，他認為人類及人類所想出的制度必須配合時代改變。如果說我要有所「剪裁」，那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要因應時代的需求。

在這系列作品中，我以「羅馬人的故事」為題。如果將日文的書名譯為拉丁文，故事與歷史的意義幾乎是相通的，因此不想以歷史為題。因為解釋相同，所以使用“Gestae”這個字，所謂“RES GESTAE POPULI ROMANI”，可直接翻譯為「羅馬人的各

種行徑」。無論思想或倫理道德如何演變，人類的行徑都在追求無常的宿命。

因此，如果以歷史為過程，戰爭這樣的題材肯定不受歡迎，因為從戰爭中看不到人民生活的真實面貌。

這本第II卷《漢尼拔戰記》，係針對西元前264年至前133年為止的一百三十年的歷史加以描述，以羅馬人與迦太基人(Carthage)間的布尼克戰役為主，並擴及希臘、敘利亞等地對外戰爭的狀況。

第I卷《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中的希臘，在這一卷的最後滅亡，第II卷迦太基正式登場，至於它的滅亡是二千年後出生的我們都知道的事情。

知識優越的希臘人與經濟、軍事力量強大的迦太基人，為何最後會敗給羅馬人，只要想到這其中一步步的發展過程，我就會覺得滿心歡喜。第II卷將有機會對第I卷所敘述羅馬人建構的制度，檢視其中的意義。

西元前三世紀到前二世紀，史料極為豐富。使用同一時代的人所寫的史料，比較容易呈現登場人物的真面目，儘管漢尼拔、西比奧等人與我們相距二千二百年的歲月。我寫這本書的心情是十分愉悅的，讀者也有充分享受這種愉悅的閱讀權利。它不是一本高中課本，而是以過程來看歷史，這是何等快樂的事。

在一年的時間內，不可能把世界的歷史教授完畢，而我在這卷所寫的內容，在日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下列五行：

——統一義大利半島後，企圖征服海外的羅馬與握有地中海制海權及商權的腓尼基人殖民都市迦太基發生戰爭，歷史上稱之





為布尼克戰役。迦太基人被滅亡後，羅馬掌握西地中海的霸權，向東一一征服馬其頓、希臘等城市，更征服敘利亞王國 (Syria)，將小亞細亞納入版圖，地中海就此成為內海。

高中生如果沒有熟記以上內容，很可能考不上大學，這是結果的歷史。以過程為素材，才是能令人愉悅的「大人」的歷史。

1993 年春天，於羅馬

塩野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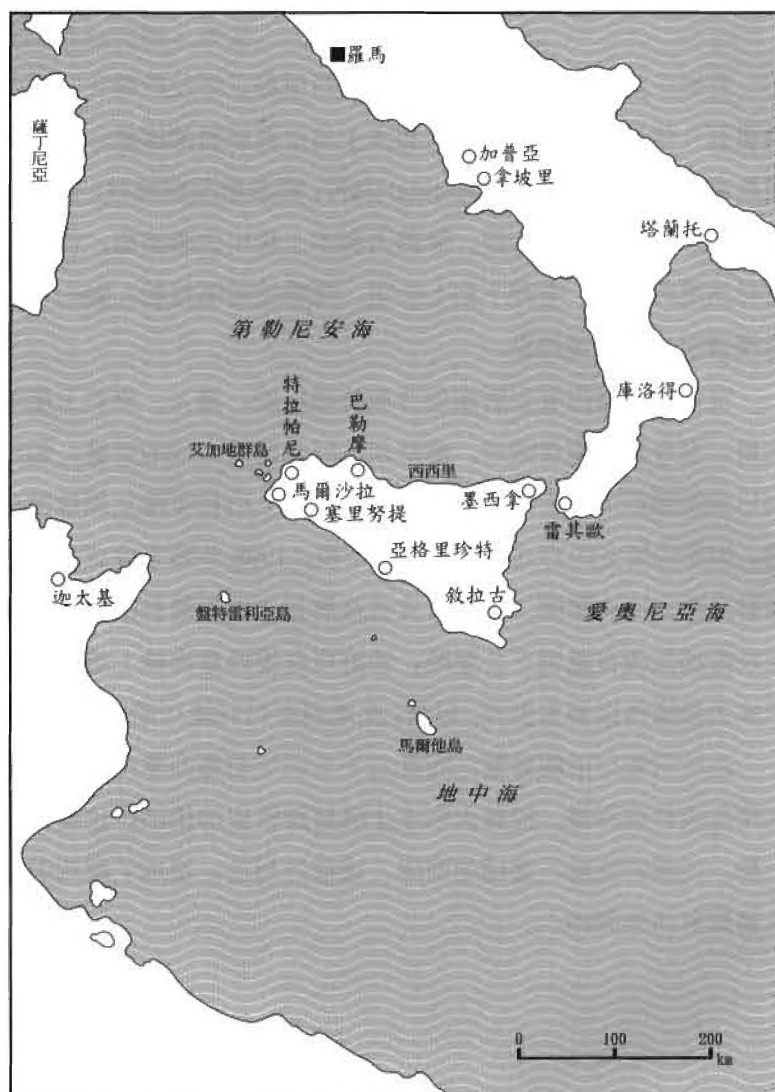
序 言

有如一隻長靴的義大利半島，西西里島正好位於鞋尖，而西西里至今依然存在。橫跨義大利本土及西西里間的海峽，以西西里最東邊的城市墨西拿 (Messina) 為名，稱為墨西拿海峽。海峽兩岸的最短距離只有三公里。從義大利本土駛出的聯絡船，從聖荷尼村到墨西拿港，全程不到七公里。搭乘這種聯絡船，點一杯咖啡慢慢喝完便抵達終點。

從聖荷尼村出發到對岸墨西拿的聯絡船，讓人、車等上船的光景，至今還浮現在眼前。雖然現在已有建造大橋的計畫，但這與日本的瀨戶內海不同，因為墨西拿海峽上沒有可建立橋墩的小島，如果用架空的方式，只能建造吊橋。1998 年預定完成的明石海峽吊橋，中央間隔二公里，完成後將是全世界最長的吊橋。如果技術加以改良達到三公里時，也許可在墨西拿海峽上造橋，讓日本的技術得以揚名世界。但是，此地現在仍只能以船舶來接駁。

由於只能以船舶聯繫，因此二千二百年前墨西拿海峽的狀態與現在沒什麼兩樣。從義大利本土眺望西西里的情形，也是大同小異。這樣的距離、這樣的間隔、這樣的想法，造成了羅馬與迦太基間對決的開端。





漢尼拔戰記

目次

給讀者的話

序言

第一章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 1

(西元前 264 年～前 241 年)

第二章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 43

(西元前 241 年～前 219 年)

羅馬軍團 64

第三章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前期 79

(西元前 219 年～前 216 年)

提西諾——第一回合戰役 101

特列比亞——第二回合戰役 106

特連吉梅諾——第三回合戰役 113

坎尼——第四回合戰役 129

亞歷山大與漢尼拔 143

第四章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期 151

(西元前 215 年～前 211 年)

西比奧登場 184

第五章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期 187

(西元前 210 年～前 206 年)

別庫拉——第五回合戰役 208

梅他吾隆——第六回合戰役 213

艾利帕——第七回合戰役 219

第六章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末期 225

(西元前 205 年～前 201 年)

扎馬——第八回合戰役 250

第七章 布尼克戰役後 269

(西元前 200 年～前 183 年)

希臘文化各國 274 西比奧審判 295

第八章 馬其頓滅亡 307

(西元前 179 年～前 167 年)

第九章 迦太基滅亡 319

(西元前 149 年～前 146 年)

迦太基城毀滅 330

「我們的海」 339

大事年表 343

參考文獻 349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

(西元前 264 年～前 241 年)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爆發前迦太基統治地區

羅馬統治地區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前西西里的勢力分佈圖

西元前 265 年，羅馬的元老院遭遇前所未有的難題——對前來乞求救援的墨西拿居民代表，必須儘速作出回應。

墨西拿面對西西里第一強國敘拉古 (Siracusa) 的進攻，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對手，無法化解這個危機，必須向迦太基或是羅馬求援。然而兩派意見分歧，最後由羅馬派取得優勢，原因是雷其歐 (Reggio) 近在眼前。

現在卡拉布里亞的地方政府所在地——雷其歐，就隔著海峽與墨西拿遙遙相對。雷其歐、墨西拿及敘拉古，一樣都是希臘殖民所建的城市。從羅馬完成北到盧比孔河 (Rubicon)、南到墨西拿海峽的義大利半島統一大業時起，雷其歐就已加入「羅馬聯盟」，成為同盟城市，充分享有自治權。墨西拿與雷其歐隔海相望，因此決定與其向迦太基求援，不如選擇羅馬。

雖然如此，受託的羅馬卻猶豫不決。羅馬人尊重法律，如果有同盟關係的友邦前來求援，當然有出兵的義務，但是羅馬與墨西拿間並不具有同盟關係。

雖說兩地只隔著狹窄的海峽，但是到墨西拿仍需渡海，羅馬的軍隊未曾有渡海的經驗，甚至沒有軍艦及運送船隊。需要船的時候，皆由同盟城市——港都拿坡里或塔蘭托 (Taranto) 支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發生什麼大問題。因此，羅馬人對於要涉水過海一事，當然會有所猶豫。與揚帆航行於海上的希臘人相比，羅馬人算是農牧民族。

然而羅馬如果拒絕墨西拿的要求，就會眼睜睜地看著墨西拿投向迦太基。何況在西元前三世紀中葉，當時的迦太基已盤踞了西西里的西半部。截至目前為止，西西里的歷史可說是希臘殖民城市間的抗爭史，讓迦太基坐享漁翁之利。至於位於西西里東半



部的墨西拿及敘拉古，則在羅馬及迦太基之間扮演緩衝的角色。

如果連墨西拿也落入迦太基手中，那情況又大不相同。在雅典衰退的時代，迦太基已是地中海的第一海運國，如果讓迦太基的勢力延伸到墨西拿，南義周圍海域的制海權將是迦太基的囊中物。如此一來，不僅緩衝地帶消失，對於以羅馬為盟主的「羅馬聯盟」各城市的安全問題將十分堪慮。

就擁有地中海最強軍艦隊伍的迦太基而言，要渡過羅馬人猶豫不前的墨西拿海峽，可說是輕而易舉。如果墨西拿落入迦太基手中，對羅馬人來說，無疑是在義大利本土和西西里之間，架起了一座肉眼看不見的橋樑。

但元老院的態度仍然曖昧，最後交由公民大會來決定。公民大會是審核通過元老院政策決議的機關，是羅馬最高的決策單位，由擁有公民權的人，也就是有兵役義務人所組成。結果公民大會答應墨西拿的請求。

換句話說，就是決定參戰。但這次參戰光是第一次戰役就持續了二十三年，這是當初羅馬人與迦太基正面對決時所料想不到的。

羅馬的目的，是希望不讓近在眼前的墨西拿落入敘拉古或迦太基等強國手中。如果墨西拿一旦加入「羅馬聯盟」，則由羅馬架起這座「橋」。決定後就立即付諸行動的羅馬人，僅派遣一位執政官率領兩個軍團，支援墨西拿。如果羅馬人能事先料到會與迦太基發生激烈衝突的話，這個陣容顯然不夠。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是自西元前 264 年開始，率領羅馬軍團的執政官是阿庇尤斯·克勞狄斯。鋪設阿庇亞大道 (Appian Way) 的阿庇尤斯出身於克勞狄斯家族，自共和政體成立以來，就是羅馬

的名門望族。傳統上，克勞狄斯家族對平民階級主張採取強硬路線，他們一向集高傲、倔強、不妥協、先入為主、固執、強烈責任感於一身。如果是在民主政體下，這些人根本不可能當選；但羅馬是少數領導制，也就是寡頭政治的國家，執政官是由公民大會所選出，兩位執政官中，有一位是完全由民意選出，但另一位只要能力好，即使不孚人望也可能出線。事實上，柯爾涅留斯及華雷利烏斯都是頗負重望的名門貴族，從產生執政官人數方面作比較，柯爾涅留斯家族最多，其次是華雷利烏斯家族，克勞狄斯家族則排名第三。在率領軍隊方面，克勞狄斯家族人的缺點反而成為優點。

西元前 264 年 3 月 15 日，執政官任期開始時，克勞狄斯率領羅馬軍從首都羅馬出發，以墨西拿海峽為目標，日夜兼程趕路。羅馬軍到達雷其歐時，從南義友邦城市所提供的運輸船隊，已在雷其歐港下錨等著。在眼前的海峽上，可以看到迦太基艦隊前來監視墨西拿的動向。執政官克勞狄斯一刻也沒閒著，命令一位副官帶領少數士兵，利用黑夜橫渡海峽。

小隊順利登陸，以搖動火把為訊號告知，克勞狄斯決定在白天率領全軍堂堂地渡海。隔天，載有一萬七千名士兵的船隊橫渡海峽，而迦太基艦隊只能在一旁乾瞪眼。

抵達墨西拿之後，執政官把握時間，與前來迎接的市民代表締結羅馬和墨西拿間的同盟協定，才能名正言順地以軍事行動介入援助墨西拿。

羅馬軍不僅使正在進攻墨西拿的敘拉古感到威脅，駐守在西里的迦太基軍隊也同樣感受到威脅。長年處於敵對關係的希臘民族敘拉古國及腓尼基民族迦太基國，至此結為同盟。敘拉古軍



隊從南邊，迦太基軍隊從西邊，包圍在墨西拿的羅馬軍隊。

執政官當然不會坐視這種情況下去，首先他向敘拉古國王希耶隆提出和談條件，但被希耶隆拒絕。在軍事上，拒絕和談等於是下令出兵。克勞狄斯指揮下的羅馬軍，攻擊人數上佔優勢的敘拉古軍隊。

以傭兵為主的敘拉古軍隊，自然不是羅馬公民兵的對手，很快就被擊退，希耶隆王逃到南方。但執政官並未趁勝追擊，反而以迦太基進攻同盟國墨西拿作為宣戰的名義，向西襲擊迦太基軍隊。迦太基軍隊不過是一支迦太基駐守在西西里的防衛軍，當然和敘拉古一樣不堪一擊。

第一戰成功後，執政官克勞狄斯繼續閃電作戰。只留下鎮守墨西拿的必要士兵，全力向南進攻，目標是西西里第一強國敘拉古的首都。進入敘拉古國境後行軍速度仍不減緩，一口氣攻到首都的城牆下。

但是冬天到了，即使是南方的西西里，也依照當時的習慣在冬天休兵。羅馬利用冬天休兵的期間，召開公民大會，選出第二年擔任戰線的執政官。西元前 263 年，馬留斯·華雷利烏斯和奧大其里伍斯·克拉蘇亞兩人獲選擔任執政官。

馬留斯出身於貴族華雷利烏斯家族，而克拉蘇亞這個名字在羅馬史上則是首次登場，自然沒什麼名氣，是出身於薩謨奈 (Samnium) 族的平民。從西元前 326 年到前 284 年為止，即使中間有休戰季節，但在長達四十年的期間，薩謨奈族一直與羅馬交戰。薩謨奈族投降成為「羅馬聯盟」的一員，不過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雖說羅馬人熱衷於同化降服的部族，但二十年後，竟然利用公民權的方式，使原本的敵人變成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實在值得加以讚揚。羅馬人的這種性向，在布尼克戰役中發揮了很大的優點。

西元前 263 年，也就是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第二年，元老院將華雷利烏斯及克拉蘇亞兩人送到西西里前線。所謂執政官軍團，是指一位執政官指揮兩個軍團，而派遣兩位執政官意味著羅馬以二倍的戰力，也就是四個軍團投入戰場。

一個軍團的平均戰力，是由羅馬公民兵組成的四千二百名步兵及三百名騎兵，加上相同或稍微多一點人數的加盟「羅馬聯盟」城市士兵。所以一個「執政官軍團」的戰略單位規模，約是一萬八千到二萬名兵。如果兩位執政官皆出戰，羅馬軍隊的戰力大概是三萬五千到四萬左右。隨著前任執政官克勞狄斯的卸任，旗下的士兵也隨之返國。當時的羅馬，每年進行總司令官及士兵的輪調，因為是公民兵，不能離開市民生活太久。

敘拉古的國王希耶隆之所以取得王位，並非世襲的緣故，而是憑藉實力。此時的他，三十五歲左右，具有敏銳的洞察力。

希耶隆認為敘拉古位於要塞，只要有萬全的防衛就不易被攻陷。他擔心的是如果與羅馬兵交戰時，讓迦太基坐享漁翁之利。希臘民族和腓尼基民族自古便交惡，希耶隆和墨西拿一樣，被迫要在羅馬和迦太基之間作選擇。

希耶隆派遣的和平使者拜訪羅馬軍的陣營，兩位羅馬執政官得到意外的收穫，因此羅馬方面提出的和談條件，不僅簡單而且十分寬容。這對兵臨城外、本應俯首投降的敵人而言，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第一，兩國同盟關係以十五年為期限，如無異議則無限期延長。



第二，羅馬尊重敘拉古完全的自治權及獨立。

第三，敘拉古負有優先出售小麥給羅馬的義務。

第四，敘拉古無提供士兵予「羅馬聯盟」軍的義務。

第五，敘拉古支付一百泰連羅馬幣(*古希臘羅馬的貨幣單位)作為賠償金，簽署和談協定時支付二十五泰連羅馬幣，其餘於十五年內分期償還。

希耶隆決定與羅馬結盟，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就會堅持下去，即使羅馬陷入苦境也會全力支援。希耶隆之所以選擇與羅馬結盟，並非出於被迫，而是冷靜的政治抉擇。敘拉古也因此在此往後的五十年，充分享受和平與繁榮。

到此，羅馬方面認為讓戰爭結束也好。

墨西拿既是「羅馬聯盟」的一員，也就不必在意海峽的寬度如何。墨西拿及敘拉古是西西里東部的兩個主要城市，也都是羅馬的同盟國，兩國締約後，西西里的海岸線就視同義大利本土的海岸線一樣，因為羅馬的友邦情誼而更加鞏固，確實做到防衛南義，算是達到羅馬當初的目的。事實上，與敘拉古締結和平協定後，羅馬在西西里只留下兩個軍團，另外兩個軍團則回鄉去，戰力逐漸縮減。

另一方面，迦太基深感危機重重。羅馬與敘拉古的結盟，不只阻撓迦太基擴大現有的勢力範圍，同時在西西里的所有既得權益也可能被侵犯。於是迦太基決定在西西里佈下戰線，海陸四萬大軍從西西里南邊的亞格里珍特登陸。與迦太基隔海相對的亞格里珍特，成為對抗羅馬的前線基地。

至此，羅馬與迦太基開始發生正面衝突，進入「布尼克戰役」



時期，而所謂「布尼克戰役」係指與腓尼基人打仗。

羅馬與迦太基間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在西元前 264 年爆發，但雙方事先並非完全沒有進行交涉談判。

歷史上留存的第一份協約，是在羅馬進入共和政體後的西元前 508 年時締結的。根據該份協約，迦太基允許羅馬的船隻可在西西里西部及非洲北岸停靠，至於其他港口，即使是躲避風浪也一律不准停泊。另一方面，羅馬只能決定迦太基船可否停靠在羅馬附近區域的港口，其餘均無權過問。

顯然這是一份不平等條約。但是如果將當時羅馬及迦太基兩國實力相比較，一個是剛進入共和政體、面臨許多問題的羅馬，另一個已是泱泱大國的迦太基，就不難了解其中的道理。

歷史上留存的第二份協約，是在羅馬稱霸義大利中部時期的西元前 348 年所締結的。迦太基禁止羅馬及所有「羅馬聯盟」加盟城市，在薩丁尼亞及科西嘉兩島以西的整個西地中海地區通商。只認可羅馬主權可行使於這兩島與義大利之間的第勒尼安海、托斯卡那及坎帕尼亞間的港口，並明白記載迦太基的通商權為迦太基的自由行為。

這也是不平等條約。當時的迦太基人曾說：「沒有迦太基的許可，羅馬人連手都不敢放到海裡洗。」充分反映了當時兩國的實力差距。

當時的羅馬人過的是農牧生活，只須在陸上經營，沒有出海的必要，也沒有所謂的船隻。

羅馬的元老院從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第三年——西元前 262



年起，才領悟到與迦太基對決並非易事。羅馬以為將墨西拿及敘拉古收歸勢力範圍後，就不需要擔心西西里的防備問題，然而迦太基卻派遣四萬軍隊登陸西西里，而羅馬駐紮在西西里的兵力只有一萬五千人。

和拿坡里、塔蘭托、敘拉古及墨西拿一樣，位在西西里南部的亞格里珍特是希臘人在西元前八世紀的殖民時期所建設的城市，現在還留有宏偉的神殿遺蹟。它的勢力不如敘拉古，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當時，雖然已過全盛時期，但仍是個擁有五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雖是個獨立國，但在迦太基轄下有一段時間。當時西西里島分為兩邊，東部希臘色彩濃厚，西部則受迦太基統治。亞格里珍特隸屬於西半部，且接近分界線，迦太基將西半部視為自己的地盤，亞格里珍特也就成為對抗羅馬的前線基地。

元老院知道大軍登陸亞格里珍特後，再次派遣四個軍團到西西里。兩位執政官率領羅馬軍包圍亞格里珍特，但情勢發展並不順利。兩位執政官領導無方，不但對於地勢一無所悉，連糧倉也受到攻擊。如果不是敘拉古希耶隆王的援助，羅馬軍將比迦太基軍更快攻擊糧倉。

羅馬軍固然失策，但迦太基軍的無謀反而幫了羅馬。傭兵組成的迦太基軍缺乏有能的武將，因此戰況逐漸演變成對羅馬軍有利的情勢。

該年的 12 月，對戰況感到不耐煩的迦太基士兵，趁著夜裡秘密逃出亞格里珍特，到安全的馬爾沙拉，幾天後亞格里珍特只剩下百姓，羅馬軍於是開進城去。以勝利者的姿態入城後，大肆掠奪財物，俘擄二千五百名居民作為奴隸。這些俘虜請求敘拉古的市民把他們買去，然後再借錢償還，以便回到亞格里珍特。原本





尚在羅馬及迦太基之間猶豫的其他城市，看到羅馬軍隊的囂張行為，讓他們作出了決定。一位出生於亞格里珍特的記述者，名叫費利努斯，在記載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時，曾提到羅馬軍的蠻行引起反羅馬的意識。

長期在迦太基轄下的亞格里珍特，一旦落入羅馬手中，羅馬是再也不願交還回去。迦太基從未考慮放棄在西西里的既得權益，而迦、羅雙方皆欲完全稱霸西西里，所以兩國只有一戰，這是永不中止的宿命戰，因此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就在西西里揭開序幕。

第二年，西元前 261 年，羅馬和前一年一樣派遣兩位執政官、四個軍團投入戰場。這一年，羅馬軍趁著攻下亞格里珍特之勢，順利取得幾個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城市。但是，僅限於西西里內陸地區，只要幾個海岸城市繼續獲得迦太基本國的支援，即使內陸方面遭到攻擊，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的勢力範圍。

羅馬深知如果不能截斷從迦太基本國來的補給，就無法稱霸西西里。身為農牧民族的羅馬人，這才了解到制海權的意義。

羅馬人在陸地的攻略，向來是戰勝後，將當地建設成殖民都市，作為要塞，再鋪設銜接的道路，架起防衛網，然而他們算是很早就警覺到制海權的重要性。

但是要獲得並維持制海權，沒有海軍是無法實現的。當時羅馬連能與迦太基匹敵的五層軍艦一艘也沒有。加盟「羅馬聯盟」的海港城市，頂多擁有三層軍艦。因為希臘人的軍艦，連全盛期的雅典也只有三層。划船手一人一支槳，坐在船艙內平行的三層階梯上，因此稱為三層，所謂五層軍艦則有五層階梯。

雖然同樣的有槳帆船（Galley，古希臘羅馬的軍艦），也與中世紀的軍艦不同。第一，古代的划船手為一人一支槳，而中世紀

軍艦的划船手則是三人一支槳。

第二，古代的划船手坐在甲板下，但中世紀的划船手並排坐在甲板上。人手不多的中世紀軍艦當兩軍接近時，划船手便捨槳加入戰鬥。中世紀軍艦的戰鬥人員數目，每艘船至多四十人。

古代並未要求划船手參加戰鬥，因此搭乘軍艦的戰鬥要員人數較多。

三層軍艦需要一百位划船手。加長船身及船高的大型五層軍艦，划船手需要三百位，戰鬥要員的人數則有三百人。

特拉帕尼以前的海戰，一向是以肉搏戰來決勝負，從高處向低處攻擊當然較為有利。五層軍艦的划船手分五層階梯坐，船高也變高。相對於三層軍艦只有一百位划船手，五層軍艦則有三百位。同時五層軍艦也比三層軍艦配備有三倍的馬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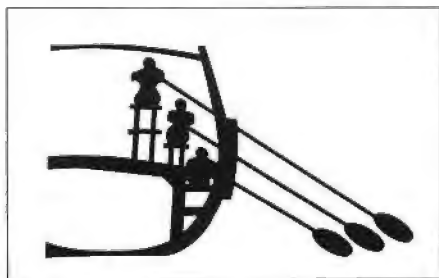
迦太基擁有一百二十艘五層軍艦，當然是地中海的海軍第一強國。

如果要與迦太基在海上一戰，羅馬需建造五層軍艦。因為「羅馬聯盟」的海港城市只有三層軍艦，不可能委託他們造艦，羅馬必須自力建造軍艦。

毫無造艦技術可言的羅馬，開始仿效迦太基。第一次橫渡墨

西拿時曾捕獲迦太基的五層軍艦，於是羅馬人加以解體，逐一模仿，建造軍艦。

船艦造好了，但卻未訓練乘船的人。羅馬市民頂多有乘河船的經驗，在拿坡里





等海港城市市民的指導下，他們在陸地上的模型練習聽號令划船，就好像現在大學裡的划船社團訓練新生一樣。這種訓練是否成功沒人知道，至少確保人員會使用槳。至於操帆掌舵的人員，就靠同盟城市的支援了。

羅馬急著在第二年的早春出海，只能說是無謀之舉。即使是這樣，一百艘五層軍艦及二百艘三層軍艦正式下海啟用，羅馬第一支海軍就此誕生。

負責指揮的是名將西比奧 (Scipio Africanus) 的祖父——古涅伍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陸戰經驗豐富，但指揮海戰則是頭一次。應該說在沒有指揮軍艦經驗的羅馬，無論誰領軍都是第一次。這年，羅馬派執政官西比奧指揮海軍，派執政官多意里指揮陸軍，將兩位執政官同時送上西西里戰線。

但是海運王國不是一天造成的，陸軍從陸路南下順利抵達墨西拿，海軍從海路南下，卻是歷經一趟亂七八糟的航行。

帶頭的執政官西比奧想利用等待友船的時候整軍，率領十七艘先到的軍艦攻佔利巴里島 (Lipari)，只要取下這個島，就能確保羅馬到西西里海路通暢。

利巴里只是個小島，很容易就攻佔下來。迦太基是個海運國家，當然知道利巴里在戰略上的價值。在巴勒摩的迦太基海將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即派遣二十艘軍艦前去收復利巴里。

迦太基人熟知海上戰略，夜裡抵達利巴里海邊的迦太基艦隊先封鎖港口。第二天清晨，停泊在港口的羅馬兵才發覺已被包圍，沒有抵抗就投降了。僅少部分人逃向山裡，而執政官及許多羅馬兵都被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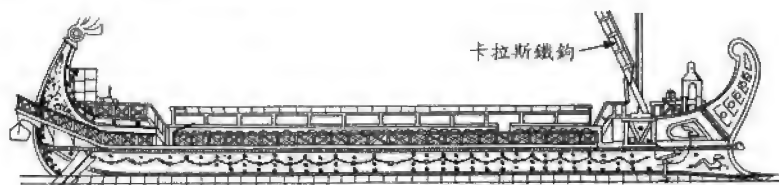
被俘虜的執政官在之後羅、迦兩國交換戰俘時返國，幸好羅

馬有不處罰敗將的規定，六年後獲選為執政官，再度回到戰場。

雖然總司令官被俘虜，但後到的船艦毫髮無傷，全部抵達墨西拿港。迦太基艦隊逮捕了羅馬的執政官，這是敵方的重要人物，須先遣送回巴勒摩，因此對利巴里周邊海域的監視較為寬鬆。

負責陸軍的執政官多意里只好兼任指揮海軍的工作。他與西比奧一樣，對海戰一無所知。但因為較早抵達西西里，所以有時間蒐集前線的情報。

執政官多意里認為，羅馬雖然擁有和迦太基一樣的五層軍艦，但在海上的活動能力比不上迦太基。為彌補自己的缺點，於是發明新武器設置在船上，這項新武器從未有人將它用在船上，羅馬兵稱它作「卡拉斯鐵鉤」。



羅馬的軍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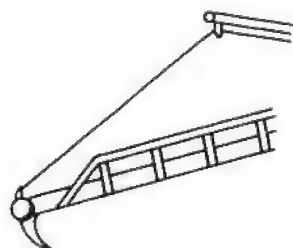
將「卡拉斯鐵鉤」以繩索固定在離船頭最近的桅竿上，形成一種棧橋。當船頭接近敵船時，從桅竿上放下「卡拉斯鐵鉤」，落在敵船的甲板上。「卡拉斯鐵鉤」的前端有一個銳利的鉤子，可以利用下墜的力量刺穿甲板加以固定，好讓羅馬兵蜂擁而上。不擅掌舵的羅馬人，藉由「卡拉斯鐵鉤」把海上戰鬥變為陸上戰鬥。此外，「卡拉斯鐵鉤」可作一百八十度的回轉，敵船無論在左或右，只要能接近敵船就能發揮威力。

之所以會有「卡拉斯鐵鉤」的發明，是因為羅馬人沒有海運的傳統。如果是海運國，不僅對掌舵很有信心，也會顧及船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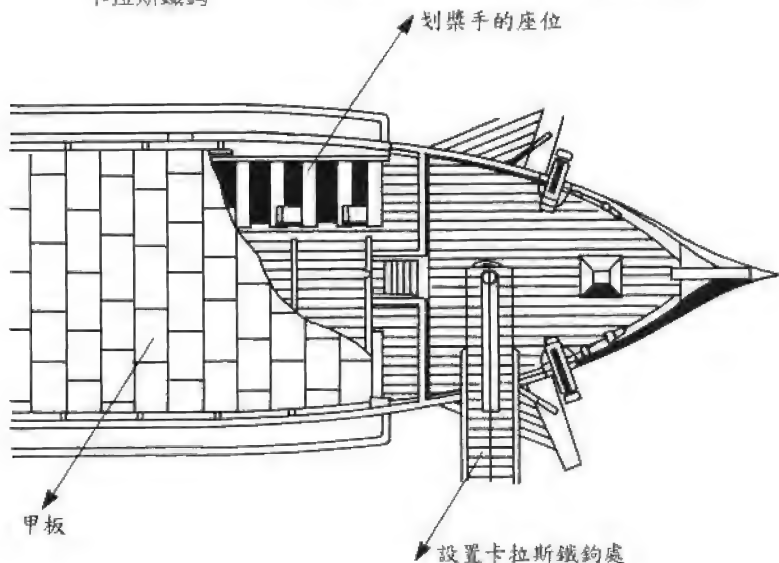
美觀。為海賣命的男人永遠以揚帆的船為傲，對他們而言，把「卡拉斯鐵鉤」這種奇怪的物體裝在桅竿上，是對海與船的褻瀆。但對生活與海無關的羅馬人來說，完全毫不在乎。

執政官多意里率領裝有「卡拉斯鐵鉤」的船隻，離開墨西拿，並得知有一百艘五層軍艦的迦太基艦隊，已從巴勒摩出發，正向墨西拿前進中。



卡拉斯鐵鉤

羅、迦間第一回合的海戰是發生在米拉澤海上。就軍艦的數目，迦太基是羅馬的一・五倍，但連外行人都可以看出兩軍控船能力有明顯的差距。



迦太基軍早已嚴陣以待，看到羅馬軍艦連並排成一線都做不來時，不禁訕笑起來。兩軍愈接近，笑聲愈大。羅馬船桅竿上像

蟬一樣的奇怪物體，更是讓迦太基軍笑翻了。

好不容易歪歪扭扭地排好一直線的羅馬軍艦，突然向迦太基軍突擊，讓迦太基兵收起了笑容。

羅馬船不惜衝撞船頭，降下「卡拉斯鐵鉤」鉤住對方的甲板。藉著「卡拉斯鐵鉤」登上船的羅馬兵，都是重裝步兵。雙方進行肉搏戰，迦太基的傭兵自然不是對手。羅馬軍把海上戰鬥變成陸上戰鬥，讓迦太基引以自豪的控船能力毫無用武之地。將敵人的主要戰力加以非戰力化的戰術，也可在海上運用。

這一戰，羅馬軍一直保持優勢。迦太基沉船十五艘，被捕獲三十艘，其中包括迦太基海軍總司令所乘坐的船隻在內。總司令逃到傳令用的快速船，才逃過被俘虜的命運。迦太基方面死亡三千人，被俘虜七千人。而羅馬方面的損失不大。迦太基派遣到西西里的海軍，有三分之一在此次戰爭中犧牲。

接到勝利喜訊的首都羅馬，舉國歡騰。倉促成軍的海軍，竟可擊敗地中海最大、最強之迦太基海軍。勝利將軍多意里將捕獲的迦太基船頭置於白色大理石石柱左右兩側，製成勝利紀念碑，立在羅馬廣場中央。羅馬與迦太基間的戰爭到第五年終於結束。

戰爭雖然持續好幾年，但並非一年到頭都在打仗。冬天是自然休兵期，此外還有種種理由，使戰線暫時沉寂。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從西元前 260 到前 259 年，羅馬在米拉澤海戰獲勝。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 258 年，沒有特別的行動，和平度過。但羅馬方面仍處於備戰狀態。西西里全島則呈三分天下的局面，敘拉古在東南部，羅馬在東北部及中央，迦太基在西部。與布尼克戰役前相比較，迦太基勢力衰退的情形最為明顯。之後，西元前 257 年，



羅馬又取得第二次的勝利。

當時的戰場，在西西里的北邊海面，離巴勒摩很近。現在是西西里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巴勒摩，與西西里西部的特拉帕尼、馬爾沙拉，都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據點。接近敵人的據點作戰，使羅馬海軍的行動範圍變大，甚至羅馬還打贏海戰。迦太基方面的損失雖不得而知，但數目少於米拉澤海戰。雖然如此，還是讓羅馬人充滿自信。羅馬決定把戰場從西西里移到迦太基本國，因為要進攻非洲，海軍是不可或缺的。加上前兩次的勝利，讓羅馬人自認為已是一個不弱的海運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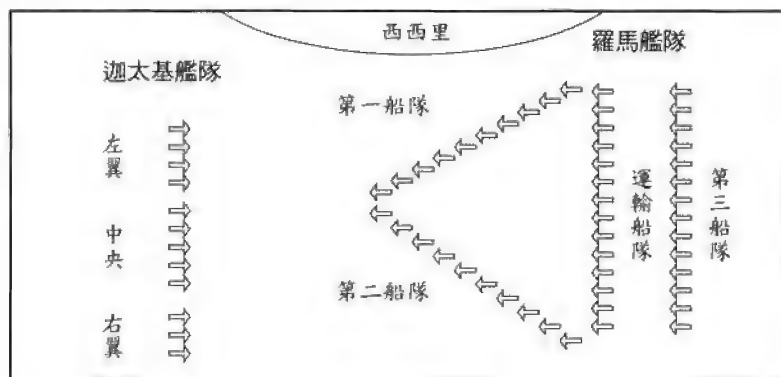
那年冬天，無論是羅馬的外港奧斯提亞，或是拿坡里、雷其歐、墨西拿等，造船工人都不得眠不休地工作，他們必須建造比目前多二倍的軍艦。迦太基也很清楚羅馬的意圖，造船廠也不停趕工。背負海運王國名譽的迦太基，決不讓羅馬人踏上非洲的土地。

西元前 256 年的春天，羅馬有二百三十艘的新船下水，迦太基則有二百五十艘船出海，雙方幾乎都是五層軍艦。如此的戰力投入同一海域，地中海因而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戰。

當時每艘五層軍艦的搭載人數為三百名划船手，加上一百二十名作戰人員，人數從一百人躍升為五百人。將此人數乘以二百三十艘船，則將近十二萬人。此外，還外加運輸船隊。西元前 256 年，兩位執政官都指揮海軍，羅馬首次的遠征非洲，可說是傾巢而出，全力以赴。

只有划船手的羅馬艦隊從墨西拿出港，士兵則從陸路前進。繞過西西里南端的帕塞羅角，士兵在艾克農莫斯（現在的里卡達）登船。

為阻止羅馬軍進攻，迦太基艦隊此刻已經全數抵達馬爾沙拉。他們明知羅馬艦隊開往里卡達，仍從馬爾沙拉出港，朝東南方的航路前進。想在羅馬戰鬥員在里卡達上船前，攻擊船員較少的羅馬艦隊。然而，羅馬方面的行動較早。



士兵完成上船，羅馬艦隊正準備以西南航路直攻非洲，擺好陣形的迦太基突然出現在眼前。相對於羅馬的二百三十艘，迦太基有二百五十艘軍艦，分左、中、右，連成一線，顯示迦太基控船能力高超，完全採用海戰戰術，成弓形陣形。

指揮羅馬艦隊的兩位執政官，面對迦太基艦隊，擺出空前的陣形。

執政官雷古拉斯 (Regulus) 乘船領頭，以相當於全軍三分之一強的八十五艘五層軍艦，成圓錐形排列，圓錐尖端的二艘軍艦與敵人相對。位在圓錐形底部的海域，則配置無戰鬥人員且速度慢的運輸船隊。運輸船隊的後面則為第三船隊，作為守備之用。後衛船隊大約配有七十艘船。

羅馬第一及第二船隊領頭，正對敵人中央攻擊，和受到突擊的迦太基船隊對峙了一會兒，迦太基的中央船隊開始撤退。但迦



太基的左翼船隊，卻向出擊較遲的羅馬運輸船隊展開攻擊。右翼船隊則逼近羅馬第三船隊，目的在於讓羅馬艦隊分散，再各個圍剿擊破。迦太基憑藉善於利用優越的控船能力，採用此一戰術。在里卡達海上進行的海戰，戰場分為三部分，在迦太基所預想的情況下結束上半場戰爭。

但是羅馬第一及第二船隊的砲火猛烈，超出迦太基方面的估計，同時受到兩個船隊攻擊的迦太基中央船隊，徹底被摧毀。羅馬軍並未繼續乘勝追擊，第一船隊的八十艘船再折回，支援正被迦太基左翼船隊攻擊而陷入苦戰的運輸船隊。第二船隊的八十艘船也回到第三船隊的海域中，使迦太基的左、右兩翼船隊遭到前後夾攻，陷入困境。右翼船隊在開放的海域中還容易逃脫，而比較接近陸地的左翼船隊則無逃生之路。受到羅馬船隊包圍的迦太基海軍左翼，不是沉沒就是遭到俘虜，全軍覆沒。

羅馬軍方面共有二十四艘船沉沒，迦太基軍方面的損失更多，三十艘船隻沉沒，被俘虜船隻六十三艘。

迦太基在第三回合的海戰仍是敗給了羅馬。迦太基一百五十七艘倖免於難的船隻，在首都前的海上進行配備，準備背水一戰。但羅馬方面不想再打海戰，羅馬軍隊直逼非洲北岸，避開滿佈敵艦的迦太基灣，從庫爾匹亞海邊登陸，並很快攻陷庫爾匹亞，作為非洲戰線上的基地。由三度擊敗迦太基艦隊的羅馬海軍，負責確保從西西里到此地的補給線，並攻陷西西里及非洲間的馬爾他及盤特雷利亞島。

那一年，羅馬軍隊登上非洲大陸後所向無敵，庫爾匹亞周邊的迦太基軍隊皆棄械投降，從迦太基本地送出的軍隊也一一被擊退，共俘虜二萬人，送回羅馬。

大概是戰況十分樂觀，入秋之後，羅馬元老院命令一位執政官率領半數以上的軍隊回國。在冬季召開的公民大會為了選出隔年的執政官，通常都會召集現任的執政官回國。這也是考慮到羅馬軍團是由公民兵所組成，希望每年輪調士兵。羅馬人即使進行第一次的海外遠征，也採用過去的做法。

執政官雷古拉斯率領一萬五千名步兵、五百名騎兵、四十艘軍艦及船員，在非洲過冬。冬天的營地靠近現在的突尼斯 (Tunis)，準備第二年春天援軍到達時，攻打首都迦太基城，因此冬天營地從安全的庫爾匹亞遷移到離迦太基較近的突尼斯。

敵人在首都附近紮營，讓迦太基政府備感威脅，因而派出和談的使節。執政官雷古拉斯也接受，但提出以下數項條件。

第一，迦太基從西西里及薩丁尼亞兩島撤軍。

第二，解散海軍，把軍艦交給羅馬。

迦太基政府拒絕接受如此嚴苛的條件，雖然敵軍已逼近首都，迦太基仍有陸海軍，而且第二年春天勢必要打一場硬仗，因此僱用在埃及、敘利亞戰鬥經驗豐富的斯巴達 (Sparta) 人傭兵隊長庫山提朋。

迦太基軍隊連士兵及中隊指揮官都依賴外國傭兵，只有總指揮是由迦太基貴族擔任。即使是僱用頗負盛名的庫山提朋為傭兵隊長，整體而言，仍是沿用過去的做法。這位斯巴達武將抵達後立即視察迦太基軍隊，如果要與此軍隊並肩作戰，在接受酬勞之前，須先考量自己及部下的生命安危問題。當場他向迦太基政府進言，認為敗給羅馬軍隊並非士兵的責任，而是指揮官的責任。喪盡自信的迦太基貴族們回答，果真如此，那只有靠自己了。



第二天起，庫山提朋開始訓練迦太基軍隊，同時組成大象隊，並招募努米底亞的騎兵，以靈活運用戰術。在春天的戰期來臨時，已經準備好與羅馬軍隊會戰。

執政官雷古拉斯未等援軍到達即接受敵人的挑戰，是他犯下的一大錯誤。

寡頭政體除了未經選舉過程外，大致與議會制民主政體類似，組成指揮階層的人員都盡可能平等，並給予在國政的第一線上發揮的機會。若非如此，無法發揮寡頭政體的功能。

這個制度雖然優點很多，但也有不少缺點。其中執政官兼軍隊總司令的設計，使執政官全力想在自己的任期內呈現戰果。有戰果才能以凱旋將軍的身份返國。對羅馬人而言，在首都舉行凱旋式是市民無比的榮譽。然而如果只是在任期中善盡司令官的職責，但戰勝的成果延至下一任執政官在隔年3月15日上任後才開花結果，就變成了新任執政官的戰績。這種羅馬執政官偏好短期決戰型的情形，在布尼克的長期抗戰中成為不可忽視的缺點。執政官雷古拉斯同樣也是希望在下一任執政官抵達非洲前，趕快拿出戰果來。

非洲的春天來得比義大利早。西元前255年，初春的戰場上，迦太基軍隊先出兵，共有步兵一萬二千人、騎兵四千，加上一百頭大象，以軍隊的規模來說，只能算是中等，由斯巴達人庫山提朋擔任總指揮。接受挑戰的羅馬軍隊方面，有一萬名步兵及五百名騎兵。步兵是羅馬軍隊的重心成員——重裝步兵，皆是精銳步兵，但沒有大象。

試著把古代的大象想像成近代的戰車，坐在象頭上的是駕馭大象的「車伕」，背上坐著三、四名士兵負責攻擊。雷古拉斯指揮的羅馬軍隊，不僅步兵人數少，而且騎兵兵力只有敵軍的八分之一。此外，連一臺「戰車」也沒有。

如果總指揮的戰術能力超強，戰況也許會有所不同。然而雷古拉斯是個完全的武人，一心想堂堂正正地對決，使出全力。

結果羅馬軍隊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中的第十年，首度嘗到失敗的滋味。成功逃到庫爾匹亞的士兵不超過二千人。八千多名士兵陳屍在戰場上，執政官雷古拉斯及五百多名士兵被迦太基俘虜。

兩位接任的執政官知道戰敗的消息，是在前往非洲的途中——敘拉古。兩位執政官明知情況有所改變，仍率軍繼續向非洲前進。他們不能讓七千多名羅馬兵及四十艘船留在庫爾匹亞不管。

迦太基方面知道羅馬軍隊正在逼近，趁著陸戰的勝利，想在第四次海戰中放手一搏。如果戰勝，迦太基可再度奪回西西里與非洲間的制海權。

雙方在迦太基灣東北方突出的赫馬角附近，進行第四次迦、羅海戰。但這次還是羅馬軍隊贏了。迦太基軍隊的一百四十艘軍艦不是沉沒就是燒燬。號稱擁有地中海地區世界最強海軍的迦太基，在競爭對手希臘衰退後，就不曾再遇到實力相當的敵人。長期沒有實戰經驗的軍隊，實力減弱是無可避免的。西元前三世紀的迦太基，即使被稱為海運王國，卻算不上是海軍王國。

第四次的海戰勝利，並未蒙蔽羅馬兩位執政官的眼睛，停靠在庫爾匹亞港的羅馬艦隊，讓剩餘的士兵全部上船，駛向西西里，從前線基地撤退，等於是承認進攻非洲的作戰失敗。



羅馬軍隊快抵達西西里南岸時遇到暴風雨，這附近的海岸都是岩岸，沒有避風港，靠海岸線太近，反而容易受到暴風雨襲擊。

掌舵的是來自「羅馬聯盟」海港城市的船員，他們知道如何讓風浪所帶來的損害減至最低，但不擅航海的羅馬將軍反對由這些人掌舵。

羅馬人不能忍受看不到陸地，在海上任風浪翻弄，他們命令將船接近海岸，並要求不得離開太遠。船員們雖然加以反駁，但對這些沒有經驗的人，再怎麼解釋都沒有用。而且沒有經驗的又居領導地位，因此，只好讓二百三十艘羅馬艦隊在咆哮的風浪中被翻攪。

結果地中海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海難。船隻有的撞擊岩壁，有的互撞，二百三十艘船隻當中，最後能夠平安回到敘拉古港的只有八十艘船，據說屍體都埋在附近的海邊。這次海難，羅馬共損失了六萬人。兩位執政官生還，因為他們所搭乘的船艦是由老手掌舵。贏了海戰但贏不了海上暴風雨的羅馬人，還是一個沒有海運傳統的民族。

羅馬人知道消息後莫不悲戚，而迦太基人狂喜慶祝。

那年冬天，迦太基的和談使節訪問羅馬，他們認為現在應是以有利的條件來談判的時候。但是前來和談的不是迦太基人，迦太基政府遣返被俘虜的前執政官雷古拉斯。雷古拉斯的任務是要說服羅馬的元老院，而迦太基所提出的條件是要求羅馬全面放棄西西里。無論雷古拉斯的說服是否成功，雷古拉斯都須回到迦太基。

儘管有迦太基的監視員在場，雷古拉斯在元老院議員面前，



卻作出與迦太基期待完全相反的行為，不是要羅馬與迦太基和談，而是說服羅馬不要與迦太基締約。

在進攻非洲失敗，加上遇到空前的海難後，元老院議員正是意志消沉時，十分理解雷古拉斯的善意。如果就此和談，以前的犧牲都將白費，而且不可忽略的是，如果與迦太基隔墨西拿海峽相對，將招致極大的危險。

元老院拒絕和談。雷古拉斯依約回到迦太基，被迦太基人關入圓形的籠中，被當作是大象的足球踢來踢去，以此方法處死。

迦太基認為目前的條件相當有利，士氣為之一振。斯巴達的傭兵隊長庫山提朋已無用處，便將他解僱。迦太基決定以軍事稱霸西西里，並將顯示威力的一百四十頭大象送上西西里陸地。

西元前 254 年的春天，迦太基方面把象群從西西里西部的馬爾沙拉送上陸地；羅馬方面則由兩位執政官及兩位前執政官率領軍隊，分由海陸兩路前進。

其中一位執政官是西比奧，他在羅馬剛成立海軍的那年，在利巴里島被俘虜，後來經交換俘虜才返國。而兩位前執政官都是西西里南岸海難的督導者，因為不聽船員的忠告而發生事故，他們都有責任。起用曾被敵人俘虜的人及海難事故的責任者，並非讓他們有挽回名譽的機會，而是讓他們有知錯能改的機會，這種想法十分有趣。之前懼怕海洋的這兩位，再以前執政官的名義，指揮海軍。

那一年，羅馬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造好二百二十艘船下水，很難想像這是一個十年前連一艘軍艦也沒有的國家。兩位前執政官率領包括之前在暴風雨倖存的八十艘船，駛向西西里北邊。

兩位執政官率領的四個軍團，從墨西拿開始行軍，海陸同時



作戰，向迦太基的根據地巴勒摩展開攻擊。

迦太基軍方面士氣旺盛但戰果不佳，以海陸同時作戰的方式，無法發揮長處。相反的，對羅馬軍隊而言，卻是如虎添翼。羅馬必須及早攻下墨西拿及巴勒摩間的雀法爾，如此一來，就可確保從墨西拿來的補給線，而另一條從羅馬同盟國敘拉古來的補給線，可經由西西里中部的艾那銜接過來。

巴勒摩現在仍是西西里的首府，當時是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根據地，不是那麼容易被攻陷，羅馬軍隊攻下巴勒摩是第二年以後的事了。巴勒摩的居民中，親羅馬派佔了多數，經由他們的指引，羅馬軍隊進入市區。親迦太基派的一萬四千名居民被捕，要付錢贖身才可保留自由之身，如果不付錢就賣作奴隸。結果共有一萬三千人淪為奴隸。親羅馬派的二萬五千名居民，當然是以自由之身繼續住在巴勒摩。

這項政策讓西西里西部重鎮帕諾爾幕斯（現在的巴勒摩）慌了手腳，並在周圍城市的居民間起了連鎖反應。居民們在羅馬軍隊進攻之前，就選擇自動打開城門投降。

西西里中尚屬迦太基勢力範圍的，只剩下南岸的赫拉庫連那及在西邊的西利努斯（現在的塞里努提）、利利巴耶伍姆（現在的馬爾沙拉）、多連帕奴姆（現在的特拉帕尼），都是西西里西部的海港城市，位在可以得到迦太基本國支援的地點。

西元前 253 年，自巴勒摩被攻陷起，西西里戰線呈現迦太基軍隊不斷後退、羅馬軍隊不斷前進的局面。第二年的春天，迦太基軍隊攻下馬爾沙拉，以取代巴勒摩作為補給基地。

利用冬天休戰返國的羅馬艦隊，從西西里出發，沿著義大利西岸北上途中，遇到猛烈的暴風雨，這次總算聽從船員的忠告。這附近的海域，就像荷馬 (Homer) 在英雄奧德修斯 (Odysseus) 的漂流記所描述的，有幾處危險的地方。然而羅馬海軍仍有犧牲者，損失將近一百五十艘船及許多人員。

西元前 255 年及西元前 253 年連續發生海難，讓羅馬人意志非常消沉。第二年沒有人再主張組成海軍，頂多是派遣六十艘軍艦，以維護西西里及北非間的制海權。

相反的，迦太基知道羅馬遭遇第二次海難後，認為這是奪回巴勒摩的絕佳時機，於是增加一百五十頭象作為前導，向巴勒摩進攻。

羅馬人並不是第一次見識到大象的破壞力。頭一個利用大象攻擊羅馬的是伊庇魯斯的皮拉斯國王。羅馬軍隊與皮拉斯的第三次對戰中，即戰勝了大象，但這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看到象讓羅馬人想到的是四年前雷古拉斯的敗戰。當時的戰鬥，有八千名羅馬士兵被象群踩死。為避免面對數目更多的象群，羅馬軍隊絕口不提攻略馬爾沙拉之事。

在平原會戰幾乎已是不可能，羅馬軍隊看到大象便不再前進。無論將官們如何斥責，他們仍待在壕溝裡死也不出來。在海上害怕暴風雨，在陸上害怕大象，那一年完全不見羅馬軍隊的蹤影。

但是當迦太基軍隊趁勝逼近巴勒摩時，羅馬軍隊不再逃避。

在執政官選舉期間，防守巴勒摩的工作交給執政官梅他爾斯，他認為首要工作是去除士兵對大象的恐懼。

原本圍繞巴勒摩市街的城牆外側，有壕溝來防衛。梅他爾斯命令再挖深一點，並在底部挖成連人都無法步行的寬度，同時打



破傳統，將大部分的士兵配置在城牆內側。迦太基軍隊知道僅有一位執政官留守的消息，挾以旺盛的氣勢，在巴勒摩城外佈陣，蓄勢待發。

面對迦太基軍隊，梅他爾斯執政官不用重裝步兵，改派輕裝步兵，以標槍為主要武器，等待迦太基軍隊的象群越過巴勒摩附近的小河。然後，當象群之後的敵軍主力部隊過河時，再朝象群射出標槍，射完之後拼命跑入城牆內。

大象一旦開始跑便很難停下來，而此時的象群因身受羅馬士兵的標槍而發怒，在煙塵彌漫中往前衝的象群，很多都正好掉進壕溝裡。即使是在壕溝前停下來的大象，也因傷口疼痛而不願再聽「車伕」使喚，使象群之後的迦太基軍隊被憤怒狂亂的大象踐踏。

此時，梅他爾斯下令重裝步兵團攻擊慌亂的敵人，跑回城內的輕裝步兵則出現在城牆上，向壕溝裡的大象發射標槍。

巴勒摩的攻防戰由羅馬軍隊獲勝，除捕獲十頭大象外，其餘皆加以射殺。迦太基軍隊方面戰死二萬人，只有極少數與指揮官逃回馬爾沙拉。

指揮這場戰鬥的迦太基將軍，被召回本國後處以死刑，這是第一次布尼克戰役開打以來，第二位因戰敗被究責處死的迦太基武將。第一位是戰役開打的頭一年，容許羅馬軍隊渡過墨西拿海峽的指揮官。與不問戰敗責任的羅馬人相較之下，迦太基民族的做法完全不同。

成為勝將的梅他爾斯發行刻有大象圖案的紀念銀幣，能克服對大象的恐懼，比成功防衛巴勒摩更值得紀念。



克服對大象的恐懼之後，羅馬也跟著忘了海的可怕。西元前 250 年，從義大利各地造船廠來的二百艘軍艦下水，這個新艦隊及四個羅馬軍團都投入攻打馬爾沙拉。

迦太基方面也很積極，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勢力範圍只剩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兩個城市。這兩個海港城市都位在西西里西岸，兩地距離三十公里。有馬爾沙拉，才能確保特拉帕尼，兩者失其一，都會讓迦太基的勢力退出西西里。

為了防衛馬爾沙拉，迦太基送出一萬名傭兵，並派遣大艦隊到特拉帕尼，同時在迦太基本國募集了十萬名傭兵。

由於迦太基本國投入大量軍力，使羅馬軍隊更難攻下馬爾沙拉。

羅馬軍隊攻打要塞的海港城市尚不得要領，在特拉帕尼港的迦太基艦隊也想從海上封鎖馬爾沙拉，用以阻擋羅馬海軍。由於當天可以來回，迦太基船身輕，容易發揮操船技術。此外，從特拉帕尼當天來回的迦太基騎兵隊，阻擋了從陸上來的羅馬軍隊，於是無法在海港城市切斷從迦太基本國運送糧食、武器的補給線。結果以馬爾沙拉為主的這條戰線，陷入膠著，接著就進入冬天的休戰期。

第二年，西元前 249 年，是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第十六個年頭。羅馬已出現疲態。那一年派出的其中一位執政官克勞狄斯·普魯克斯，與戰爭第一年勇敢攻擊的阿庇尤斯·克勞狄斯屬於同一家族。

執政官普魯克斯率領二百二十艘軍艦從海面向特拉帕尼攻擊，而另一位執政官宙里負責攻擊馬爾沙拉。羅馬的元老院將打



開僵局的決戰，託付給具有大膽勇敢氣質的克勞狄斯家族。普魯克斯率領所有羅馬軍艦，向北方三十公里的特拉帕尼前進。

那一年，防守特拉帕尼的迦太基將軍，即使面對二百二十艘五層軍艦進攻，也面不改色。他深知羅馬海軍雖善於與人作戰，但不善於與海打交道，於是根據這個弱點擬訂作戰計畫。

依照傳統的戰術，應該背對特拉帕尼港而迎敵作戰。但他卻打破傳統，當獲知羅馬艦隊接近的消息時，他命令所有迦太基軍艦出港，到達特拉帕尼北邊的海上，等待從南邊來的羅馬艦隊。當羅馬艦隊接近特拉帕尼港附近海域時，再從水平線上出現。羅馬艦隊原本打算包圍停留在港內的迦太基艦隊，反而變成背後是山崖連連的海岸線，自己陷入被包圍的局面。

指揮迦太基軍隊的將軍了解羅馬兵在肉搏戰上的厲害，因此採用分開個別搏鬥的方式，讓善於控船的迦太基軍隊處於有利的位置。

因此迦太基軍艦刻意與羅馬軍艦保持距離，而且迫到讓羅馬軍隊無法使用長槳的海域深度，像漁夫收網一樣，漸漸向中心靠近。

結果羅馬軍隊戰敗，二百二十艘軍艦有九十三艘被俘虜，三十艘沉沒。除了少部分的士兵及船員游回羅馬陣營外，約有二萬人喪生。原因不僅是盔甲沉重，而且當時的羅馬人不太會游泳。執政官普魯克斯率領剩下的軍艦，向南逃逸。

成了敗將的普魯克斯被召回首都，處以罰金一萬二千狄納利斯銀幣。

羅馬海軍是不追究戰敗責任的，但對指揮官的不當態度，則會加以處罰。

在出兵攻打特拉帕尼之前，執政官普魯克斯依照慣例，進行占卜事宜。

他們是以雞啄食的方式來占卜吉凶。羅馬軍隊的策略操之於一隻雞，對指揮官而言可說是不勝其擾，因此軍隊中的占卜師通常會讓雞處於絕食的狀態。

但那天不知為什麼，雞就是不吃餌。士兵們在一旁看了乾著急，但是雞卻到處走來走去。倔強沒耐心的執政官普魯克斯一氣之下抓起雞，大叫「看你喝不喝水」，便叫人把雞丟到海裡。士兵們心裡都想「這麼做妥當嗎？」出發時不免擔心起來。

宗教的信仰是個人的問題，但當信徒居領導者地位時，就不只是個人相信與否的問題了。如果特拉帕尼港外的海戰沒輸，他可能也不會被處以罰金。然而在違背宗教信仰後出戰，羅馬軍隊鐵羽而歸。但執政官克勞狄斯·普魯克斯不只是戰敗，而且作出一個領導者所不容許的「有欠思考」行為，因此被罰。即使他是羅馬少數的名門貴族，為了支付龐大的罰金，幾乎賠去現有的家產。

西元前 249 年，羅馬正值多事之秋。到了第二年，在西西里的羅馬軍隊仍無具體行動，只有一項好消息，就是敘拉古國王希耶隆無條件續簽同盟條約，讓羅馬無後顧之憂，只要好好應付馬爾沙拉和特拉帕尼即可。

二年後，西元前 247 年，羅馬進行五年一度的普查。針對擁有羅馬公民權的十七歲至六十歲男子，調查人數及財務狀況。向來成年男子人數都會增加一成左右，但該年反而減少百分之十七。雖然不至影響「羅馬聯盟」軍的主要戰力，但來自「羅馬聯盟」



加盟城市的戰力，多少受到波及。陸戰犧牲加上海難事故，除了人員損失外，尚有軍艦及運輸船的耗損，導致羅馬國庫所剩無幾。戰爭進入第十八年，羅馬已消耗殆盡。

而迦太基方面，雖在戰場上損失不少，但所幸沒有發生大海難。戰死的士兵是他國來的傭兵，不影響本國國民人數。以消耗的程度來看，羅馬似乎是處於劣勢。自西元前 247 年起，迦太基開始派遣有才能的年輕武將到西西里戰場。

武將漢米卡，他的姓氏巴卡 (Balka) 在腓尼基語是雷電的意思。正值三十出頭的漢米卡是漢尼拔 (Hannibal) 的父親，後來漢尼拔成了羅馬人的夢魘。漢米卡開始指揮西西里戰線的那一年——西元前 247 年，正是歷史上最佳戰術家漢尼拔出生之年。

但是布尼克戰役中的迦太基人不善於利用機會，當時雖派遣有能力的司令官，但國內卻不能提供強力支援，甚至政府內部還發生分裂的情形。

古代迦太基以經濟人才治國，這方面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相似，而寡頭政體的制度也相仿。但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佛羅倫斯全力投入與外國的貿易及國內的手工業，但迦太基自古以來便持續經營農業。

現在的北非一帶雨水少，不易於種植。然而古代的北非完全不是如此，迦太基人擅長經營農業，而環境也能讓他們發揮長才。

另一方面，迦太基人也繼承腓尼基民族的傳統，是個優秀的商業民族。

掌握迦太基國政的經濟人，分裂為「重視國內派」及「對外發展派」。如果以哪一方的生產力低、發言力就小的方式運作，也

許還可能統合意見。問題就是兩派生產力都很高，分裂情況不易解決。

「重視國內派」積極主張擴張在北非一帶的統治範圍，反對向國外拓展迦太基的勢力，認為此舉不會帶來直接利益。「對外發展派」主張稱霸西西里，「重視國內派」認為應先確立在非洲的統治。迦太基常遇到好的機會但表現消極，原因在於「發展派」被「國內派」扯住後腿。「國內派」的領導者是漢諾 (Hanno) 家族，而漢米卡、漢尼拔所屬的巴卡家族是「發展派」的領導者。

在羅馬人力、物力掏空的西元前 247 年，在西西里前線的漢米卡因為國內沒有足夠的兵力，無法掌握先機。他只帶著兩個軍團的戰力，想從目前僅佔有的西海岸一舉光復，幾乎是不可能的。漢米卡在西西里戰線陷入膠著的情況下，打算等著和消耗殆盡的羅馬進行和談。如果能如此，那麼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勢力至少可回復到布尼克戰役前的狀態，然而漢米卡這項預測只對了一半。

在西西里上的迦太基勢力範圍包括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沒有充分戰力的漢米卡並沒有設置軍隊的根據地。無論將軍隊佈置於何處，都有被羅馬軍包圍的危險。他不喜歡行動設限，認為主導權應掌握在我方。只要擁有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迦太基就可掌握西西里西岸及迦太基本國間的制海權。

漢米卡的軍事基地設於巴勒摩近郊，這個地方現在位於蒙地·帕林古利諾的山上。

站在這個山上可瞭望巴勒摩的市街及港口，只要迦太基艦隊看到羅馬軍隊南下出現在水平線上，就立即下山朝海岸方向往西行，可以在不驚動停泊於巴勒摩港羅馬船隊的情況下，到達防守



山崖的海灣。

在山上紮營的漢米卡，雖然沒有便道到海岸，但可以確保與特拉帕尼之間的補給線。這一帶都是平地，這座伊利其山是唯一可以監視平地的地方，但伊利其離海岸線太遠。結果造成羅馬兵固守伊利其，但迦太基軍隊卻能自由來去。

漢米卡不光是隱居在山上，有時也領軍下山，正在攻打馬爾沙拉的羅馬軍隊偶爾會從背後偷襲，但不曾挑起會戰，原因是兩方戰力相差甚大。

漢米卡的游擊戰法不只適用於陸上，也可在海上發揮，以加盟「羅馬聯盟」的南義希臘城市及義大利中部伊特魯里亞人的商船作為誘餌。

漢米卡的戰術巧妙奏效。西元前 247 年至前 243 年間的四年，布尼克戰役在漢米卡的預期下開打。羅馬軍隊對蒙地·帕林古利諾的攻擊終告失敗，完全與漢米卡的預測相吻合，但與他所預測不同的是，羅馬始終沒有派遣和談的使者。

羅馬試圖打破長期陷入膠著的西西里戰線，希望切斷迦太基本國與漢米卡間的補給線，這必須先取得西西里西岸及迦太基本國間的制海權。迦太基深知失去這個海域的制海權等於失去西西里的嚴重性，務必要派遣艦隊前去防守，所以讓漢米卡完全自由發揮。羅馬軍隊無法攻下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只好與迦太基艦隊進行海戰，如果能贏得勝利，漢米卡、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都將孤立無援。布尼克戰役開打以來，羅馬第四次重整艦隊。目前的軍艦都已老朽，必須全部換新。

迦太基不容許艦隊的規模低於二百艘，凡不是五層的船都不

能算是軍艦。西元前 242 年羅馬重新打造二百艘五層軍艦後，國庫已所剩無幾。

元老院不認為增稅是最好的方法，而且誰也沒想到要打破慣例向各同盟城市要求分攤戰爭費用。元老院的議員們決定發行戰時國債。

戰時國債所提供的條件是，在戰爭結束後可以還債時開始付錢。當時被要求購買戰時國債的對象不是全體羅馬市民，而是有產階級、元老院職員及政府高階官員。羅馬在覓得財源後，開始製造五層軍艦，在執政官加圖拉斯指揮下出海。

然而艦隊的抵達並未立即改變西西里西岸的情勢，到該年年底，迦太基一直沒有出動艦隊。但有好消息傳出，羅馬艦隊從海上攻下馬爾沙拉港，羅馬艦隊因而可以使用這個天然良港。迦太基聽到這個消息，當然不會再猶豫不決。

西元前 241 年，也許是壓制了國內派的聲音，迦太基在 3 月出兵，算準了此時正是羅馬軍隊的輪調期間。羅馬新任執政官的任期是從 3 月 15 日起，因此該年羅馬軍隊抵達西西里最快也要 4 月底。迦太基趁羅馬軍隊守備鬆散時，補充軍糧；但是羅馬深知戰況隨時會有變化，因此陸軍部分雖減半，而執政官加圖拉斯與海軍全軍留下。

迦太基方面的誤判不僅是如此，迦太基認為羅馬軍隊在八年前海戰失利及海難的多重打擊下，不會輕易挑起海戰。因此在西元前 241 年春天出動的迦太基艦隊，其實應該算是運輸船隊，滿載半年份的糧食及武器到西西里。

之後，從首都迦太基出發的艦隊朝東北方前進，到了馬爾沙拉及特拉帕尼間的海域，在馬連地摩下錨，尋找接近西西里西岸



的機會。

艾加地群島最西邊的島嶼是馬連地摩，迦太基艦隊在特拉帕尼北邊的伊利其附近海岸登陸。特拉帕尼海邊有羅馬軍隊的監視，十分危險。

執政官加圖拉斯並未在特拉帕尼港防守，他正等待敵軍出動的通報一來，立即命令所有的船隻北上。以艾加地群島之一的法比尼那島，作為集合地點，此與迦太基艦隊所在的馬連地摩相距不到十公里。加圖拉斯在法比尼那島上伺機而動。

實在很難想像迦太基艦隊完全不知道羅馬艦隊正停留在法比尼那，這附近到了3月已進入捕魚季節，漁夫不可能沒看到有二百艘五層軍艦進出。然而等到知道羅馬艦隊正在十公里外的不遠處，迦太基艦隊也沒有更改原定的計畫。

3月10日早晨，風向轉為西風，而且是強風。以馬連地摩東邊的伊利其為目標，是最好的順風。加圖拉斯在馬連地摩東南邊的法比尼那島上，判定敵軍一定會出兵，但對是否迎戰則有些猶豫。

如果要阻擋以伊利其為目標的迦太基艦隊，變成要從正面迎接西風。對迦太基艦隊是順風的話，對羅馬艦隊就是逆風。風大且浪高，對羅馬艦隊頗為不利。

但是執政官加圖拉斯明知不利仍決定放手一搏，對羅馬艦隊而言，優勢在於對方船隻滿載兵糧，船身很重；相較之下，羅馬艦隊的船隻負擔較輕。

加圖拉斯命令將帆全部降下，只靠長槳的力量全速西進的羅馬艦隊出現在迦太基艦隊面前，迦太基艦隊看到備戰狀態的羅馬艦隊，也將帆降下。海戰中只靠長槳撐船是一種慣例，而收帆也



表示接受挑戰之意。

西風依舊吹得猛烈，即使把帆降下，強風也推著大船。大風大浪中的迦太基艦隊擺出陣勢，朝羅馬艦隊攻進。船隻互撞的聲音響徹雲霄，而士兵藉著船隻互撞跳入敵船，到處傳來廝殺的呼喊聲。

戰況激烈，但很快就分出勝負。迦太基方面有五十艘以上的船隻沉沒，七十艘以上的船遭到俘虜，其餘的因借助於風向改變，得以逃回本國。

勝利的羅馬艦隊也無力繼續追擊，大部分的船都需要修理。史料上並未明載雙方的死傷人數。逃回的迦太基艦隊總司令被追究責任，處以極刑。第一次布尼克戰役開打以來，這是第三位因戰敗而被處死的迦太基司令。

迦太基政府沒有等到冬天的休戰期，就命令漢米卡進行和談的交涉。執政官加圖拉斯也對漢米卡有所回應，對現實不抱幻想的兩人展開和談的工作，也因此結束了第一次布尼克戰役。

這裡是馬基維利十分讚賞的地方。在共和政體下的羅馬，執政官身兼軍隊總司令，一旦賦予任務派遣出去後，連元老院也不過問，前線的戰略完全由執政官全權決定。由於事後不追究敗北的責任，可讓執政官心無旁騖。此外，有關提出或接受和談、條件等，都賦予執政官完全作主的權限。

執政官所負責的和談，最後由中央最高決策機關——公民大會投票決定是否贊成，和談才能生效。而和談期間，則視為休戰。

加圖拉斯和漢米卡達成協議的內容如下：



- 一、迦太基從西西里撤退，永遠放棄西西里的領有權。
- 二、迦太基約定不與包括敘拉古在內的羅馬聯盟國作戰。
- 三、兩國皆無償釋放俘虜。
- 四、迦太基賠償二千二百羅馬幣，加上年利，分十年償還。
- 五、羅馬尊重迦太基的自治與獨立權。

但這份協議內容在公民大會上，多數人投下反對票。二十三年的長期戰爭中，羅馬方面的損失較多，既然是勝利者，卻要和談，讓羅馬公民無法接受。

此時，由十位元老院議員組成的調查團來到西西里，反而很快就和加圖拉斯意見一致。

他們稍微變更和談的條件，將賠償金額從二千二百羅馬幣提高到三千二百羅馬幣。增加的部分不是用分期付款，而是簽署協議後立即支付。其他如艾加地群島、馬爾他島、盤特雷利亞島等附近島嶼，皆劃為羅馬領土。

迦太基光靠經營農業，每年就有十三萬二千羅馬幣的收入。至於將馬爾他島、盤特雷利亞島劃為羅馬領土，不過是承認現況而已。

羅馬訂下對方容易接受的條件和談，羅馬公民聽取調查團的報告後，這次全都投下贊成票。

西元前 264 年起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於西元前 241 年結束，長達二十三年。加圖拉斯在該年 6 月凱旋歸國，羅馬人沉浸在和平的夢境中。西元前 673 年打開的雅努斯 (Janus) 神殿（古羅馬的戰神）大門，隔四百三十二年之後關閉，原因是要讓戰神雅努斯休息。

羅馬與迦太基間的第一次布尼克戰役，以西地中海及部分西西里為戰場，形式上是一場地方性的戰爭。但是大國迦太基及新興國羅馬對決，雙方投入大量的戰力，不能只視為地方戰。投入如此戰力及長時間的規模，在當時的地中海世界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匹敵。戰鬥雖告一段落，但地中海世界的未來，並非取決於埃及、敘利亞或馬其頓，而是由羅馬和迦太基決定。

加圖拉斯駕著四匹白馬，在羅馬舉行凱旋式時，特拉帕尼及馬爾沙拉的迦太基勢力開始撤退。不論是迦太基送來的傭兵，或是在當地進行殖民地經營的迦太基人，都必須離開西西里。也許是因為漢米卡指揮得當，並未造成混亂，也沒有發生難民騷動的情形。對佔有西西里大半人數的希臘人而言，迦太基撤退的意義，只不過是統治者從迦太基轉變為羅馬而已。

迦太基四百年來在西西里的權益就此全部喪失，也失去了地中海西半部的制海權。



[illegible]

知遠，自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一年，與徐錦綸，羅大
中的夢境中。西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一年，與徐錦綸，羅大
中）入門，陽曆一九二二年之後離世，享年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

(西元前 241 年～前 219 年)



論新學與舊學之異同

(西學新說與舊學之異同)

戰爭結束後何去何從，將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過去的勝敗已成定局，重要的是能否從經驗中記取教訓。

我們知道，在西元前 241 年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結束後，到西元前 218 年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爆發，期間共二十三年。本章主要是介紹這二十三年中羅馬人及迦太基人的動向。

對羅馬人及大部分的迦太基人而言，這二十三年並不是戰爭前的休戰期。羅馬人及絕大多數的迦太基人都沒想過會再發生戰爭。

西元前 241 年締結的羅、迦和約，只不過是戰勝國及戰敗國間的一次和平條約，並不表示就此造就羅馬成為一個霸權國家，或是迦太基就此收入它的版圖內。迦太基並不像義大利半島上的加普亞或是塔蘭托，在戰敗後加盟為「羅馬聯盟」的同盟國，也不像西西里的敘拉古每十五年換約一次。

雖然戰敗賠款、放棄在西西里所擁有的領土，但迦太基仍然是一個獨立的自治國家。但如果說迦太基並非擁有真正的「獨立自治」，也只有和約所明訂不得與羅馬結盟國作戰的部分吧！迦太基即使不再插手義大利或西西里的事務，也可以自給自足。因此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的迦太基人，從來也沒想到要再與羅馬交戰。

漢米卡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最後六年，挺身啟鬥，但海軍卻敗戰下來，最後又負責與羅馬和談的工作。戰爭結束時，他不到四十歲，在心底深處藏著雪恥的決心。漢米卡所屬的巴卡家族，與漢諾家族的農業經濟派不同，是屬於通商性格的領導者。對放棄西西里及西地中海，當然特別敏感。與漢米卡抱持相同看法的迦太基人，多少都有與羅馬再度交鋒的念頭。

然而戰爭結束後，敗的一方總是比勝的一方感覺來得沉重。



相對於羅馬把戰神雅努斯大門關閉的和平景象，迦太基國內卻充滿不安的氣氛。

倚賴他國傭兵的迦太基，常可在市集中看到成群結隊的傭兵。傭兵來自高盧 (Gallia)、西班牙、希臘及非洲等地，由於語言不通，因而結為不同的群體。從西西里撤退的大批傭兵，也回到迦太基本國。

戰爭結束後，傭兵理應回到自己的國家。這些傭兵卻不立即回國，因為他們正在等待迦太基政府支付酬勞給傭兵。

但是由於戰敗財政緊縮，迦太基無法支付傭兵要求的金額。戰爭是在夏天前結束，他們在這一季（春天到秋天）的工作時間只有一半，所以迦太基政府考慮只支付一半的錢。傭兵們當然不能諒解，因此他們全部武裝起來。

傭兵走出暫居的錫卡，向首都迦太基前進。二萬名武裝兵逼近二十公里外，迦太基政府不得不出面交涉。原本傭兵只提出一些基本的條件，但由於負責交涉的迦太基高官態度不佳，使傭兵們感到不悅，進而提高和談條件的門檻。此外，利比亞也和傭兵們同一個鼻孔出氣，原因是利比亞為迦太基屬地，但布尼克戰役後加倍徵收租稅，因此不滿的情緒高漲。

對迦太基戰後政策表示不滿的，不僅是利比亞。迦太基與羅馬不同，迦太基人與其他被統治的民族，雖然同樣住在迦太基領土內，但迦太基人以統治者的身份歧視其他民族，因此引發被統治者的不滿或叛亂，為國家招致危險。僅次於迦太基的第二大城尤蒂卡，也爆發群眾抗議，從剛開始的二萬人增加到五萬人。

布尼克戰役結束後的第二年——西元前 240 年，迦太基政府

決定強力鎮壓叛亂者。政府交給漢米卡一萬名兵力，仰慕他的二千名努米底亞騎兵也加入鎮壓部隊的行列。

以傭兵為主的叛軍，雖然人數上佔有優勢，但沒有指揮官，不是漢米卡的對手。結果造成六千人死亡，二千人被俘擄，其餘的落敗逃跑。第二年，西元前 239 年，傭兵對漢米卡仍懷恨在心，逮捕前去交涉的迦太基高官，將他的手腳砍斷、耳鼻削下後活埋，手段極為殘忍。

漢米卡認為只有將叛軍全部殲滅，才能解決問題；然而叛軍仍然佔有人數上的優勢，因此他避免直接正面會戰，採用小規模戰鬥逼退敵人，最後將叛軍趕到一個小山頭。然後在山的周圍架起堅固的柵欄，挖掘壕溝，讓叛軍自生自滅。

飢餓的叛軍只好殺掉俘虜及奴隸來吃，但最後只得投降。漢米卡說只要他們派出十個交涉的人員，便保住他們所有人的性命。

十個人下山來了，但沒有一個人回去，因為全被殺掉了。不知情的叛軍以為被出賣，重新拾起放下的武器。

這正是漢米卡等待的好時機。被包圍的叛軍，被大象追到窪地，全被踩死，死亡人數超過四萬。尤蒂卡的叛軍知道以後，全部投降。西元前 238 年的夏天，經過三年又四個月後，漢米卡完全鎮壓反迦太基的叛軍。

迦太基所屬的領地或城市，依照它們對迦太基的重要程度，而非根據它們的叛亂程度，課以重稅。例如尤蒂卡只受到輕微的處罰。

在這段期間內，羅馬及敘拉古都沒有趁虛而入。他們還接受迦太基政府的請託，輸出小麥到糧食不足的首都迦太基。可見得雖然羅馬在布尼克戰役中戰勝，而敘拉古自古便與迦太基交惡，



但都沒有趁機攻打迦太基的念頭。

然而羅馬並非完全不打落水狗。靠海部分被迦太基殖民化的薩丁尼亞島居民，得知迦太基本國發生動亂，也趁機叛變。他們殺掉迦太基總督，再向羅馬求援。羅馬在經歷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了解到制海權的重要性，當然一口答應。派到薩丁尼亞島的羅馬軍雖然只有一個軍團，但要制服薩丁尼亞島上的迦太基軍隊則綽綽有餘。迦太基政府雖然提出抗議，但由於國內情勢的混亂，心有餘而力不足。薩丁尼亞島就此收歸羅馬的旗下。

之後，薩丁尼亞島北邊的科西嘉島也主動回歸羅馬。羅馬因此擁有西西里、薩丁尼亞、科西嘉的統治權，確立羅馬在義大利以西及以南的制海權。至此，西地中海的制海權與迦太基日行漸遠，成為羅馬的囊中物。

雖然叛軍的危機已經解除了，但是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的迦太基，「重視國內派」與「對外發展派」的紛爭仍未平息。

由於迦太基以「重視國內派」較佔優勢，領導「對外發展派」的漢米卡決定離開迦太基，到西班牙另闢天地。西班牙雖然曾是迦太基的殖民地，但僅止於以加地斯為中心的南西班牙海岸。漢米卡正值四十歲的英年，決定好好開墾拓展這塊殖民地。跟著他出走的迦太基人不少，同行的還有他的九歲長男漢尼拔。

漢尼拔之後曾說過：

「九歲的我希望與父親同行，父親領我到巴爾神殿，向神發誓終身與羅馬為敵後，才允許我一起到西班牙。」

漢米卡橫渡有「赫拉克斯 (Herakels) 雙柱」之稱的直布羅陀海

峽，遷徙到西班牙，開始發揮他優越的組織能力。以跟隨他的迦太基兵為主體，加上當地西班牙原住民的傭兵，組成軍隊。

他統治的範圍急速擴大，藉著迦太基人特有的經營能力，開墾西班牙土地為高生產力的農地。西班牙礦產豐富，特別是開採銀礦，奠定了漢米卡經營殖民地的成功基礎。五十年後訪問西班牙的羅馬人卡德驚歎西班牙生產力之高，而這些收成都是漢米卡在西班牙的財源。

漢米卡遷徙到西班牙九年後，統治範圍擴大到西班牙東南部。所得利益不僅可以自給，還有盈餘送回祖國，甚至投資經營祖國的農業。迦太基之前雖然失去西西里，但又獲得一塊更好的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殖民地，幾乎已經從祖國獨立出來，可說是巴卡家族的王國。

遷徙後第十年，西元前 228 年，西班牙東岸完成新城市的建設，取名為「新迦太基」，建有巴卡的王宮，是西班牙各地產物的集散地。這個「新迦太基」（現在的卡塔赫那 Cartagena）象徵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發展地位。

漢米卡在新城市完成的前一年戰死，繼承者是他的女婿漢席多巴爾，原本擔任漢米卡的副將，嫡傳的繼承人漢尼拔當時只有十八歲。

漢席多巴爾是個有才能的第二代，為老丈人的事業打下深厚的基礎，是他最大的功績。

在這段期間，一般都會想到羅馬應該會有所警覺吧！但事實上羅馬毫無警戒之心。如下面將敘述的，羅馬自顧不暇，而迦太基本國也沒有想雪恥挑戰羅馬的任何準備。迦太基仍然和布尼克戰役前一樣，必要時才用錢買傭兵來充實軍備。



西元前 226 年，羅馬與漢席多巴爾間締結協定，約定迦太基勢力不可越過厄波羅河 (Ebro) 以北，厄波羅河位於西班牙北部，由西往東流。

換句話說，羅馬承認迦太基在厄波羅河以南的勢力。而厄波羅河沿著庇里牛斯山脈 (Pyrenees) 以南往東流，因此羅馬可說是幾乎將整個西班牙都視為迦太基的管轄範圍。

這項協定的目的，與其說是不讓迦太基在西班牙繼續擴張勢力，不如說是羅馬為了保衛它長年的友邦——馬賽 (Marseille)。與馬賽隔灣相對的安坡利亞 (Enpolia) 也在同一年加入羅馬的同盟城市。馬賽及安坡利亞都是希臘人殖民的城市國家。西地中海的希臘裔居民，喜歡同盟關係勝於統治，多選擇加入羅馬旗下。

羅馬方面在這二十三年間又是如何？

首先，最顯著的現象是希臘文化風靡了羅馬。敘拉古是希臘文化的一大據點，文化水準遠高於塔蘭托等其他南義的希臘城市，同時也是羅馬的友邦。羅馬的良家子弟多學習希臘語，當時的希臘語比拉丁語發展得較為成熟，而且整個地中海世界都是希臘語系的範圍。

希臘文化熱的流行不僅出現在良家子弟身上，當時模仿希臘喜劇的拉丁喜劇也開始上演，作者是李維斯·安東羅。西元前 240 年，他的喜劇在羅馬上演，也是拉丁文學史開始的時期。他為一般不懂希臘語的平民作了摘譯，甚至將荷馬的敘事詩翻譯成拉丁語刊行。

號稱第一位拉丁喜劇作者的提圖斯·普勞塔斯 (Titus Maccius Plautus) 也活躍於這個時期。他模仿希臘喜劇，但以更羅

馬化的方式來表現。他的作品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的喜劇，甚至影響十八世紀佛羅倫斯的喜劇作家卡羅·格爾登尼 (Carlo Goldoni)，可說是義大利喜劇的濫觴。

博得民眾喜愛的普勞塔斯喜劇中，隨處都穿插著希臘語。如果民眾可以了解這種程度的希臘語，那我們不得不驚歎當時羅馬人雙語程度之高。

當時受到羅馬人喜愛的兩位喜劇作家都不是羅馬人，安東羅是希臘人，從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西元前 272 年羅馬稱霸塔蘭托時，他以奴隸的身份被俘虜到羅馬，因為他的主人李維斯欣賞他的才華而改變身份為自由民，因此他的名字叫做李維斯·安東羅。

普勞塔斯不是奴隸也不是羅馬公民，他是加盟「羅馬聯盟」的溫普羅家族出身，到羅馬做過各種工作，也當過演員。他善於尋找題材，將既有的喜劇及悲劇分解運用，如果迦太基有劇本，也會被他拿來使用。但迦太基是個實際派的民族，只有漢諾的《非洲航海誌》、馬構涅的《農園經營書》等著作。普勞塔斯曾經在自己的作品中，對迦太基人作過這樣的批評：

「那個人懂得各國語言，卻裝作不懂其他國家語言的樣子，這就是迦太基人。」

羅馬人與迦太基人的不同，可從是否喜歡與其他民族交流看出。

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流行的「希臘熱」對羅馬的領導階層而言，毋寧是一種好現象，因為可以解決元老院面臨如何統治西西里的這個新問題。



擁有許多希臘殖民城市的西西里，屬於希臘語系。雖然敘拉古是一個獨立國，但敘拉古納入羅馬旗下事實上是因為被征服。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羅馬以軍事力量取得的地方。事實上，如果征服者能熱心學習被征服者的語言文化，必定會多少影響被征服者的心情，所以「希臘熱」正是元老院所期盼的。他們率先招募被征服者為家庭教師，送子弟到被征服地去留學，這當然也是因為希臘文化較為優越的緣故。

羅馬人有意思的地方是，凡事不一定要親自去作，也不一定要在每一個領域爭第一。幾乎被羅馬同化的伊特魯里亞人仍舊從事土木業，將通商的事交由南義的希臘人來辦。西西里也正式引進希臘文化，舉凡藝術、哲學、數學都委由希臘人。羅馬人的開放性與時代同步擴大，不像其他國家明明要給居留許可證，卻又要說「只限於擁有無可替代的特殊才藝者」。

任何人都不容易處理異民族統治問題，羅馬人冷靜透析現實，為西西里創造一個合適的制度。

在《羅馬人的故事 I》中曾提到「羅馬聯盟」內的盟主羅馬與加盟國間的關係。

西元前四世紀中葉設立的「羅馬聯盟」，不只是羅馬與其他國家的集合而已。盟主羅馬與每個加盟國間的關係，是一種「個別的關係」。

第一，聯盟的盟主是羅馬。

在該國的居民，如果是自由民，則無貴族與平民的區別，兩者都擁有公民權，同時也有納稅及從軍的義務。擁有羅馬公民權者有投票權，也有被選舉權以及參加國政的權利。此外，所謂的

無產階級者，則免除納稅及服役的義務。但是他們可以行使選舉權，也是羅馬公民。

除了羅馬以外，在敘述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時的第 I 卷中，第二項提到的是各部族。

各部族在經過一百年之後，也幾乎都擁有羅馬公民權，所以至今沒有分裂的情形。所謂羅馬，是指王政時代的「拉丁同盟」加盟國。在西元前 390 年因克爾特族來襲，脫離羅馬，然後又敗給羅馬的各部族。如歷史學家普魯塔克所說，由於羅馬人同化敗戰者的想法，使得一世紀後的各部族都擁有完全的羅馬公民權。

組成「羅馬聯盟」的第二類城市，在第 I 卷中第三項提到的是「幕尼奇比」。羅馬賦予這種幕尼奇比人「無選舉權的公民權」。換句話說，除了沒有羅馬國政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外，其餘權利與羅馬人完全相同。私有財產也受到羅馬法的保護，也承認該國國內的自治。對現在的義大利而言，幕尼奇比是地方自治體的意思。

第三，現代人將殖民地譯為“Colonya”。

在戰略地位重要的地區，多者殖民六千名男子，也有全家一起殖民。但多數是單身，與當地女子結婚，形成混血的情形，這當然不需要法律明文規定。

殖民者完全擁有羅馬公民權者稱為「羅馬殖民地」，其他擁有公民權可是沒有選舉權的地方稱為「拉丁殖民地」。羅馬在各戰略要地建設長期的要塞工程，但從社會面看這個“Colonya”，與新市鎮的建設一樣。事實上，德文的“Köln”（科隆）就是“Colonya”的德語翻譯。

「羅馬聯盟」加盟國的第四種，是歷史學上稱同盟城市、同



盟國的城市國家通稱。但是羅馬人稱為「索奇」(Sochi)，在拉丁語是長女的意思，現代義大利語的意思則為共同經營者。

這些「索奇」與其他同盟部族不同的是，他們在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時並非戰敗者，但之後是戰敗者。義大利半島中部到南部的城市都屬於「索奇」，他們也是緣起於希臘人的建設。

與羅馬同盟關係歷史較淺的各城市，羅馬承認它們國內自治，並鼓勵那些統治階層的人取得羅馬公民權。這些人取得羅馬公民權後，不會被要求放棄原有國家的公民權。羅馬對以前的敗者，承認他們的雙重國籍。

這些「幕尼奇比」、「Colonya」、「索奇」等，都不必向羅馬支付進貢費用或租稅，但是羅馬會要求這些城市提供兵力。古希臘、羅馬是西歐思想的源頭，他們不要求資金而要求兵力，實是追求名譽及合作的做法。

羅馬與各同盟國建立個別的關係，而這個「個別關係」是「有所區別」，並非「有所歧視」。阿庇亞大道就是最好的例證。

阿庇亞大道原本由羅馬鋪設到「羅馬殖民地」拉提那，又延長到「索奇」加普亞，再延伸到「拉丁殖民地」維努吉亞。當塔蘭托加入羅馬旗下時，再延長到這個「索奇」，而後又進行「拉丁殖民地」的建設布林迪西，至此，全線完成。

羅馬→「羅馬殖民地」→「同盟國」→「拉丁殖民地」→「拉丁殖民地」→「同盟國」→「拉丁殖民地」

這條像「高速公路」一般的大道，顯示羅馬人所希望達成的網路並以軍事目的為第一考量。這麼好的系統可發揮多項功能，羅馬大道不收費，誰都可以使用。有軍團行軍、載著葡萄酒的馬

車、載著薪柴的驢馬等，同時也減少了被山賊襲擊的危險。軍隊往來頻繁，山賊當然不敢出沒。

羅馬人可說是第一個重視「基礎建設」的民族。現代人都知道基礎建設與生產力的提升息息相關，而生產力的增加也意味著生活水準的提升。

所謂的「羅馬化」(Romanisation)，就是指「充實基礎建設」。透過「羅馬化」，各部族深知加入羅馬旗下的好處，相互信任而且合作，也不算是被統治民族了。

與迦太基作戰而取得的西西里，是羅馬的新問題。

第一，羅馬不允許迦太基再度復出。

第二，除敘拉古外的小城市國家呈現割據狀態，因此在西西里不適用「羅馬聯盟」的方式。

長期以來，西西里的小城市間處於對抗的狀態，為整頓西西里的秩序，像「羅馬聯盟」這種城市間的對等關係模式，並不適用。而且，如果不能穩定西西里的秩序，迦太基隨時都有再次奪回西西里的可能。

羅馬人將西西里劃為屬省，這是在羅馬人的統治概念中所沒有的項目。而且並非將整個西西里都屬省化，因此羅馬人又面臨處理「個別關係」的問題。

羅馬與敘拉古約定尊重敘拉古的自治及獨立，與羅馬保持對等的同盟關係。敘拉古也無提供兵力的義務，加入羅馬旗下的目的原是為了防衛，特別是防備迦太基的進攻。敘拉古的國王希耶隆的義務僅有每十五年換約一次及優先將小麥賣給羅馬等兩項。這個敘拉古並非屬省。



第二個例外是墨西拿。這個統治階層基礎薄弱的城市國家，與拿坡里都是羅馬的同盟國，是「羅馬聯盟」的「索奇」。一方面保持國內的自治權，另方面有提供羅馬海軍基地及軍艦維護的義務。

與墨西拿擁有相同地位的還有巴勒摩、西傑斯、伊利其等城市國家。它們原是迦太基的領地，效忠羅馬之後，羅馬允許它們擁有完整的國內自治權。這些國家也不適用「屬省法」。

敘拉古的統治範圍約佔西西里的四分之一，墨西拿加上巴勒摩也差不多是西西里的四分之一，因此羅馬的屬省範圍只有西西里的二分之一。羅馬以超越「羅馬聯盟」嶄新的統治方式治理。此外，薩丁尼亞島及科西嘉島也列入屬省統治的範圍。

在此，無論是獨立同盟國或是屬省，皆享有羅馬人的「基礎建設」。對他們而言，「基礎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夠迅速移動軍隊。

居住在羅馬統治範圍內的人可分為兩種：有公民權及無公民權。無公民權者只要是同盟國的一份子，同樣須負擔稅負及軍務。但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結束後，新增了一種身份——屬省民。

拉丁語「屬省」是“Province”這個法文字的起源，羅馬如何開始屬省的統治呢？

羅馬派遣一名相當於執政官地位的法務官，擔任屬省的最高統治者。執政官是兩名，而法務官只有一名。其下設審計官等事務官，每年由羅馬的公民大會選出，派遣到屬省。統治西西里屬省的法務官，駐守地點在位於西西里西邊的馬爾沙拉，這是面對強國迦太基的最前線，也是最靠近迦太基的海港城市。

屬省法僅適用於西西里土地的二分之一以及薩丁尼亞島、科西嘉島等地。屬省的最大特色是接受羅馬直接統治，而且全境都屬於羅馬的直接管轄領地。居民租借被沒收的公有土地，從事農牧，須支付租金給地主羅馬。

其他「羅馬聯盟」的居民也向羅馬租借土地，但是同盟國與屬省的差別在於當初羅馬政府沒收土地時，同盟國內只有一部分被沒收，但屬省則全部被沒收。

同樣的，羅馬公民如有需要可向羅馬政府租借土地，經營農牧業，而且不能自行挑選土地。連元老院的議員都不能租借超過一百二十五公頃。除間接稅是羅馬國庫的主要收入來源外，公有地的租金也是一項收入。

屬省的第三特色，正如屬省省民的別名為「支付租稅的義務負擔者」，只有屬省省民須繳納直接稅。

屬省省民須繳納收入或收成的百分之十作為租稅，農牧者可以只繳納物產。這項直接稅又稱「十分之一稅」。

另外還有百分之五的間接稅，這是羅馬公民、同盟國民都須繳納的稅金。

收取一成直接稅的原因是敘拉古過去所課的稅率就是百分之十。早在迦太基統治西西里的時代，凡是非洲的屬地皆須課以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的重稅，但對西西里特別優惠，沿用對手敘拉古的百分之十稅率，所以羅馬也意識到迦太基及敘拉古所立下的原則。

雖然屬省省民須繳納百分之十的稅金，但不像羅馬公民或同盟國的公民，沒有軍務的負擔。換句話說，羅馬公民及同盟國公民不必繳納直接稅，但須負擔「血稅」。



借地的租金也算合理。屬省省民雖與羅馬公民一樣必須租借土地，但由於西西里氣候良好，即使須支付租金及十分之一的稅金，所得盈餘仍比羅馬公民高。

不採累進稅率，一律只須繳納百分之十的做法，連我都很願意繳納。人們可以投機取巧地區分收入與經費，只繳納收入的十分之一，使國稅局的收入減半。

古代的羅馬人連國稅局都是民營，叫做「普布利加努斯」，意思是「公務代理人」。他們每年根據前一年的收穫量，定出今年的預定收穫量，參加徵稅權的投標。如果得標者收不到當初提出的金額，可能導致自己破產，因此一般都會在適當的標準下得標。「公務代理人」可以獲得十分之一稅金的十分之一，同時必須向屬省統治官提出徵稅的相關文件資料。

羅馬獎勵由各城市擔任徵稅工作，而非交給個人，在西西里還沒有讓「普布利加努斯」這種外部的人負責這項業務的例子，原因是羅馬把直接稅的百分之一回餽給地方。

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發生時，羅馬面臨空前的危機，臨時將十分之一的稅提高到五分之一。但是當時的情況仍是繳納十分之一的稅，另外十分之一是繳交農產品，由羅馬政府收購下來。

這樣的屬省統治，使得西西里變成羅馬的穀倉。光是當作繳稅用的小麥，每年就有二百萬「模底」（相當於一千八百萬公升）。在繳納稅金後，剩餘的小麥可自由買賣，而當然是賣給羅馬。

與義大利生產的小麥相比，西西里生產的小麥幾乎便宜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使得羅馬近郊的農業失去競爭力。也在這個時期，羅馬附近的農地從小麥田轉為種植葡萄或橄欖。

屬省省民沒有當兵的義務，防衛是羅馬的工作。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認為是昇平之時，僅在西西里屯駐四千二百名步兵及二百名騎兵，而且只在屬省總督——法務官的駐在地馬爾沙拉駐兵。

屬省統治後來雖衍生許多弊害，但在西元前三世紀時運作良好。屬省法承認完全的宗教自由，如果認為統治方法不公正，可以向羅馬的元老院申訴。在語言上也因為羅馬人熱心學習希臘語，使希臘裔的西西里人不會感到不便。

屬省化之後的西西里，原本互相對抗的城市也和平相處；而羅馬人致力於基礎建設，因而提高生產力。第一個享受“Pax Romana”（羅馬和平）的就是西西里上的希臘人。

但是羅馬終究是個霸權國家。霸權國家除負擔轄下小國的防衛工作，也負責維護人民的利益。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羅馬人將戰神雅努斯神殿大門關閉，象徵和平的到來。但不到十年又不得不將大門打開，就是為了維護同盟國的利益。

義大利半島東部是亞德里亞海，相當於前南斯拉夫及現在的阿爾巴尼亞一帶，當時叫做伊利利亞地方。伊利利亞族人住在那裡，是當時海盜的大本營。伊庇魯斯王國時，設有許多警士，但是伊庇魯斯衰退後，馬其頓王國勢力管不到那裡，海盜因此在亞德里亞海猖獗起來，而受害最深的是以經商為主的南義希臘系城市。羅馬因此派遣使節，希望伊利利亞族的國王能停止海盜行為。

在希臘最盛時期，仍有像伊利利亞這種未開發民族。他們不僅對羅馬的請求置之不理，還殺死前來的使節。羅馬於是決定向伊利利亞族宣戰。



西元前 229 年，兩位執政官率領二萬名步兵及二千名騎兵，搭乘二百艘軍艦，抵達布林迪西，開始進攻希臘。

羅馬軍隊進攻，海盜一哄而散，順利攻下對方的根據地阿波羅尼亞。羅馬軍將它建設成為一個基地，伊利利亞族前來求和。羅馬軍以割讓阿波羅尼亞以及附近土地為條件，同意和談。如此一來，將布林迪西及阿波羅尼亞兩個亞德里亞海的門柱劃歸羅馬的勢力範圍，從此與希臘通商的南義諸城市，再也不受海盜的威脅。

羅馬也因為成功鎮壓伊利利亞族，確立了東方的防衛戰線；南方及西方的戰線也因為取得西西里及薩丁尼亞而鞏固下來。

防衛線的缺口只剩下北邊了。住在義大利北邊的民族是高盧人。原本是以希臘式的稱呼，叫做克爾特人，後來變成高盧人。高盧民族並未與羅馬國境銜接，而是與羅馬的同盟伊特魯里亞族及溫布里亞族相連接。

這個高盧民族也是個未開發民族，人口增加卻不知道如何增加生產。為了覓食，於是以兵力帶頭遷徙，在西元前 390 年侵襲羅馬。民族的遷移就像火山隨時會爆發一樣，充滿不定性。在馬其頓王國北邊的色雷斯地方，也有克爾特人，對付他們的策略就是不給他們有南下的空隙。

但是高盧人並非經常威脅羅馬北邊，只要糧食充足就不會侵入。而高盧族內也分成好幾個部族，由於內部鬥爭，好幾年都沒有南下。羅馬必須特別提高警戒的是，有一年，高盧人居住地區發生饑荒，而內部又成立共同戰鬥體制。從西元前 238 年到前 227 年之間，北邊雖然斷斷續續不安定，但羅馬並未派遣執政官前去

處理。

西元前 226 年就不一樣了。隔著阿爾卑斯山，住在義大利這邊的高盧人及住在高盧那邊（也就是現在的法國）的高盧人，組成共同戰鬥體制。因為鬧饑荒，只好南下進攻羅馬。

第二年，西元前 225 年，高盧組成五萬名步兵及二萬名騎兵的軍隊，越過波河 (Po) 南下。迎擊的羅馬軍為徹底解決北方問題，由兩位執政官率四個軍團，羅馬公民兵有二萬一千名步兵加上一千二百名騎兵，來自同盟國的士兵有三萬名步兵及二千名騎兵，總計共有五萬一千名步兵及三千二百名騎兵。羅馬幾乎動員該年所有的戰力，完全投入。

率領兩個軍團的執政官帕波斯，朝北方最前線上位於東邊的利米尼 (Rimini) 前進，另一位率兩個軍團的執政官阿迪里伍斯·雷古拉斯朝北方最前線上位於西邊的比薩前進。

高盧軍南下，正好經過羅馬軍埋伏於東、西兩邊的位置，羅馬軍從利米尼及比薩兩邊夾攻，戰況激烈。執政官雷古拉斯戰死，但羅馬軍獲得最後的勝利。高盧兵一開始砲火很強，但時間一久便後繼無力。高盧方面死亡超過四萬人，被俘擄一萬人，其餘都往波河的北邊逃逸。

第二年，西元前 224 年，羅馬再派兩位執政官及四個軍團北上。那一年羅馬軍越過流經利米尼北方，注入亞德里亞海的盧比孔河。之前才被羅馬擊敗的高盧軍再度受到羅馬軍攻擊，只能應付小型會戰。羅馬軍使出渾身解數想徹底擊垮高盧民族，使得幾個重要的高盧部族不得不出面與羅馬求和。

西元前 223 年出兵的兩位執政官，其中一位是高斯·弗拉米



尼烏斯，素以果敢著稱。該年羅馬軍越過波河，攻入高盧居住地帶，雖然遭到五萬名高盧軍隊抵抗，羅馬軍仍然獲得勝利，也有幾個重要的部族與羅馬締結和約。

這讓所有的高盧人備感威脅。第二年，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援軍趕到，五萬名高盧軍向羅馬展開攻擊。羅馬方面由兩位執政官率領四個軍團，不僅成功擊退高盧軍，並攻到波河，甚至連高盧人在阿爾卑斯山以南的據點——米蘭，都被羅馬軍攻下。

在這場戰鬥中，一名高盧部落族長面對兩位執政官時，要求單挑對抗，執政官馬爾喀斯表示願意接受挑戰。當時馬爾喀斯已經四十八歲了，但他尊重高盧民族這種以戰士的個人能力來對抗的方式而必須接受挑戰。事實上，馬爾喀斯的個性也喜歡如此。

在全軍觀看守備之下，羅馬的執政官贏了，後來克勞狄斯·馬爾喀斯被漢尼拔讚譽為「義大利之劍」。這裡有一段關於馬爾喀斯的插曲。

西元前 220 年，羅馬終於平定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但並非所有的高盧人都向羅馬投降，只是與羅馬和談的部族不斷增加。羅馬的國境決定從盧比孔河移至波河。西元前 218 年，在與波河連接的帕辰察 (Piacenza) 及克雷孟那，建設成「拉丁殖民地」，也預定建造一條從利米尼到帕辰察的大道。從羅馬到利米尼，在四年前完成弗拉米尼亞大道。在波河以南，羅馬正準備展開「羅馬化」的工程，但漢尼拔並未給羅馬時間完成。

第一次及第二次布尼克戰役間的二十三年，羅馬人忙於西西里的屬省統治、擊退伊利利亞的海盜、與高盧人的戰鬥等，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結束後的西元前 241 年，更進行深具意義的改革。

上一次羅馬的改革是在西元前六世紀中葉的王政時代時，由第六代國王塞爾維斯所執行的稅制、選舉制、軍制等制度改革，事隔三百年後，又再一次進行改革。

羅馬不再是臺伯河畔的農牧國家，勢力範圍已從義大利半島擴張到西西里、薩丁尼亞等地，塞爾維斯的制度早已不合時宜。但羅馬人僅就必須改革之處加以改革，不作大規模的更動，將塞爾維斯的制度，配合現況作調整修正。西元前 241 年的改革與塞爾維斯的改革，表列如下。依據每五年一次的「普查」，按資產高低訂定階層的區別。

兩種制度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發現羅馬社會正在中產階級化。在王政時代，要在公民大會獲得過半數的票，只須獲得第一階層的票即可。但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如果不動員第一、第二、第三階層的票源，則無法取得過半數。這表示有更多公民的想法反映在國政上。中產階級的增加也肇因於這三百年來羅馬人社會穩定健全的成長。

投票權的廣泛化也象徵兵役義務的廣泛化。組成羅馬軍團的公民兵來自比擁有公民權者更大範圍的階層。不僅在軍團指揮官之間，已經沒有貴族與平民的區別，更可說羅馬這個國家已經朝向舉國一致的體制，並有效的運作當中。



西元前 550 年

	財產 單位＝亞西幣	軍勢 單位＝百人組	票數
第一階層	十萬以上	騎兵十八 步兵八十	九十八
第二階層	七萬五～十萬	步兵二十	二十
第三階層	五萬～七萬五	步兵二十	二十
第四階層	二萬五～五萬	步兵二十	二十
第五階層	一萬二千五百～二萬五	步兵三十	三十
無產階級	沒有財產只有小孩	步兵五 通常是不必當兵	五
合計		騎兵十八（一千八百） 步兵一百七十（一萬七千）	一百九十三

西元前 241 年的改革

	財產 單位＝亞西幣	軍勢 單位＝百人組	票數
第一階層	十萬以上	騎兵十八 步兵七十	八十八
第二階層	七萬五～十萬	步兵七十	七十
第三階層	五萬～七萬五	步兵七十	七十
第四階層	二萬五～五萬	步兵七十	七十
第五階層	一萬二千五百～二萬五	步兵七十	七十
無產階級	沒有財產只有小孩	步兵五 通常是不必當兵	五
合計		騎兵十八（一千八百） 步兵三百五十（三萬五千）	三百七十三



羅馬人喜好系統化可從羅馬軍隊的組成看出。能立即對應危

機是系統化的優勢，從君主一聲令下召集軍隊到召募傭兵成為普遍的行為，這是羅馬人最特殊的做法。

羅馬共分為三十五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內符合兵役資格的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男子（無產階級除外），按照資產的多寡分為五個階層。其次，分為現役及預備役。現役是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稱為“Juniores”，是“Junior”的語源。四十六歲到六十歲是預備役，稱為“Seniores”，是“Senior”的語源。但將官階層則無年齡限制，除非有特殊情況無人可以取代，一般以六十歲為退休年齡。

在自然休戰期的冬天，羅馬在馬爾斯廣場召開公民大會，選出兩位執政官，負責第二年的戰線，同時選舉將官。羅馬的戰略單位是一位執政官率領兩個軍團，兩位執政官則有四個軍團。四個軍團需要二十四名將官，其中的十人要有十年以上的軍旅經驗，而且年齡在二十七歲以上，否則公民大會不承認他的候選資格。其餘的十四人須有五年以上軍旅經驗，而且年齡在二十三歲以上才有資格。

被選出的二十四名將官，依照得票數的多寡順序，作如下的配置。

第一到四名屬於第一軍團，第五到七名屬於第二軍團，第八到十一名屬於第三軍團，第十二到十四名屬於第四軍團。這十四個人依得票數，決定配屬軍團。其餘十個人則依年齡分配。

年紀最大的兩名為第一軍團，其次的三名為第二軍團，再其次的兩名為第三軍團，最後三名為第四軍團。如此分配，每一軍團各有六名上級指揮官，且以第一軍團為「火車頭」。

決定執政官、選出將官並分配軍團後，抽籤決定下一年出兵的行政區。如果是四個軍團的那一年，八分之七以上的區都可以



立即回家。被抽到的行政區內居民不論年齡都是預備役。當然也有某個區可能從來沒被抽中，這部分會視情形稍作調整。羅馬人雖然喜歡制度，但頭腦還不至於太僵硬。

被抽中行政區內的所有現役男子，到卡匹杜里諾山丘集合。這裡不是要求全員都負責軍務，而是只要求必要的人數。

四個行政區每一次各派出四個人，而且年齡體型相仿，這是不成文的規定。

這四個人分屬第一軍團，然後依第二、第三、第四軍團的次序，在將官的指導下，四個四個配屬各軍團。分配完後，再從四個行政區各補四個人。這次從第二軍團開始分配，其次是第三、第四、第一軍團。分配完之後，再從行政區各補四個人。這次從第三軍團開始分配，其次是第四、第一、第二軍團。最後再從第四軍團開始，其次是第一、第二、第三軍團的順序。依此順序，直到人數補齊。看來似乎很複雜，輪的次數較多的人，一輩子可能輪個十次。卡匹杜里諾山丘不大，但因為他們都很熟悉地形，因此不至於混亂。這樣複雜的分配方法，可使各軍團的士兵維持相同的程度及素質。

以四個軍團維持經常戰備的羅馬，一個軍團的羅馬公民兵人數，步兵和騎兵加起來約為四千五百名左右。如果預測該年會遇到強敵，頂多增加至五千名。四個軍團下來就有一萬八千到二萬的人數。各行政區補足所需人數便結束，如有多餘的人，則編成預備役，回家等候。

羅馬的士兵是普通的公民。羅馬非常厭惡徵募無用的兵力，只在必要時運用士兵的召集系統。負責該年軍務的行政區為現役，其次為其他區的現役。如果還不夠，則用負擔軍務行政區的預備

役，依照這個順序類推，十分清楚。除非有特殊情況，才會召集無兵役義務的無產階級。因為他們資產入不敷出，這將會剝奪他們生活的食糧。

由資產最多的第一階層出任騎兵，四個軍團有一千二百名騎兵，這個數目沒有彈性。因為人數少，因此慣例上在步兵之前先分配。每個軍團分配三百名騎兵。

軍團編組完畢，執政官、將官及士兵一起到神殿，以一個公民的身份，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與家族，向眾神發誓。

結束後，再由執政官告知集合時間及地點，集合日期通常是3月15日。在集合日前，士兵們多待在家裡。

完成羅馬公民兵的編隊後，兩位執政官開始向「羅馬聯盟」的同盟諸國要求派兵支援。由於各國是獨立自治，選拔參戰者的方法理應由各國自行決定，但多數城市都沿襲羅馬的方式。

或許可稱為「多國籍部隊」的「羅馬聯盟」軍，其中各國參加入數的比例是依照各同盟國與羅馬的協約，以該國成年男子人口的比例決定。根據史學家波力比維斯的估計，西元前225年時，羅馬公民的軍役人數為二十八萬人，而同盟國全部有六十萬人。羅馬公民兵部分的這個數字是包括現役及預備役，而同盟國的部分只有現役。

羅馬的常備軍是四個軍團，當時與高盧人戰鬥又增強軍備，以西元前225年的情形為例，軍團的分配情形如下：

羅馬公民兵步兵——二萬零八百

騎兵——一千二百～二萬二千

同盟國兵步兵——三萬

騎兵——二千～三萬二千



西西里等屬省防衛（只有羅馬公民兵）

步兵——八千四百

騎兵——四百～八千八百

羅馬公民兵合計——三萬零八百

同盟國兵合計——三萬二千

羅馬兵役人數中，現役與預備役的人數比例約為二比一，因此可推算羅馬公民的現役人數為二十萬，同盟國的現役人數為六十萬人，而每年動員的人數大約也是如此。也就是身為霸權國家羅馬的一份子，不至於比同盟國的人要服三倍以上的軍役。

羅馬軍團的總指揮權掌握在羅馬人手中，這並非出自於霸者心態，而是甘願犧牲奉獻的精神吧！

接受執政官的命令，在規定的日期、時間、地點集合的羅馬公民兵及同盟兵，向最高司令官，也就是羅馬執政官宣誓遵守羅馬的軍律。至此，「羅馬聯盟軍」開始發揮機能。

在各地集合的各同盟國兵由各國的指揮官率領。在執政官召集的作戰會議上，這些同盟國的指揮官也會列席。

組成「羅馬聯盟軍」的核心部隊為羅馬公民兵，從戰術上的理由或從「納稅」義務的多寡，分為以下五種。通常的戰略單位是兩個軍團。

第一，六百名的騎兵，每三十騎為一個分隊；其次是輕裝步兵，以資產調查分類中的第四、第五階層的公民組成，人數為二千四百人。由於他們是輕型武裝，因此作為前鋒或是游擊隊。

一般都認為，羅馬軍團等於重裝步兵，羅馬軍隊的主力為重裝步兵，多來自於上流及中產階級的羅馬公民。以資產調查來說，

包括第一、第二、第三階層。但偶爾有第四階層者加入重裝步兵。

這個重裝步兵以三排橫隊的方式，分為下列三種：

配置於最前線的是「前衛」，由戰場經驗少的十七歲以上年輕公民組成，人數為二千四百人。

第二排是羅馬軍團的核心「中央」部隊，當前線被攻破時，負責穩定全軍，年齡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人數為二千四百人。

第三排是由四十至五十歲間的公民組成「後衛」，雖然體力較差，但戰場經驗豐富，作為羅馬軍的後盾，人數為一千二百人。

「前衛」、「中央」、「後衛」重裝步兵組成三排橫隊，各為一個中隊，每個中隊再分為二十個小隊，這也是羅馬軍隊具有彈性的戰鬥方式。「前衛」及「中央」小隊係各由一百二十位士兵組成，只有「後衛」是由六十名士兵組成。因此羅馬軍團的最小戰鬥單位稱為「百人隊」，領兵的是「百人隊長」，這在以古羅馬為題材的電影中經常出現。

相較於總司令官等將官級是由公民大會選出（也就是名門子弟或有名的武將較容易獲選），「百人隊長」則是由所屬小隊隊員投票選出，通常是由資深的下士官出任。

但下士官等於排長的翻譯方法，不管是從社會地位的角度或從以下的理由來看，似乎不見得妥當。

首先，羅馬重裝步兵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們都是當時羅馬的菁英份子，屬於中產階級以上，擁有國政的最高決策機關——公民大會的過半數選票。在公民兵為主力的那個時代，他們是受到讚譽的戰士。

第二個理由是兩個軍團加起來有六十位「百人隊長」，得票數最多的十二位「百人隊長」可列席作戰會議。這個會議是由執政



官召集，十二名將官、一名騎兵隊長及同盟諸國的指揮官都會參加。

羅馬軍團的百人隊長不只是個下士官而已。說到羅馬軍團的主幹時，並非指將官這種上級指揮官，而是指百人隊長這層下級指揮官，他們才是實際負責戰鬥最小單位的指揮官，率領「小隊」的士兵衝鋒陷陣。

最高司令官的能力取決於能否指揮百人隊長，像凱撒這種頂尖的名將，就是可以完全抓住百人隊長的心，加以指揮統御。

早先羅馬兵的裝備是自行準備，但在西元前三世紀時，由於統一軍裝，因此改由國家提供。不過還是從給付的「經費」中扣除。

輕裝步兵的裝備為劍、標槍、盾、簡單的頭盔、胸盔以及拖鞋式的軍鞋。

盾為直徑九十公分的希臘式圓形盾，頭盔、胸盔及鞋子都是皮製的，因為胸盔上有些裝飾，可使體型不如日耳曼人、高盧人的羅馬人，看起來高大一些。

標槍長約一公尺，射出去後無法重複使用，因此射到敵方後，敵人也不能重複使用，標槍的尖端部位很細，容易折斷。

重裝步兵無論是前衛、中央或是後衛，裝備都一樣。在此雖稱為重型裝備，但與中世紀的士兵相較，都還算是輕型裝備。

頭盔是鋼製或鐵製，加上五十公分長的羽毛裝飾；胸盔不只胸前，還包括後背、護膝，用鐵或厚皮革製成。腳踝的部分也採用相同的質料。

當時的盾是一・二五公尺乘以一・五公尺的橢圓形，為了防



衛或與敵人近距離砍殺，周圍二十五公分的寬度，用鐵來補強。其餘的部分呈圓弧形，以反彈飛來的石彈、標槍及刀劍。盾是由兩塊木板合成基本形狀，內側貼有麻布，外側貼上牛皮，因此有相當的重量，羅馬人雖然個子比較矮小，但體格毫不遜色。

在西元前 205 年西比奧改良之前，士兵使用細長的劍。西比奧從西班牙引進原住民使用的雙刃短劍，所以在西元前 205 年之前的士兵，多用斬殺的方式而非刺劍。

至於槍無論是射出或刺殺都很好用。根據波力比維斯的記載，槍長三公尺，射程距離為二十五公尺。通常士兵都佩帶粗、細兩種槍。但是只有年紀輕的「前衛」及「中央」佩帶兩種，而「後衛」只佩帶一種，因為光一支槍就重達一公斤。

相對於羅馬軍團的主力戰力——重裝步兵，騎兵的人數少，戰力評價也低，即使是由國家提供裝備，但騎兵多來自富裕階級，因為自古以來騎馬就是一種特殊的技藝，不是一般人能夠學習得來的。

古代沒有馬鐙，馬鐙是中世紀才發明的東西。所以古代的騎兵沒有什麼戰鬥力，多是用來傳令或偵察，頂多用來追擊敗走的敵兵。兩個軍團只有六百騎，因為騎兵的機動力並未被效地利用，這個數目也就足夠。羅馬軍團的騎兵團有名門子弟「士官學校」之稱。

騎兵的裝備不像步兵的裝備，是幾經改良而來。羅馬騎兵的裝備僅是模仿希臘騎兵的武裝，有胸甲、頭盔、劍、槍、圓形的盾。

如此運用羅馬軍團騎兵的方式，變成以後抵抗漢尼拔時的最



大弱點。

在各集合地點集合的羅馬公民已經完成配置分隊及分發武器的工作。同時各同盟國來的士兵也完成編隊，他們編隊的方式與羅馬公民兵稍有不同。

經由各同盟國的推薦，同盟國的士兵組成執政官的近衛隊，負責執政官身邊的大小事務，乃至於護衛的工作，他們的營帳就在執政官的隔壁。也就是說，羅馬最高司令官身邊的人非羅馬公民，而是其他國家的公民。各同盟國都派遣該國的指揮官預備軍擔任這項任務，羅馬給他們的待遇與本國士官相同。

其次，從來自同盟國的士兵當中，選出三分之一的騎兵及五分之一的步兵，編成精銳部隊。這支同盟國士兵的精銳部隊相當於羅馬軍團的重裝步兵的「中央」部隊。

剩下三分之二的騎兵及五分之四的步兵，分為兩個部隊。這在羅馬公民兵稱為第一軍團、第二軍團，但在同盟國兵則稱為右翼、左翼。其中最小的戰鬥單位——「小隊」的士兵都是同鄉，連小隊長也是。

在集合地點完成編隊，是為了能夠隨時準備應戰，而且行軍的順序也依照這個編隊排定。

第一批出發的是同盟國的精銳部隊，有近衛兵護衛的執政官也和這支先遣部隊一起行軍。

第二批出發的是同盟國的右翼，隨後是裝載行李的馬車。

第三批出發的是羅馬公民兵的第一軍團，接著是裝載行李的馬車。

第四批是羅馬公民兵的第二軍團以及他們的馬車。



最後是同盟國左翼和行李馬車，以上是羅馬軍平時的行軍順序。

以這個順序行軍，遭遇敵人時可以馬上排成應敵陣隊。但縱向連結的隊伍要向兩旁延伸有些困難。

騎兵通常排在自己所屬的軍團兩側，或是在馬車車隊的兩側。

如果擔心敵人從後方偷襲，則把執政官與同盟國精銳部隊排在最後，其他的順序不變。

如果不太可能有敵人襲擊時，也會在行軍當中經常交換順位，這是為了公平分配休息、水及食物等。

此外，行軍的道路如果是平坦寬闊的羅馬大道，或是可以輕鬆行軍的平野上，行軍以三列或四列縱隊前進，馬車隊也平行前進，以備萬一時，馬車隊可當作盾來抵擋。

羅馬軍的行軍距離，平均一天走二十公里。

至此，我們可以知道羅馬人不僅喜歡制度化，更是凡事以手冊定形化。連每天行軍結束後的紮營，也有手冊範例可循。希臘的波力比維斯曾寫道，如果是在希臘，這一切的發生是比較順其自然。

但是羅馬人的手冊化是有其道理的。從指揮官到士兵，每年都在變動，為了維持一定的紀律及水準，有必要規定所有細節。

而且羅馬人執行十分徹底，即使只住一晚，仍然依照手冊指示搭建營帳。這項傳統一直延續到帝政時代，而這種紮營的做法，還應用到新城市的建設。

接近黃昏時，輪值的士官帶領一個小隊，先行找尋適合紮營的地點。條件是防衛上沒問題，距離飲水處不遠，能容納二萬人



左右的地方。找到時，在中心點插上白旗，那也是搭建執政官軍營的地點，並作為營地的中心點。以腳步來丈量距離，一步約為三十公分。

如此劃出六百公尺乘以八百公尺的營地。四方設置出入口，中央有交叉的寬敞道路，以便萬一時，士兵不致混亂。其次，各軍營的設置地點也依次決定，並分別樹立旗幟。完成準備工作後，軍隊到達，以後的工作則全體一起進行。

將營地化分為二的主要道路上，設置聖火臺，作為供奉神祇、占卜鳥卦的地方，旁邊則設置演說臺。羅馬軍團中的總司令官，也就是執政官，向司令官及部下演說，視為司令官與部下間的交流溝通，受到相當的重視。

執政官的軍營搭建在聖火臺的背後，旁邊就是審計官的軍營，審計官掌管軍團的經濟大權。為了要保衛執政官的軍營，近衛兵及十二名將官的軍營則建在執政官軍營的外側。騎兵及同盟國指揮官的軍營，也建在這個區域。而營地的另一邊則是軍團士兵的軍營，依各軍團的次序搭建，同盟兵也是一樣，各軍營間均須等距。馬房則沿著營地的外側搭建。即使只住一夜，也不能馬虎。確實完成四周的壕溝和柵欄，營地的搭建才算結束。也許因為手冊很完備，士兵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而士兵們也早已經習慣如此。

羅馬這套搭建軍營的方法，在其他民族間也很有名。羅馬軍抵達某地的首要任務是搭建軍營，也形成一種慣例。後來，西比奧卻打破這項慣例。

完成軍營的搭建後，全體人員開始打掃、灑水，掃完才用餐。以軍營為單位，輪流煮飯。用餐後的清掃及柴火的處理，都有嚴

謹的規定。羅馬人也比其他民族較早鋪設下水道。軍營也設置這樣的場所，當作廁所之用。

夜間的警衛工作，從日落到天明分為四班站崗。史書上記載「第三班開始監視時，同時祕密出動」，指的正是午夜十二點。由於季節的不同，日出日落的時間也不一。但每一班站崗約為三小時，羅馬公民兵及同盟國士兵都一視同仁，每四天輪流一次。

天亮後，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飯後也不准隨意行動，長官十分注重士兵的健康。第一聲號角響起時，馬上撤營打包；第二聲號角表示將行李送上馬車；第三聲號角表示開始行軍。行軍的順序，如前所述。

唯一沒有手冊化的是羅馬人的飲食。因為與市民生活時的用餐內容大同小異，因此沒有特別規定的必要。

羅馬人喜歡吃魚，但並不特別喜歡吃肉。由於戰火綿延，小麥的補給中斷，因此只好吃肉。羅馬人的主食是麵包或麥粥，喜歡蔬果，也喜歡乳酪、牛羊奶。這些加上魚類，都是蛋白質的來源。

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喜好吃肉，這點和羅馬人不同。羅馬人深感體格不如人，因此也想要以吃肉來增強體力，但並未真正執行。戰鬥力不見得取決於體力，海產、穀類、乳酪、橄欖油及葡萄酒，都是地中海世界餐桌上的美食。羅馬兵的飲食常是加了牛羊肉的麥粥、麵包、乳酪、洋蔥和葡萄酒。靠這些東西就能征服世界，實在是不可思議。事實上，現在歐美人喜好肉類，是因為他們的祖先是高盧人和日耳曼人。

羅馬軍的軍紀及賞罰鉅細靡遺，這是因為指揮官每年都有更動，為期公正而設立的。



關於賞的部分，對特別勇敢的士兵，贈與鐵製的槍或鐵杯。攻城時第一個到達城牆的士兵，可以得到黃金鎖。救人的士兵可從被救的士兵手中得到槲葉作的葉冠。

但其中最高榮譽莫過於被選為百人隊長。鐵杯、黃金鎖、葉冠等，都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資歷，但總比不上百人隊長的榮耀。當介紹人的時候，會說出這個人當過幾次百人隊長。能擔任第一軍團「前衛」的第一小隊百人隊長，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至於罰的方面，羅馬軍的軍紀嚴謹，比每天依規定紮營的慣例更為有名。

在夜間輪值站崗的士兵，因打瞌睡怠惰任務者，幾乎都會被處以死刑。方式是由所有的人持棒毆打，幾乎沒有人能夠活命。此外，凡是竊盜、偽證、集合遲到三次以上者，一律論罪處刑。

戰鬥時未盡全力、看到敵人就跑的，以連坐處分，整個隊、整個軍團都罰。其中，最輕的處罰是發配大麥給受罰的士兵（平常是配發小麥），因為大麥是馬的飼料，表示將他與馬相提並論。稍微重一點的處罰是不許在營地內搭建軍營，而讓他們在營地柵欄外紮營。

在羅馬，連敗戰也不處罰司令官的，最重的處罰不是在戰敗時，而是當團體有違反軍紀者，也就是叛變時，才處以最重刑。從整個軍團中，每十個人抽籤出一個人，作為犧牲者。該名犧牲者背負所有人的罪行，經嚴厲的鞭刑後，加以斬首。這項刑罰通稱為「十分之一刑」，這是羅馬軍隊中的最極刑。自己同樣有罪卻讓同僚受刑，精神上也受到極為殘酷的處罰。

羅馬軍紀嚴厲眾所皆知，而公平公正的執行也很有名。甚至有執政官將自己的兒子處刑的事，稍後再述。

羅馬國庫的收入包括國有地的租金、間接稅，及屬省的十分之一稅。直接稅是指屬省省民以外的「血稅」，也就是服兵役。從事軍務的期間表面上是沒有報酬，但國家會負擔從軍的費用。自西元前四世紀起，軍務的期間不僅只有夏季，因而變成支給日薪的方式。

步兵——不分重裝、輕裝，一天四亞西幣（貨幣單位）。

百人隊長——一天八亞西幣。

騎兵——一天十二亞西幣。

重裝步兵是一種兵役，但對擁有五萬亞西幣以上資產的羅馬公民而言，一天四亞西幣的薪資也未免太過低廉。當時連奴隸一天都可以賺十二亞西幣，因此稱不上是薪水，只能算是一種補貼的經費。對自由公民而言，真是微不足道。此外，從同盟國來的士兵，薪水是由他的母國個別支付。

羅馬政府會發給從軍士兵糧食，這方面羅馬公民也較為吃虧。以一個月的分配量來比較：

羅馬公民的步兵——六模底（重量單位）小麥。

羅馬公民的騎兵——十八模底小麥，加上六十三模底的馬用大麥。

同盟國步兵——六模底小麥。

同盟國公民的騎兵——十六模底小麥，加上四十五模底的馬用大麥。

一模底相當於九公升。之所以給騎兵較多，是因為包括侍從在內。之間有所區別，而且是羅馬公民比較吃虧。因為羅馬免費提供小麥給同盟國士兵，但本國的士兵卻是從薪水中扣除。



兵役只是擁有參加國政權利的自由公民的一種義務。屬省民繳納十分之一稅，免除兵役，從經濟面考量反而比較划算。

但是拿著比奴隸還不如的薪水，卻沒有羅馬或同盟國的公民表示不滿。

因為他們的努力，得以戰勝迦太基，保衛西、南國境的安全，驅除伊利利亞的海盜，至於對北邊的高盧人，也維持穩定的安全狀態。

包括波河以南高盧人的居住範圍在內，羅馬人展開緊密的「基礎建設」網，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的二十三年之間，奠下深厚的基礎。

由羅馬及同盟城市、民族等組成的「羅馬聯盟」，不僅是軍事面的命運共同體，在經濟面上也是命運共同體。

在當時的羅馬，完全沒有與迦太基再度開戰的導火線。如果有所謂的軍事行動，也只不過是與住在波河以北的高盧人對決而已。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前期

(西元前 219 年～前 216 年)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舞臺





西元前 221 年，羅馬還未確立北邊的防衛體系時，在迦太基統治下的西班牙總督漢席多巴爾被殺，聽說是高盧僕人因受辱懷恨在心而將他殺害。繼漢米卡之後，是由漢席多巴爾統治西班牙，他是巴卡家的女婿，肩負傳承的角色，等待嫡系的漢尼拔長大。漢席多巴爾死去的這一年，漢尼拔正值二十六歲。

漢尼拔父親去世時，漢尼拔只有十八歲。當他二十六歲時，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一致通過由他就任總督，也獲得迦太基本國政府的認可。

掌權後的漢尼拔，花了一年的時間完全征服厄波羅河以南的地區。西班牙的原住民是個未開發的民族，比高盧人更加勇猛，但他並未完成稱霸西班牙。

第二年，西元前 219 年，二十八歲的漢尼拔，正要逐步推展他的理想，當時的羅馬及迦太基本國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年輕人的野心。

那一年，漢尼拔攻擊薩古特這個城市，這個位於西班牙東岸的港都，與馬賽一樣是希臘人殖民的城市，也與羅馬互有同盟關係。住在西地中海地區的希臘人，多採取與強國迦太基對抗、與羅馬交好的政策，也因為羅馬人一向與南義及西西里的希臘人保持良好關係的緣故。

薩古特的居民遭受漢尼拔的攻擊，緊急派遣使節向同盟國羅馬求援。羅馬人是個重視同盟關係的民族，但那年的情形特別糟糕。

那一年，義大利北邊的防衛線延長到波河，陸續將波河河畔的帕辰察及克雷孟那等殖民城市建設為防衛要塞。但連結這些殖民城市的道路動脈，尚未開始動工。在鋪設羅馬式的高速公路時，

為防止北邊高盧人的入侵，羅馬有必要屯駐軍隊，因此沒有餘力派遣援軍到遙遠的西班牙。

羅馬想以外交的手段解決問題，因此派遣兩位元老院議員出使薩古特。

兩位羅馬使節與正在攻擊薩古特的漢尼拔見面，對他攻擊同盟城市的行動提出抗議。但二十八歲的漢尼拔卻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正面答覆，並表示無法保證使節的生命安全。兩位羅馬使節認為根本沒辦法再談下去，就從薩古特起程前往迦太基。但漢尼拔的信早在他們之前抵達。

羅馬向迦太基政府提出正式抗議，但他們也有弱點。

薩古特在厄波羅河南邊，西元前 226 年時，曾與漢席多巴爾簽署協定，約定迦太基不得越過厄波羅河以北。由於當時的羅馬在西班牙未握有任何權益，這個協定是為同盟國馬賽而訂。

但是為何協定中完全沒有提到薩古特，可能是因為薩古特在西元前 226 年時，尚未與羅馬結盟，或者羅馬因為尊重並且相信迦太基，不會入侵羅馬的同盟國。總之，薩古特處於一個很微妙的位置。

迦太基本國政府也無法答覆兩位使節，他們只好打道回府。經元老院的討論後，羅馬再次派遣五位使節到迦太基。這次的五位使節都是元老院中的有力議員，是個有決定權的使節團。在這個時期的羅馬，非常不想打仗。

但是結果不變，在西班牙經營殖民地而致富的迦太基有力人士，對羅馬人要求漢尼拔停止攻擊薩古特的行動，又要求將漢尼拔當作人質，一笑置之。

只有「重視國內派」的統帥哈農有不祥的預感，他極力說服



那些一心想羞辱羅馬的同事們。他說：

「這個個性激烈的巴卡家族人，帶有雙重的危險。攻打羅馬的同盟城市薩古特，令人聯想到將與羅馬之間會再度發生戰爭。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命令漢尼拔放棄攻擊薩古特。」

但是很少人能把哈農的話聽進去，迦太基政府向羅馬來的五位使節表示，漢尼拔攻擊薩古特是因為薩古特挑釁。羅馬對這種不攻自破的謊言，再也按捺不住，要求迦太基選擇「從薩古特撤兵」或「與羅馬打仗」。而迦太基政府的回答是「絕不從薩古特撤兵」。

羅馬人和迦太基人都沒想到這種小事竟然會引發第二次布尼克蘭戰役。薩古特攻城戰仍持續進行，是否宣戰的最後決定權由羅馬的公民大會決定。

五位使節回國後不久，薩古特被攻陷的消息傳到羅馬。西元前 219 年秋天，經過八個月的奮勇抵抗後，薩古特終於被攻陷，殘存的居民都變成奴隸，所有的戰利品分為三份。一份給士兵，一份送回迦太基本國，另一份漢尼拔留作為打仗費用。羅馬公民大會聽到這個消息，便決定向迦太基宣戰。

連被公認為古代最高戰術家的漢尼拔，也花了八個月才攻下薩古特。對此，現在的戰史家評為：「漢尼拔的優秀長才在會戰戰術上，但他卻不擅於攻城。」

我個人認為漢尼拔並非故意拖長攻城時間，他的目的可能是以拖長時間來誘發羅馬宣戰。捨棄同盟國的這種行為，並不違反當時羅馬人的意志。

光是攻打厄波羅河南邊的薩古特，很難說是違反西元前 226 年訂定的協約。但是漢尼拔祕密決定向厄波羅河北邊進攻，則完

全違反協約。雖然如此，只要羅馬宣戰，協約便自然無效。一旦進入戰爭狀態，遵守協約的義務就完全消失。

漢尼拔希望得到的並不是在協約上加註薩古特，而是讓羅馬宣戰。他想樹立的敵人，是個十分尊重法律的羅馬人。

漢尼拔在西班牙領土上的根據地——有新迦太基之稱的卡塔赫那 (Cartagena) 過冬，聽到羅馬傳來宣戰的消息。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就此開打，這個羅馬人口中的「漢尼拔戰爭」，目的是什麼，戰場在哪裡，大概只有這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知道。

西元前 218 年 5 月，二十九歲的漢尼拔率領全軍從卡塔赫那出發。

在後世出生的我們，當然曉得以下這段當時只有漢尼拔自己知道的過程。漢尼拔領軍渡過厄波羅河北進，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高盧（現在的法國境內），渡過隆河 (Rhône River)，穿越法國，越過阿爾卑斯山，進攻義大利。漢尼拔帶著大象行軍，越過阿爾卑斯山，這在二千二百年後，成為一段著名的史實。

當然他並非為了這二千年以後的喝采而冒險，單純喜歡冒險是沒有資格冒險的。因此，為什麼他要選擇這條路，為什麼他要強行越過阿爾卑斯山，都十分值得探討。

先說明結論，因為當時漢尼拔沒有其他選擇。

也算是繼承父親漢米卡的遺志，漢尼拔的最終目的是要擊敗羅馬，在義大利本土之外與羅馬作戰而且戰敗，已在西西里獲得實證。因此漢尼拔認為應將戰場設在羅馬的本土——義大利。

要進攻突出於地中海的義大利半島，從迦太基本國來的最短



距離應是經由羅馬的屬省——西西里。但是自第一次布尼克戰役後，迦太基及西西里間的制海權已由羅馬海軍掌握。

那麼，從東邊襲擊如何呢？首先，從西班牙行軍距離太遠，航海的距離與航海的風險成正比，而且會經過西西里、南義的海港城市及「羅馬聯盟」同盟國前的海域。即使成功通過，要進入亞德里亞海時，還會遭遇到駐守在希臘西岸伊利利亞地方的羅馬海軍，一樣很危險。

而義大利的西邊也不易進入，在薩丁尼亞及科西嘉兩個屬省都有羅馬的陸、海軍駐防，在這個海域上，如果是五、六艘船也許還不會引起注意，一下子數百艘軍艦，羅馬不可能不派軍的。

在西元前 218 年時，羅馬的東、西、南三邊的防衛有如銅牆鐵壁，唯一的缺口只有北邊。但要跨越廣大的法國，又要越過阿爾卑斯山脈，自然不是易事。而住在這一帶的高盧原住民，既不是羅馬人的朋友，也不是迦太基人的朋友。

但是，這條路有它的優點。羅馬的防衛線雖然擴張到波河，但並不穩固。雖然建設帕辰察及克雷孟那等殖民城市，但沒有道路與舊防衛線連接。此外，這一帶的高盧人雖與羅馬締結和約，但他們並非因為戰敗而簽署，所以不是接受「羅馬化」基礎建設的好處才加入羅馬旗下。而這一帶的基礎建設也才剛開始。

漢尼拔看到了突破羅馬北方防線的可能性。

而且漢尼拔也了解，越過阿爾卑斯山雖然困難多，犧牲也大，但並非完全不可能，這與當時羅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

後面也會提到，與同時代的人相較之下，漢尼拔注意到情報資訊的重要性。當時住在義大利這一邊及法國這一邊的高盧人，都是帶著家畜越過阿爾卑斯山。幾年前，羅馬與高盧人打仗，其

中也有部分高盧人是從隆河那邊來的。漢尼拔研判他可以像高盧原住民一樣，率領大軍，帶著象群翻山越嶺。漢尼拔的「越過阿爾卑斯山」雖然也有些冒險，但其實是經過冷靜思考之後才作的冒險。

我們能相當程度追蹤漢尼拔的行動，是因為漢尼拔帶著記錄員隨行，這是他向亞歷山大學來的。

這位記錄員是漢尼拔的希臘文老師，叫做錫連納，他是希臘人。

另一方面，羅馬也有記錄員，他與漢尼拔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叫做法比烏斯·彼德，擔任元老院議員的職務。

但是這兩個人的作品都已經失傳。儘管如此，在漢尼拔四十六歲時才出生的希臘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及二百年後的羅馬歷史學家李維斯，都曾參考他們所寫的記錄。根據這兩位的記載，漢尼拔從卡塔赫那共率領九萬名步兵、一萬二千名騎兵及三十七頭大象。

此外，漢尼拔派遣二萬名兵防衛迦太基本國，並留下一萬二千名步兵、三千名騎兵及二十一頭象駐守西班牙，並且把防衛西班牙的任務交給他的弟弟漢席多拔，自己帶著最小的弟弟馬構涅隨行。

九萬名步兵加上一萬二千名騎兵是個龐大的數字，騎兵以非洲的努米底亞為主，步兵則是以非洲的利底亞及西班牙人為主，比例為二比一。迦太基軍隊仍然依照傳統，除將官之外，全部都是傭兵。

二十九歲的漢尼拔並不認為可以將全數軍隊帶到義大利，而



兵糧也不易確保。事實上，在渡過厄波羅河時，他就留下一萬名步兵及一千名騎兵防衛庇里牛斯山到厄波羅河間的區域。同時，有些西班牙兵信心已開始動搖，漢尼拔也准許他們回家。漢尼拔是藉著行軍來選拔士兵，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法國時，他的軍隊變成五萬名步兵、九千名騎兵及三十七頭大象。

當漢尼拔渡過厄波羅河時，厄波羅河以北沿海的塔拉格那及安坡利亞居民注意到情況有異，這兩地也與羅馬互有同盟關係，於是緊急派遣使者向羅馬報告。這項通知，是經由這一帶最有力的羅馬同盟城市——馬賽，再傳送到羅馬。

羅馬開始接到通知時，認為漢尼拔挑起軍事行動是為了征服庇里牛斯山以南的西班牙領土，並判斷迦太基本國將會呼應漢尼拔，進攻西西里，所以研判交戰的戰場是西西里及西班牙兩地。

那一年獲選的執政官是貴族出身的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及平民出身的提貝里伍斯·善普羅尼斯·隆古斯。而兩人的剛開始任所都是在必須推行「羅馬化」的波河流域。當知道「漢尼拔渡過厄波羅河」後，立即將柯爾涅留斯·西比奧的任所改為西班牙，而善普羅尼斯·隆古斯的任所改為西西里。

羅馬平時每年都組成四個軍團。即使向迦太基宣戰後，羅馬也沒有進入戰鬥狀態。那一年，西元前 218 年，仍只有四個軍團。羅馬得到西班牙來的緊急通報後，決定加編兩個軍團，不能讓義大利半島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

給執政官柯爾涅留斯的兩個軍團如下：

羅馬公民兵——八千名步兵及六百名騎兵。

同盟國兵——一萬四千名步兵及一千六百名騎兵。

合計二萬二千名步兵及二千二百名騎兵，共二萬四千二百名兵。

給執政官善普羅尼斯的兩個軍團如下：

羅馬公民兵——八千名步兵及六百名騎兵。

同盟國兵——一萬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八百名騎兵。

合計二萬四千名步兵及二千四百名騎兵，共二萬六千四百名兵。

在平時，羅馬聯合軍的羅馬公民兵及同盟國兵比例為一半一半，緊急狀態時，人口較多的同盟國會增兵。如果更危險時，一個軍團的羅馬公民兵數也從平時的四千增至五千。

由此可知，羅馬元老院得知「漢尼拔渡過厄波羅河」消息時，已是極為危險的狀態。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率領二萬四千二百名士兵向比薩前進，在那裡搭乘六十艘五層軍艦向西班牙出發。

執政官善普羅尼斯率領二萬六千四百名士兵分乘一百六十艘三層或五層軍艦及十二艘運輸船，從羅馬外港奧斯提亞出發，目的地是西西里。

善普羅尼斯比柯爾涅留斯分配到較多的軍艦及運輸船，他的任務不僅在防衛西西里，當柯爾涅留斯以及他的軍隊成功阻止漢尼拔時，還預備登陸迦太基本國作戰。如此看來，漢尼拔在從西班牙出發前，派遣二萬名士兵到迦太基本國，是一項正確的判斷。

但在一位執政官往西、一位執政官往南出發後不久，羅馬接到第二個通知「漢尼拔越過庇里牛斯山」。

至此，羅馬無法預測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在想什麼。至少



越過西班牙及法國邊境的底里牛斯山，顯示漢尼拔的意圖不在征服西班牙全土。那麼又為何要率領大軍呢？難道是想征服法國南部的馬賽等城市嗎？無論如何，等西行的柯爾涅留斯抵達友邦馬賽時，早晚會知道這個迦太基年輕人在想什麼。

另一方面，執政官善普羅尼斯抵達西西里，與同盟國敘拉古的國王希耶隆達成協議後，以馬爾沙拉為根據地，向西西里西部前進。但他對西西里全島的平靜感到十分驚訝，於是親自率領船隊到迦太基近海調查，發現迦太基本國毫無出兵的跡象，漢尼拔派去的二萬名士兵只是在街上閒逛。但善普羅尼斯仍指示旗下的海軍，加強西西里到南義沿岸的警備。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以及他的艦隊順利抵達馬賽港，但是等著他的消息卻是敵人已越過底里牛斯山，而漢尼拔已銷聲匿跡，也不知道漢尼拔五萬名軍隊的去向。

現在的法國，在當時叫做高盧。這個地方有平原、森林，也有沼澤。如果完全是一片草原或耕地，那麼從遠處就可看到行軍揚起的塵土，大軍也無隱身之處。但如果是在森林裡，行蹤就不易被發現。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派出三百名騎兵，跟著當地的馬賽人探索敵人的下落。報告出來之前，軍隊留在馬賽港待命。

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漢尼拔的軍隊不是在馬賽附近消失的，而是在越過底里牛斯山後不知去向。事實上，「不知去向」是漢尼拔預定的行動之一。他們避開南法一帶馬賽的勢力範圍，繞道到內陸，避免無謂的犧牲。

隆河發源自阿爾卑斯山，流經里昂，在馬賽附近流入地中海，流速雖然不快，但夏季時水量豐沛，也許可以用滔滔不絕形容這



條河流動的感覺。要到阿爾卑斯山，一定要經過這條河，但是執政官柯爾涅留斯當時不知道漢尼拔的企圖。

二十九歲的漢尼拔挑起前人未有的偉業，但並未被理想沖昏頭。進入法國後，在高盧人的地盤上，他對某些部族採金錢懷柔政策，不得已時才動武鎮壓。漢尼拔也預想到羅馬會派兵，因此想找一個避免引起馬賽及附近其他希臘人的注意或不會遇見羅馬軍的渡河地點。他根據接受懷柔的高盧人蒐集到的情報，加上偵察兵帶回的消息，決定渡河地點。河中有部分浮洲，可使水流趨緩，是適合大象及軍隊渡河的好地方。從馬賽溯隆河一百五十公里而上，不太可能遇到羅馬軍隊。

但是這支五萬大軍，如果分成小隊過河，即使分幾十次也不可能走完。如果依照這個方法過河，可能軍隊只過一部分就會遭到隆河東岸高盧人的攻擊。事實上，從他們製作木筏開始時，高盧人就已出現在對岸充滿敵意。

漢尼拔命令一名屬下率騎兵隊到四十公里遠上游處，如果只有騎兵渡河，似乎比較容易。渡過隆河的騎兵隊襲擊那一帶的高盧人，並放火燒掉部落，其餘的士兵在這段期間內專心製作木筏。

看到河的對岸有煙有火，表示作戰完畢。充滿敵意的高盧人開始打退堂鼓，部落已被放火，也無力抵抗漢尼拔軍隊。

五萬名士兵、馬、馬車、大象開始展開渡河行動，不僅倚賴浮洲，也在渡河的上下游架設柵欄，以減緩水流速度，並且用繩索固定在兩岸的樹木，但也有過於恐懼的人或大象，被河流捲走或因操作木筏失誤而失足落水。

終於順利渡河，平安渡河者，步兵加上騎兵共有四萬六千人。越過庇里牛斯山時是五萬九千人，共損失一萬三千名士兵，這項



損失，算是漢尼拔的失算吧！

為了要使耗時的渡河工作順利完成，年輕的漢尼拔派出後衛五百名騎兵到隆河的下游帕多羅爾，他們正巧與前去探路的羅馬騎兵隊遇上了。

騎兵間發生戰鬥，結果造成羅馬的三百騎損失一百四十騎，迦太基軍隊損失二百騎，然而總算讓執政官柯爾涅留斯找到漢尼拔的行蹤。

柯爾涅留斯趕到渡河地點時，已是漢尼拔渡河後三天的事了。迦太基軍隊不眠不休地趕到阿爾卑斯山，靠步兵是不可能追上三天的路程。而且羅馬的主力軍隊沒有重裝步兵，即使趕上也無法戰鬥。

此時，羅馬人才真正了解漢尼拔的野心——越過阿爾卑斯山，從北邊進攻義大利。事實上，漢尼拔和他的軍隊在渡過隆河之後，沿著東北的谷道，朝著現在的格勒諾柏前進，從格勒諾柏一定是要前往阿爾卑斯山去。

為了波河周圍的安定，避免受到高盧人的攻擊，執政官柯爾涅留斯將一部分軍隊留在比薩，自己手邊只剩下二萬名士兵。現在他被迫需作出選擇：第一，順著情勢回義大利，迎擊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漢尼拔。或是將攻擊漢尼拔的任務交給他的同事善普羅尼斯，自己仍依照原定計畫前進西班牙，專心殲滅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勢力。

可是，善普羅尼斯被派到西西里，從南邊的西西里趕到北邊的阿爾卑斯山有好一段距離。當時，柯爾涅留斯並無意在迦太基本國作戰，而且從馬賽到羅馬的同盟城市安坡利亞間，雖然有海灣，但是只要橫渡就可到達。從安坡利亞登陸即使不越過底里牛

斯山也可以進入西班牙。相反的，如果率軍返回比薩，須走上二倍的海路。然而羅馬執政官是義大利防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明明有敵人朝義大利前進，是不容許軍隊再往西班牙去。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採取了折衷的辦法。

他決定把全軍交給隨行的弟弟古涅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由他帶到西班牙，而他只帶著直屬將官回到義大利，再率兩個編隊完成的軍團迎擊從阿爾卑斯山下來的漢尼拔。這樣只需幾艘船航行，即使是二倍的路途也沒問題。

當時的選擇在四年後才證實為正確的判斷。羅馬元老院接到柯爾涅留斯的緊急報告，將兩個預備用的軍團升格為正式軍團，派到比薩，等待從馬賽來的執政官，同時通知在西西里的善普羅尼斯北上。與迦太基交戰的戰場，已經不是西西里而是北義大利。

經過二千二百年的歲月，在許多研究者的探究下，至今仍不清楚漢尼拔在哪裡越過阿爾卑斯山。統計研究者的說法共有六說，即使在古代，也有兩說。

希臘歷史學家波力比維斯主張他是在現在的皮卡羅山頂越過阿爾卑斯山，而羅馬歷史學家李維斯則認為他是從較南邊的蒙極那越過的。

德國歷史學家毛姆森則採波力比維斯的說法，但曾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拿破崙則贊同李維斯的說法。

根據波力比維斯的說法，漢尼拔經過格勒諾柏後，走東北方的路線，在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的皮卡羅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從北邊攻下托利諾 (Torino)。

如果根據李維斯的說法，漢尼拔是從格勒諾柏朝東前進，在



海拔一千八百五十四公尺的蒙極那越過阿爾卑斯山，沿著蘇薩山谷東進，攻下托利諾。

拿破崙曾說，漢尼拔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如何讓象群越過阿爾卑斯山。事實上，在一百六十年後，凱撒也曾率領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只不過他的方向與漢尼拔正好相反，他是從義大利這邊越過。

雖然不清楚漢尼拔究竟在何處越過阿爾卑斯山，但他越過山的過程卻有明確的記錄，因為有一位希臘文的老師錫連納隨行記下過程。波力比維斯及李維斯當然也參考過他寫的資料。

帶著象群越過阿爾卑斯山的確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這也是當時的羅馬人認為絕不可能辦到的事。

山裡居民的個性原本就比較閉塞，且疑心較重。當抵達阿爾卑斯山的山腳下時，漢尼拔的軍隊士氣低落，原因不僅是看到眼前巍巍的高山，還有高盧人持刀在森林中埋伏。

漢尼拔不喜歡無謂的犧牲，決定採取懷柔政策，表明自己「只想過境」、「以羅馬為敵」的立場，贈送物品是他一貫的做法。這個方法果真奏效，他甚至送部族的酋長毛皮外套。毛皮外套雖然珍貴，但對漢尼拔來說，一條犧牲較少的路更為珍貴。然而，即使同是高盧族人，住在山腳下和住在山裡的部族個性卻不同。因此，漢尼拔不相信高盧人所告知的情報。

為隱藏與高盧人敵對的行為，翻山越嶺的行軍故意以象群打頭陣，扣掉渡過隆河時的損失，還有三十頭象。接著象群後面的是裝載兵糧的馬車及步兵團，最後是騎兵。二十九歲的漢尼拔並不是將自己排在最安全的隊伍中央，他認為這不是單純的過境，他時時注意是否有人把他們當作侵入者從山崖上丟下石頭，或是



埋伏在轉彎處射出箭來。當軍隊有犧牲者時，都是由總司令漢尼拔馬上出面解決。

時值9月，山上開始飄下初雪。生長在南方的大象不知是因為第一次看到下雪而害怕，或是面對高盧人的挑戰而不安。象群開始暴躁起來，而駕馭大象的人也是第一次走在這種下雪的地方，山路很窄，稍不留意就會跌落谷底。

大象憑著動物的本能，知道前方有危險便不願再移動。漢尼拔只好動員步兵把大象往前推。一不小心，失足的大象或馬車便連人一起滾下山谷，慘絕的叫聲，讓後方的騎兵聽得毛骨悚然。

全軍馬不停蹄地趕路，不敢奢望會有搭篷營地，只要能找到山上居民使用的避難所或要塞，就已經十分萬幸。有時無法找到搭帳篷的場所，只能找個避風雨的蜷身之處。雖然生起營火，但不可能真正取暖。總司令漢尼拔也和其他傭兵一樣，吃結凍的食物，在山崖底下休息。但他又必須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決斷能力，因應各種不同的情況。

入山以來，已邁入第九天，終於抵達山頂。無論是人、馬或是大象，都精疲力盡。在山頂總算有較大的平地供軍隊休息，漢尼拔准許全軍休息二天。

但是軍隊的士氣仍然低落。二十九歲的總司令號令集合全體士兵，指著東方，告訴大家眺望遙遠的義大利。

「那裡就是義大利，只要進入義大利，就等於站在羅馬城門口一樣。從這裡開始一路都是下坡了，過了阿爾卑斯山，再打上一、二次仗，我們就是義大利的主人。」

累積的疲倦及不滿似乎從士兵的臉上消失。從歷史上我們知道，二千年之後，拿破崙也曾在阿爾卑斯山的山頂上，向士兵發



表一場大同小異的演說。

然而，下山比上山還難。雖然高盧人已經不再攻擊漢尼拔的軍隊，但是阿爾卑斯山區已進入冬天。寒風刺骨，白天下的雪，過夜後結成冰。下坡全是結凍的道路，就算沒有大象也是極為艱難的路程。好幾次前頭的士兵為了剷除結凍的地表，隊伍不得不停下來。在冰上又飄下雪來，更是危險。加上雪崩，完全阻擋去路，為了要打通道路，又耗上一天的時間。有些地方為了要讓大象及馬車也能通過，還須削去山崖的岩石。結果比上山時損耗更多的士兵及大象，有些因不敵寒冷而倒在路旁，有些則失足掉進山谷。

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共花了十五天的時間。根據漢尼拔自己所留下的記錄，他越過阿爾卑斯山抵達義大利時，手下有二萬名步兵及六千名騎兵。

渡過隆河時，連同騎兵和步兵共有四萬六千人，越過阿爾卑斯山所犧牲的步兵及騎兵加起來共有二萬名。與越過底里牛斯山時相較，共有三萬三千名犧牲者。雖說這是前無古人的偉業，但犧牲也達到空前的規模。

然而對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人而言，以羅馬人的根據地——義大利為戰場，即使犧牲再大，從北方進攻是唯一的選擇。從卡塔赫那出發到抵達義大利，已經過了四個月。

在下阿爾卑斯山後，漢尼拔全軍在寬廣的山谷內，休息十五天。

有學者指出，羅馬軍如果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等待又餓又累的

漢尼拔軍隊，就可輕易地戰勝。想像不可能的事情，不能稱為歷史。那一年，羅馬剛完成帕辰察及克雷孟那兩個殖民城市的建設工程，距離漢尼拔下山的地點還有二百五十公里遠。而這兩個城市之間，仍由高盧人盤踞，漢尼拔就是知道這個情形，才敢強行越過阿爾卑斯山，他知道羅馬人不可能等在山腳下的。

漢尼拔讓軍隊休息的期間，一方面對高盧人進行懷柔政策。他這麼做，並非為求得讓他的軍隊安然過境，而是希望吸收傭兵加入軍隊，一起與羅馬打仗。

採用傭兵防衛國土是迦太基的傳統，但以前很少高盧人加入軍隊。而住在義大利北部的高盧人，二百年以來一直受到羅馬人的壓抑。西元前 390 年曾佔領羅馬的高盧人，經常有要南下的想法。另一方面，羅馬人從盧比孔河向北方的波河擴張，甚至將在波河附近的帕辰察及克雷孟那兩個城市建設起來，顯示羅馬人北進的企圖。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雖有反抗，但是打起仗來總是羅馬人獲勝。因此高盧人對北上蠶食的羅馬人，只能一步步後退。

而今，迦太基人幾乎是從天而降，還說要和羅馬人對抗。很快的，幾個高盧部族便與漢尼拔結盟。

但是義大利境內的高盧人分為許多部族，而且彼此間有嫌隙，對其他民族又懷有強烈的不信任感。當漢尼拔無法以言語進行懷柔時，便以武力解決。漢尼拔軍隊只花一天的時間就攻陷高盧人根據地之一的托利諾，但並非所有住在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都服從漢尼拔。漢尼拔就近觀察高盧人後，認為必須讓他們看到他戰勝羅馬軍，才能吸引他們加入旗下。在攻陷托利諾後，漢尼拔便朝東邊去。



當漢尼拔於西元前 218 年進攻義大利時，當時羅馬軍的兵力究竟如何？

與漢尼拔同時期的羅馬元老院議員彼德可以答覆這個問題。此人的著作可說是羅馬人最早的歷史著作，現在雖已失傳，但波力比維斯及李維斯都曾參考這份資料。

根據他的說法，從盧比孔河到墨西拿海峽的「羅馬聯盟」內，所有可能動員的戰力共有七十五萬人，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羅馬公民。

但是，羅馬的義務比同盟各城市重，羅馬公民可動員的兵力是二十八萬人，這不僅包括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現役士兵，還包括四十六歲到六十歲的預備役。而同盟國的數字則只含現役，同盟國與羅馬不同，他們不召集預備役。

這裡我們簡單說明，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見證人彼德甚至全部詳列各同盟國及各地可動員的兵力。由此我們可完全了解，普魯塔克說羅馬人連敗者也可將他們同化，或是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英國歷史學家）曾評論「羅馬聯盟」是政治建築的傑作，一點都不錯。我們知道，西元前四世紀被羅馬打敗、消滅的伊特魯里亞民族，在西元前三世紀時成為「羅馬聯盟」的一員，可提供五萬名步兵及四千名騎兵的兵力。另外，於西元前四世紀到前三世紀間，與羅馬纏鬥四十年的薩謨奈民族，也成為「羅馬聯盟」的一員，提供七萬名步兵及七千名騎兵的兵力。羅馬對戰敗者、被統治民族並非消極地對待，反而以共同經營的積極方式，也就是「索奇」，從建設道路開始，進行各項「基礎建設」，給予與本國相同的待遇。這就是羅馬能打赢第一次布尼

克戰役的原因，甚至這也是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羅馬迎戰漢尼拔的力量所在。

漢尼拔帶著二萬六千名士兵要攻打擁有七十五萬動員能力的羅馬，從表面上看來，簡直是雞蛋碰石頭，然而內情卻沒有這麼簡單。

「羅馬聯盟」的士兵，無論是羅馬來的或是從同盟國來的，都是具有繳納「直接稅」能力的公民，能當騎兵或重裝步兵的，更是具有中等以上的經濟能力，都是這個共同體的中流砥柱。動員這些中流砥柱，共同體就會分崩離析。事實上，無論是在羅馬或是同盟國，軍役是以輪流的方式來負擔。所以對漢尼拔而言，他並非同時面對七十五萬名敵人。

在西元前 225 年時，「羅馬聯盟」仍須應付東邊的伊利利亞人及北邊的高盧人，加上屯駐在西西里及薩丁尼亞島等屬省的士兵，羅馬已經動員六萬二千八百名兵力。即使是戰時，也大概是這個數字。漢尼拔從北方進攻，須面對的戰力約為五萬名兵。

但漢尼拔軍只有二萬六千名兵，羅馬軍是漢尼拔軍隊的二倍。雖然如此，兩方實際的戰力卻大不相同。

漢尼拔的二萬六千名兵力，在越過庇里牛斯山、橫渡法國，歷經與高盧人對戰、渡河及翻越阿爾卑斯山等重重考驗後，剩下的都是最精良的士兵。

五個月以來，大家吃同一鍋飯，雖然其中有西班牙人、利比亞人、努米底亞人等各色人種，但已經產生連帶感；加上一位天才型的統御者，可說是一支銳不可當的軍隊。反觀羅馬軍，從軍官到士兵每年都輪流替換，所以就戰力來看，雖然漢尼拔的軍隊



只有羅馬軍一半的人數，但實際的戰力卻毫不遜色。

漢尼拔所率領的二萬六千名士兵，是由二萬名步兵及六千名騎兵組成，兩者比例約為三比一。而羅馬軍以重裝步兵為主，步兵與騎兵的比例仍依照傳統的十比一。

漢尼拔徹底學習亞歷山大的戰術，他也十分重視步兵與騎兵的比例。當年亞歷山大攻打大國波斯，率領步兵三萬一千名及騎兵五千名，兩者的比例是六比一。

相對於這個馬其頓的年輕人率領三萬六千名士兵，這個迦太基年輕人所率領的二萬六千名士兵，雖然騎兵戰力較強，但整體戰力似乎較弱。但是亞歷山大在打入波斯後並未加強戰力，而漢尼拔則邀請高盧人加入。從各種層面檢討，這位二十九歲的迦太基武將並非匹夫之勇或無謀的冒險。

能決定戰鬥結果的戰術，是一種錦囊妙計，但同時也不是一種錦囊妙計。

以沒有人想到的方法解決問題是錦囊妙計，但如果沿用相同的方法，卻不一定有相同的結果產生，這就不是錦囊妙計。是否能善加運用方法，端視運用的人是否有這個才能。依照亞歷山大的方法，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成功。但漢尼拔一方面參考亞歷山大的做法，一方面加上自己獨創的見解，靈活運用。

一位優秀的武將如果能有效運用主戰力就可能致勝，但除了主戰力之外，也必須了解非主戰力的存在。這二萬六千名士兵是漢尼拔的主戰力，而他同時拉攏住在義大利的高盧人，就是想取得非主戰力。

高盧人的各部族長年征戰，雖然顯示他們在戰場上具有可觀的爆發力，但也表示持久力較差，這是高盧人的特色。而他們仍

停留在未開化階段，組織力薄弱。漢尼拔深知高盧民族的特性，他不與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結盟，而是要吸收他們當傭兵。漢尼拔不像羅馬人那樣想與他國建立同盟，而是希望取得非主戰力。憎恨羅馬人的高盧人雖然不知道漢尼拔的真正意圖，但愈來愈多人漸漸願意加入漢尼拔軍隊旗下。在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加入漢尼拔軍隊的高盧人已超過一萬名，使戰力從二萬六千提升到三萬六千。而當時高盧與非洲的努米底亞，甚至並列為騎兵的產地。

在這段期間，漢尼拔早已在羅馬從沒想到的方位，整軍蓄勢待發。

從馬賽返回羅馬的執政官柯爾涅留斯，率領在比薩等待的兩個軍團，直奔最前線基地帕辰察，但是他們並不想僅以自己的軍隊就與漢尼拔對戰。

在羅馬的指揮官中，只有柯爾涅留斯間接了解漢尼拔的才能。無論是渡河、翻越阿爾卑斯山，這些行程竟在短期間內完成，柯爾涅留斯知道漢尼拔不是個簡單的年輕小伙子。

漢尼拔軍隊因為高盧人的加入，勢力更形強大。只有兩個軍團應戰，肯定居於劣勢。而執政官善普羅尼斯已率領兩個軍團從西西里北上，因此柯爾涅留斯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援軍到達會合。這時已是 11 月了，很快就會進入冬季的自然休戰期。

提西諾——第一回合戰役

以往羅馬進入冬季後，便進入自然休兵期，羅馬軍只留下少



數守備隊，羅馬公民兵回到羅馬參加公民大會，同盟國兵也各自回到故鄉。但這次羅馬所遭遇的敵人，是連大象都帶著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漢尼拔，不能以一般的常理來看待這個年輕人。因此羅馬兩個軍團悄悄地留在最前線基地的帕辰察，但是這個地方尚未要塞化，敵軍隨時都可能侵入。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認為有必要提高軍隊的士氣，便集合士兵，對他們說：

「各位戰士：如果當初和我一起到馬賽的士兵也在現場，我就不會說這些話。他們知道，羅馬軍與迦太基軍的第一次對決，結果是羅馬大勝。」

事實上，當時只是小型的騎兵會戰，羅馬損失一百四十騎，敵方損失二百騎，稱不上什麼大勝利。柯爾涅留斯的目的是要鼓舞這些將要面對漢尼拔的部下。

「在我面前的各位，不曾親眼看過那時的輝煌戰績，因此現在我集合大家，要說幾句話。

我們將要對抗的敵人不是新敵人，早在二十三年前，他們就已經被我們擊敗，剩下的是敗者的餘黨。那次勝戰之後，我們取得西西里及薩丁尼亞。因此我們和他們不是同等的戰士，而是勝者與敗者間的戰鬥。

敵人越過阿爾卑斯山，兵力損失了三分之二。而且士兵飢寒交迫，傷痕累累，手腳凍傷，肌肉僵硬。人和馬都十分消沉，近乎幽靈一般。

二十三年來，迦太基人並未改變。這些敵人是曾經被我們趕出西西里的人，我們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打倒迦太基人。現在，迦太基人入侵義大利。所以這次的戰爭並非為了西西

里的霸權，而是為義大利本土上的每一人而戰。各位的奮戰將決定國人的命運。神明保佑著我們。」

漢尼拔同樣在軍營集合士兵鼓舞士氣，但這位迦太基年輕人的作風與羅馬的名門貴族柯爾涅留斯的作風完全不同。

漢尼拔命令士兵們圍成一個圓圈，將翻越阿爾卑斯山時俘虜的高盧人置於圓圈中。高盧人被沉重的枷鎖鎖住，他們自從被俘虜後就未曾進食，顯得十分瘦弱；因為沒有衣物遮蔽，沿途也因寒冷而被凍傷，連站著都有困難。

漢尼拔命令部下把枷鎖解開，並透過翻譯說：

「准許自願者，進行決鬥。勝者馬上給予自由、武器和馬。」

衰弱的高盧人都希望參加決鬥，隨即展開激烈的格鬥，在一旁觀看的士兵固然為勝者拍手鼓掌，但對那些敗陣迎死的高盧人，更報以熱烈的鼓掌。戰鬥結束後，二十九歲的漢尼拔對士兵們說：

「各位如果和今天的高盧人一樣，以求生存的意志來戰鬥，那我們就是勝者。今天的戰鬥正是反映各位現況的一面鏡子。我們的東、西兩邊都是海，即使從這裡逃出去也沒有船。眼前的波河比隆河大得多，水流也更湍急。後面是阿爾卑斯山，各位好不容易才翻山越嶺過來，大概也不會有人想要重走一趟。」

眼前我們的選擇只有戰勝羅馬軍或是戰敗死亡，如果戰勝了，將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報酬。只要戰勝羅馬軍，不要說西西里或是薩丁尼亞，羅馬人所擁有的東西都是你們的，羅馬所統治的土地都變成各位的。

各位已經充分休息了，從現在起，與之前走出西班牙、翻越





阿爾卑斯山的旅程完全不同，辛勞也許一樣，但報酬大不相同。

我還不知道敵方的將軍是誰，但沒有人比得上我。我從小在軍營長大，父親是漢米卡將軍，經過從西班牙到義大利的長征，無人可與我相提並論。

這一戰我們必勝，戰爭結束後，無論各位想要迦太基、西班牙或義大利的土地，都可以給你，直到你們的兒子那一代均免徵租稅。想要金錢的，也會給你們等值的金幣，想要迦太基公民權的也會給你們。」

此外，漢尼拔也下令，自願的奴隸可以參加決鬥，勝者給予自由。另外，為了讓士兵不會因為沒有奴隸而感到不便，並答應將來配給每位士兵兩個羅馬人奴隸。總司令向士兵們傳達了強烈的自信，士兵們也熱烈回應漢尼拔的演說。

漢尼拔想在冬季作戰，他得知羅馬兩個軍團已在帕辰察，便率軍出發，朝帕辰察的東方行軍。

在帕辰察的執政官柯爾涅留斯並不想此時就開打，想再觀望一下敵軍的情況，因此只帶了騎兵及少數輕裝步兵，離開帕辰察向西行。

從帕辰察沿波河而上，有一處叫提西諾（現在的帕微亞 Pavia），是波河流域最平坦的地方。現在這附近是義大利稻作生產地區。羅馬的騎兵隊渡過波河的支流之一——提西諾河，再往西行。不久就看到西邊的地平線上有炊煙和土塵。這時候，敵軍也意識到有人侵入，漢尼拔也只帶著騎兵，實地進行地勢的勘查。

兩軍距離逐漸逼近，羅馬執政官不管何時都帶著十二隻標槍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逃回帕辰察，雖然身負重傷，但他正確研判敵方戰力，深知敵方騎兵戰力優良，應極力避免在平原地帶宿營；才剛建好的帕辰察防守不易，如果再加上西西里來的兩個軍團，不但不安全而且太過狹窄。

特烈比亞——第二回合戰役

特烈比亞靠近帕辰察，是波河的支流之一。提西諾河帶著阿爾卑斯山的雪水，從北邊流入波河。特烈比亞發源自亞平寧山脈，支流從南邊流入波河。而特烈比亞流域一帶因為接近亞平寧山脈，屬於高低起伏的地形，不利於騎兵的活動。

執政官柯爾涅留斯在這一帶最高的山丘上建築要塞，因為有四個軍團駐紮，建成要塞較適合紮營，他們打算在此過冬。

但是漢尼拔不想在冬天裡毫無行動，從俘虜盤問出的情報，



提西諾、特烈比亞周邊圖

(摘自 Kromayer J., *Antike Schlachtfelder*)



得知羅馬的軍糧儲存在附近的卡斯求村。他命令步兵及象隊向東進軍，自己只帶著騎兵襲擊這個村落，這個羅馬的軍糧儲存地變為迦太基軍的軍糧儲藏地。

如此一來，漢尼拔無需掠奪附近的高盧人以取得軍糧，更容易推展他對高盧人的懷柔政策。此外，在提西諾騎兵戰的戰果，使得高盧人更願意加入。結果義大利北部的高盧人有半數都加入迦太基軍。漢尼拔之所以決定在過年以前作戰，高盧人的動向是一大因素。擁有充足軍糧的迦太基軍，於是出兵往東前進。

善普羅尼斯所率領的兩個軍團從義大利的南邊到北邊，終於抵達柯爾涅留斯的軍營。由於軍艦仍全數留在西西里的海岸，他們只能從陸路行軍前來。

士兵們在帕辰察南方二十公里的軍營休息，兩位執政官則開始討論戰術。

柯爾涅留斯的想法傾向於就此過冬，因為要塞建於敵人不易攻陷的地點，雖然卡斯求村的軍糧落入敵人的手中，帕辰察以東的高盧人仍是羅馬的同盟。如果非要依賴「羅馬聯盟」的同盟國，從利米尼到帕辰察都是平原，補給軍糧容易。現在正是 12 月的寒冬，從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冷氣團，雖然不致使河川結凍但水流更為湍急。

但是善普羅尼斯的看法不同。

善普羅尼斯是平民階級出身，當時羅馬的執政官，平民出身者多較逞強。他們並非考慮個人的榮譽或名聲，而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出身階級的代表性。正因為自己是平民的身份，為了以後同樣階級出身的後繼者著想，更應加倍努力去作，因此逞強者多。



熱中於蒐集情報的漢尼拔也掌握了善普羅尼斯的心理；此外他也知道柯爾涅留斯受傷，想趁機挑釁。羅馬軍隊由兩位執政官率軍時，是兩位每日輪流擔任總指揮。如果有一人受傷，則由另一人持續擔任總指揮。因此漢尼拔判斷他的敵人只有一人，就是善普羅尼斯。

二十九歲的漢尼拔在大白天就帶著軍隊來到特烈比亞河岸附近，並在此紮營。雖然隔著河，但距離羅馬的營地僅有七·五公里。雖然不需要軍糧，卻經常派出小隊到附近掠奪。而在羅馬軍陣營內，善普羅尼斯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柯爾涅留斯的說服力漸失。

西元前 218 年 12 月底時，就在白晝最短、黑夜最長的冬至前一天，漢尼拔帶著最小的弟弟馬構涅到附近勘查地勢。仔細調查特烈比亞河西岸後，指著灌木林對馬構涅說：

「那就是你的地盤，挑選一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騎兵，明天天亮前出發，躲在那個林子裡，等我的命令。」

回到軍營的漢尼拔，命令供應士兵充足的伙食，第二天天亮前就吃早餐，用營火暖身後，在身上塗油。

陽曆 12 月 22 日的那一天，天氣寒冷，像是個會下雨的早晨。羅馬士兵在天亮前聽到外面傳來騷動的聲音，是敵軍的騎兵來襲。

執政官善普羅尼斯知道了來襲的只有騎兵，便下令出動所有的騎兵。騎兵們整裝後立即出擊，既沒有吃早餐的時間，也沒時間穿上禦寒的毛衣，只在短衣外披上胄甲，帶著劍和盾就出發了。

但呈現在步兵眼前的，是被羅馬騎兵節節逼退的敵軍。執政官善普羅尼斯及重裝步兵未曾參加提西諾戰役，這是第一次與迦

太基軍的努米底亞騎兵交手。眼看努米底亞騎兵退敗，均認為是一舉殲滅敵軍的機會。騎兵們也想一雪提西諾之恥，不等總司令官發令，便趁勝追擊，並過了河，但等在那裡的卻是迦太基全軍。

羅馬士兵過河後，河水加上雨水，士兵全身溼答答，而且胃裡沒有食物。然而對手迦太基士兵，不僅飽食，而且塗油保暖，準備好禦寒及防水的裝備。執政官善普羅尼斯已沒有思考的時間，將官們匆匆忙忙擺出陣勢，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提西諾的痛苦教訓。

包括羅馬及同盟國城市的兵力，羅馬方面的兵力共有四萬，其中騎兵不到四千。

而漢尼拔的兵力，手上的二萬六千名，加上高盧兵後共三萬八千名，其中高盧騎兵有一萬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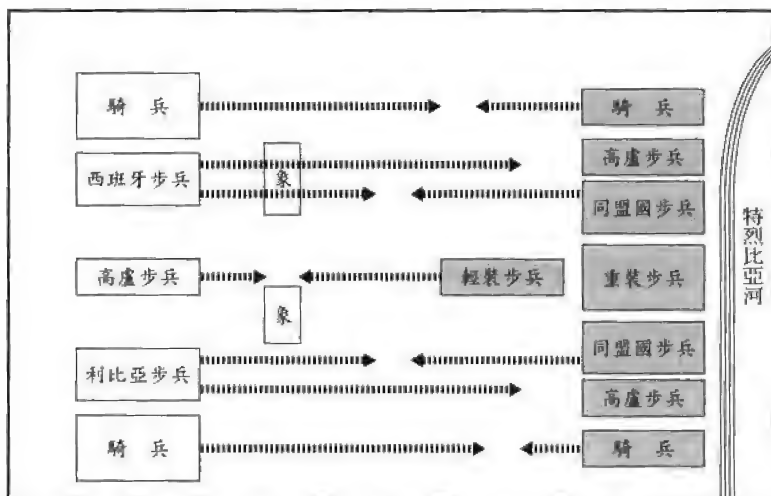
步兵戰力不相上下，但騎兵方面則有顯著的差距。

羅馬仍將主力的重裝步兵置於中央，預備突擊敵軍的中央；而漢尼拔則在中央配置高盧步兵，以兩翼為主力。

從佈陣來看，即可看出漢尼拔的企圖。他是採用包圍戰，所謂包圍戰是以削弱敵人的主力作為戰術的主軸。

但是千辛萬苦帶來的大象，卻違背了漢尼拔的估算。在南國長大的「戰車」，雖然翻越了阿爾卑斯山，但仍不敵北義大利的寒冬。被羅馬輕裝步兵的箭射中而狂怒的大象，雖然搗亂了敵人的陣形，但也四散而去。除此之外，其餘都依照漢尼拔的計畫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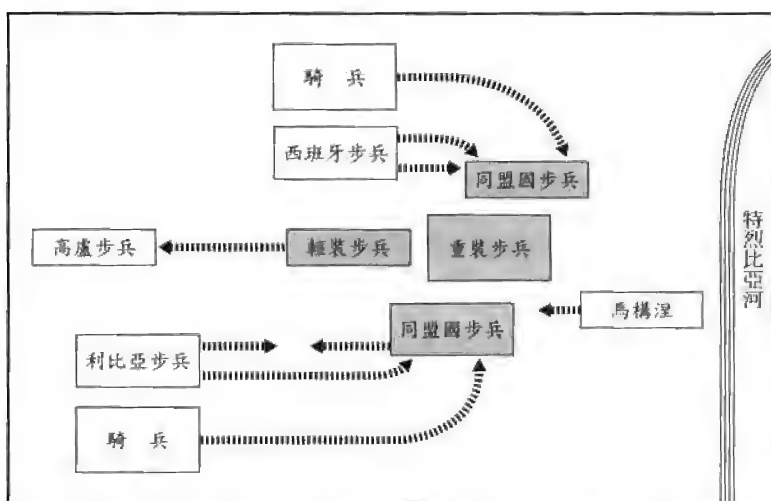
雖然在空腹加上寒冷的惡劣條件下，但羅馬軍重裝步兵的突擊力仍很可觀。在雨中，羅馬軍殺進迦太基軍的中央，兩旁的同盟國步兵也與西班牙、利比亞步兵交戰。步兵方面的戰況以羅馬軍較佔優勢。但加上騎兵的戰鬥後，情況有了變化。勇猛的羅馬



特烈比亞會戰（前半段戰況）

羅馬軍

迦太基軍



（後半段戰況）

步兵隨著時間的過去、空腹及寒冷，戰鬥力開始減弱。

騎兵被擊敗，羅馬軍的兩翼呈現無防備狀態，漢尼拔的步兵攻進，加上躲在灌木林中馬構涅的二千名士兵從背後攻來。但是漢尼拔軍中央的高盧步兵太弱，以至於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包圍網，但對四萬名羅馬軍來說，也是幾乎接近被包圍狀態。

包圍網逐漸縮小，羅馬兵最後甚至連揮劍的空間都沒有。為了避免全部被殲滅，唯一的路只有從中央較弱的部分衝出去。執政官善普羅尼斯一聲令下，羅馬軍全力向前衝破重圍。高盧兵並不會誓死拼命，因此衝出重圍不太困難，但背後的騎兵形同鐵壁一般。最後成功衝破敵軍包圍、渡過特烈比亞河、逃回帕辰察的羅馬兵，只有一萬名左右。有二萬名士兵留在包圍網中。此時，雙方的戰鬥可說是殺戮。包圍網愈來愈小，也就愈難逃出。許多羅馬兵想逃回軍營，往特烈比亞方向逃去，但都被敵軍的騎兵追上，特烈比亞河被血染成紅色。

提西諾一戰，羅馬軍認為是騎兵戰，因此不認為那是一次敗北。但是特烈比亞一戰，是場真正的步兵騎兵會戰，羅馬不得不承認失敗。而且特烈比亞之戰，不是由士兵戰鬥力來決定，而是戰術上的勝利。

羅馬方面戰死者有二萬，成功逃回帕辰察的有一萬，加上其他自行衝出包圍網或留守在軍營的生還者，不超過一萬五千名。其餘皆被俘虜。

漢尼拔軍方面，戰死最多的是高盧人，漢尼拔的子弟兵幾乎沒有損失，然而大象僅剩一頭，其餘皆被殺死或逃逸無蹤。

雖然如此，由於在雨中長時間戰鬥，漢尼拔軍的士兵也是筋疲力盡，所以沒有繼續追擊。負傷留在軍營的柯爾涅留斯，也只



能由少數士兵護送回帕辰察。這次漢尼拔還是讓執政官十七歲的兒子——西比奧逃了回去。

在帕辰察再見面的兩位執政官都認為不宜停留在帕辰察。特別比亞之戰的結果，讓波河附近的高盧人，無論是加入羅馬方面或是未加入任何一方的，都轉而自願加入漢尼拔的麾下。因此，漢尼拔的軍隊突然增加到五萬人。

兩位執政官決定從帕辰察撤退，集合殘兵敗將，朝利米尼出發。羅馬在幾個月前才稱霸的北義大利，就此完全棄守。但是第二年起戰場向南移動，帕辰察及克雷孟那兩城市被高盧人盤踞，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後十六年，竟奇蹟似地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高盧民族的個性，不知道要利用機會。

漢尼拔遠征的第一年便戰績輝煌，這位二十九歲的年輕人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因此耽溺於勝利之中。

高盧部族長老陸續前來表示順服，但並未蒙蔽漢尼拔的眼睛。他知道增加的戰力，不會使他一步登天。就算取得高盧人的加盟，也並不表示就是戰勝羅馬。

漢尼拔聽取俘虜所提供的情報後，將羅馬公民及同盟國公民分開，給予完全不同的待遇。不給羅馬公民充分飲食，並且加諸他們殘酷的勞動工作。相反的，對同盟國的公民，則提供充足的飲食，允許他們在火旁取暖。過一陣子以後，他殺死全部的羅馬公民，又集合同盟國的士兵發表談話：

「我並非對全體『羅馬聯盟』懷有敵意，我的敵人只有羅馬。
從今天起，我也不要求贖金，給你們完全的自由。把我今天

的話告訴你們同盟國的朋友。凡是脫離「羅馬聯盟」者，我就不視你為敵人，並保證貴國的自由、獨立與安全。」

這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並非要憑二萬六千名士兵去對抗可以動員七十五萬兵力的羅馬。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中，迦太基敗北的最大原因就是陷入「羅馬聯盟」的陣形內。只要瓦解「羅馬聯盟」，就沒有所謂的七十五萬對二萬六千。他之所以越過阿爾卑斯山，以義大利為戰場，就是為了離間同盟國及羅馬。

漢尼拔認為可以把對付高盧人的戰略，用於「羅馬聯盟」的加盟國。除了對俘虜動之以情，釋放他們之外，還必須戰勝羅馬軍，讓同盟國看到他的力量。對於漢尼拔而言，下一個戰場是「羅馬聯盟」，以顯示他的才能，因而必須移動到盧比孔河以南。

特連吉梅諾——第三回合戰役

迦太基人慣例上將敗戰者處以十字架刑。但羅馬人傳統上不處罰敗將。這也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政治思想家馬基維利所推崇的制度，他認為這個制度可以使指揮官無後顧之憂，盡情發揮。當然這是一項很好的理由，但我個人認為不僅於如此。

共和政體下的羅馬，並非像雅典的民主政治一樣，排除貴族階級，以平民為主體。而是保留貴族與平民的制度，將兩者力量合而為一，有效發揮國家的活力。選擇這樣的國家政體，使貴族與平民之間容易發生衝突。羅馬在西元前 367 年時，確立平民也可以參政的原則，平民也可以出任國家要職。因此羅馬最高領導人——執政官，有平民階級出身者獲選，幾乎形成一種慣例。

如此一來，如果對敗戰者加以懲罰，將成為災禍的來源。被



處罰的如果是貴族，那麼貴族階級必定表示不滿；相反的，如果被處罰的是平民階級，全部的平民一定會認為只處罰平民。而責任的追究往往不容易有客觀的標準。因此羅馬人決定一律不追究敗北的責任。

如此一來，不就不能讓戰死者瞑目了嗎？但從長期的觀點，也就是從共同體的利益來看，是不會對此沒有交代的。國內的言論一旦分為兩邊，就無法有效地發揮國力。而言論統一，才能有效地發揮國力，犧牲也會減少。人就算自己願意犧牲，也不會願意自己的子孫因為統治階層的無能而犧牲。

因此羅馬人的做法與迦太基人、希臘人不同，會讓不幸的敗將有雪恥的機會。如果敗戰的原因是指揮官的能力不足所致，那麼羅馬公民——同時也是羅馬士兵，也就不會再選他出任執政官。雖是敗將，只要有能力，還是有可能再任執政官。

特烈比亞戰役的羅馬軍總司令官善普羅尼斯·隆古斯未再被選為執政官，而負傷未能參戰的柯爾涅留斯·西比奧被選為「前執政官」，具有與執政官相同的絕對指揮權，帶領一萬名士兵前往西班牙。

在西班牙，由他的弟弟古涅斯率領兩個軍團，與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交戰。元老院了解到漢尼拔的後勤地——西班牙的重要性，因此將西班牙戰線託付給柯爾涅留斯兄弟。漢尼拔的目標在於瓦解「羅馬聯盟」，而羅馬的目標在於瓦解漢尼拔的後勤地西班牙。

前執政官柯爾涅留斯從比薩港出發，並未帶著他那年滿十八歲的兒子。初次上戰場即使是跟著父親，但之後也可能在其他人

手下學習，這是羅馬貴族子弟所必修的課程。當時他把兒子交給貴族艾米里斯·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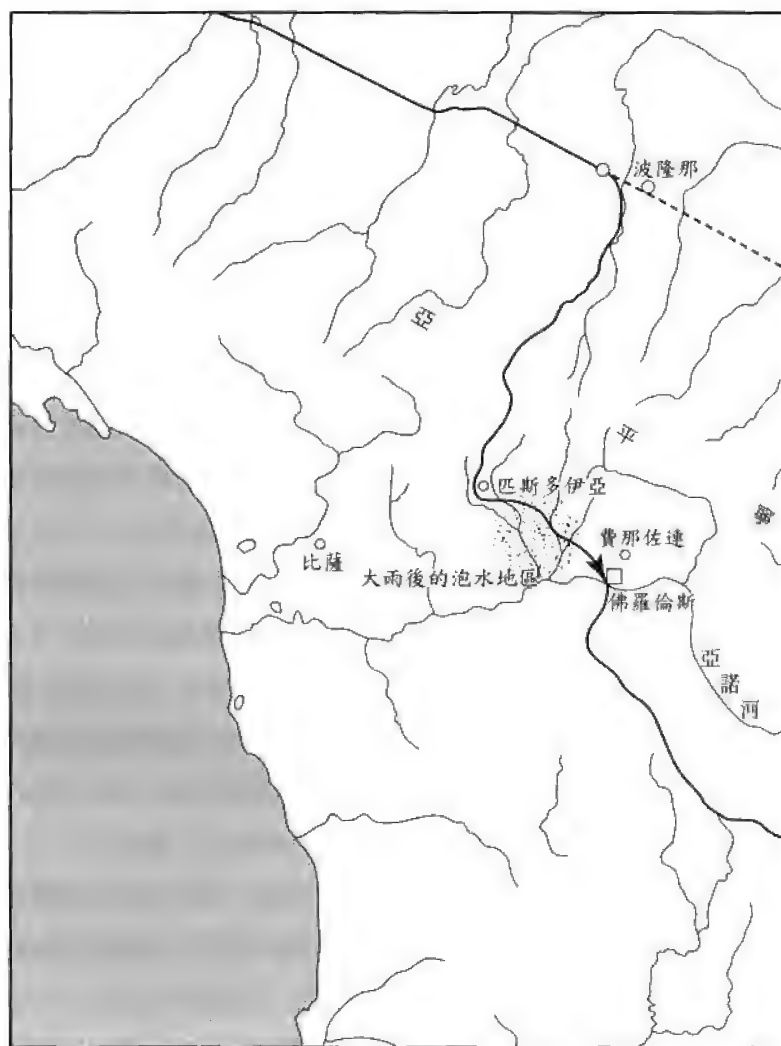
漢尼拔遠征的第二年，西元前 217 年，羅馬選出貴族西爾維及平民弗拉米尼烏斯為執政官。

相對於西爾維的溫厚謹慎，弗拉米尼烏斯的個性是大膽豪爽。弗拉米尼烏斯以對抗漢尼拔為職志，他的得票數也比他的同僚高。生日不詳，西元前 232 年曾被選為護民官，進入元老院後，西元前 227 年擔任屬省西西里的總督。西元前 223 年被選為執政官，與高盧人打仗成果輝煌。西元前 220 年被選為財務官，修築弗拉米尼亞大道，是現在義大利的國道三號。西元前 217 年被選為執政官，是他第二次就任這個最高職務，推算起來他那年應是四十五歲。作為一個前線的指揮官，正是狀況最好的時候。

弗拉米尼烏斯被視為平民階級的佼佼者，比特列比亞戰役的敗將善普羅尼斯還要好。他將國有地租界上限定為一百二十五公頃，促成元老院議員不准經商的法案，盡可能縮小貧富差距，而受限者以貴族為多。他雖然沒有明白地反貴族，但羅馬的貴族深知這些政策的危險性，而弗拉米尼烏斯也知道貴族對他的不滿。因此西元前 217 年就任執政官，是他扳回聲勢的好機會。

共和政體的羅馬經常派執政官到最前線。漢尼拔在波隆那附近過冬，誰都預測得到他將在第二年的春天南下，但誰也無法知道他將南下到何處。

如果是一般的武將，會從波隆那南下到利米尼，經過平原地帶，再從利米尼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到羅馬。從義大利的北部到南部，一定要越過亞平寧山脈。帶著五萬大軍越過亞平寧山脈，







這條路線最為容易，而弗拉米尼亞大道也才在三年前剛完成。但是漢尼拔的意圖，誰也沒有把握捉摸得到。

由於無法預測，羅馬軍分兩批迎擊漢尼拔。派執政官西爾維至利米尼，以防漢尼拔選擇弗拉米尼亞大道的路線；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到阿里佐，以防漢尼拔翻越亞平寧山脈進入托斯卡那。兩位執政官各帶兩個軍團，並增強兵力至二萬五千名。當知道漢尼拔去向時，兩軍再會合。

西元前 217 年 4 月，三十歲的漢尼拔率軍離開波隆那。他並未選擇經利米尼後沿弗拉米尼亞大道這條較容易走的路線，而是選擇從波隆那直接翻越亞平寧山脈到佛羅倫斯，這段的距離短但困難度高。他這麼做並非為了避免與在利米尼等候的執政官西爾維衝突，而是將下一個戰場定於伊特魯里亞人居住的托斯卡那地方。

伊特魯里亞人所住的各城市如果背叛羅馬，將可使「羅馬聯盟」缺了一角。住在弗拉米尼亞大道附近一帶的，是溫布里亞族人。可被動員參加「羅馬聯盟」的兵力只有二萬，不如伊特魯里亞的五萬。因為漢尼拔要削弱「羅馬聯盟」，如果以伊特魯里亞人所住的托斯卡那為戰場，戰勝以加深伊特魯里亞人的印象，那麼效益更高。

但這樣的結果必須先有前面的勝利才能談。漢尼拔先是完成前所未有的翻越阿爾卑斯山，毫無休息，又接連兩次打敗羅馬軍。羅馬人看不懂漢尼拔的企圖，主導權完全掌握在三十歲的年輕人手上。羅馬雖然在利米尼及阿里佐駐軍，但都掌握不到漢尼拔的動向。



雖然亞平寧山脈比阿爾卑斯山好走，但就在翻越亞平寧山、進入阿里佐河流域時，漢尼拔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義大利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在冬至至春天這段期間集中降雨。西元前 217 年的春天，雨下得比往年要多。發源於亞平寧山脈的阿里佐河，流經佛羅倫斯後，會合幾條支流，流向比薩，注入亞德里亞海，是托斯卡那地區最大的河流。但雨量較多，造成平地淹水，使得漢尼拔從亞平寧山脈下山後，不得不在沼地上行軍。

他們在沼地上行走四天三夜。隊伍由利比亞及西班牙步兵團居前，其次是高盧兵，後衛是努米底亞騎兵。騎兵雖說是肩負後衛任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高盧兵逃跑。一路馬不停蹄，幾乎不能好好休息，睡覺簡直是夢想。漢尼拔坐在剩下的最後一頭大象背上。他與其說是受顛簸的行軍所苦，不如說是為眼疾所苦。漸漸地，他的一隻眼睛看不見了，這位絕代的戰術家，成了獨眼龍。

抵達佛羅倫斯，全軍才得以有個像樣的休息。漢尼拔利用大家休息的時間，派出偵察兵去搜集情報，得知在佛羅倫斯東南方一百公里的阿里佐有弗拉米尼烏斯的兩個軍團駐紮，他們還調查了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的個性。漢尼拔軍經過充分休息，恢復體力後，漢尼拔帶領全軍，並非往佛羅倫斯前進，而是南下行軍。

這次不是單純的行軍，而是進行掠奪、燒村。在丘陵地居多的托斯卡那地方，這一帶是少見的平原。燒村的煙，從遠處就可看到。阿里佐周圍有丘陵圍住，是伊特魯里亞人所建的城市，也是羅馬同盟城市之一。當然，從阿里佐也看到了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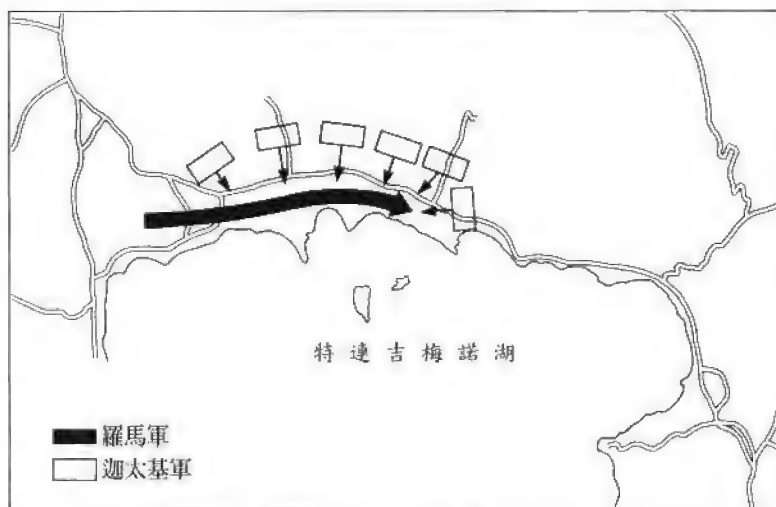
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發現敵軍後，立即派遣使節通知在利米



尼的同僚，要求他們南下支援。弗拉米尼烏斯的構想是西爾維從利米尼出發，經由弗拉米尼亞大道過來，兩邊夾攻漢尼拔。依追蹤漢尼拔的路線判斷，他將與從弗拉米尼亞大道過來的羅馬軍隊在普魯西相遇。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要求在利米尼的西爾維先派騎兵前來。

這場戰爭只要一般的武將就可打贏。這位三十歲的年輕人，不但搜集情報及判斷能力強，行動也很迅速敏捷。他是不會讓羅馬的四個軍團會合的。

對倔強的武將而言，沒有戰端就對敵人窮追猛打，是個令他惱火的任務。羅馬因為有「羅馬聯盟」的加盟者發揮守護的功能，才保有盟主的地位。四十多歲的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眼看忠實的同盟者伊特魯里亞被掠奪燒殺，卻無力協助，深感自己身為「羅馬聯盟」最高執政官的責任，再也按捺不住。漢尼拔軍似乎不把



特連吉梅諾會戰

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看在眼里，在羅馬軍前撒野後又南下。

從阿里佐到普魯西之間，途中有個特連吉梅諾湖，這是義大利中部最大的湖。湖的北側是丘陵及湖面間夾著細長的平地，由西向東延伸。通過這一段再朝東邊去，就是弗拉米尼烏斯想與友軍會合的地點——普魯西。

當天白天漢尼拔進行急行軍，在傍晚抵達特連吉梅諾湖。由於事先派出偵察兵調查周邊地形，到達後也無須浪費時間。依據漢尼拔的指示，各大隊就各指定位置。當晚夜營，嚴禁煙火。

南下的道路遇到湖後須往東行。在這個轉角就有丘陵，而騎兵團就躲在這裡。騎兵的東邊是高盧兵，依次配有利比亞及西班牙的輕裝步兵團，全都埋伏在丘陵林裡，等待早晨的來臨。最後在出口的地方，則準備好重裝步兵的陣地。

如上圖所示，可清楚了解漢尼拔的企圖。他在狹長的湖畔口誘敵，將弗拉米尼烏斯全軍引進湖邊後，騎兵從西側，重裝步兵從東側，其他步兵成員從北側，三方夾攻，唯一的南邊則是廣大的湖水。這是漢尼拔最得意的包圍作戰法，這次甚至利用到天然的地形。

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及兩個羅馬軍團在夜裡抵達湖邊，誰也沒想到漢尼拔會出現在這裡。弗拉米尼烏斯也沒派遣偵察兵先做調查，羅馬兵看到湖邊沒有人影、沒有火，就認為漢尼拔軍也經過特連吉梅諾湖畔，朝普魯西方向去了。弗拉米尼烏斯沒想到會有埋伏，於是下令全軍在湖畔西側紮營。

西元前 217 年 4 月 19 日，特連吉梅諾湖在晨霧中天亮。春天



時節，這一帶早晨常起霧，由於廣大的湖面蒸發大量的水份，使得清晨的霧特別的濃，能見度只有十公尺。漢尼拔甚至把天氣狀況都調查得一清二楚。

羅馬軍毫無警覺地進入狹長地帶，因為霧濃，視線不佳，只能靠各隊的隊標識別。羅馬兵以為敵軍在遠方，所以全速前進。雖然是二萬五千名士兵，但進入湖畔狹長地帶並不須花太久的時間。

最先感到不對勁的是羅馬軍的前鋒，在湖畔的東邊與敵軍正面衝突。因為霧濃，後面的軍隊不知道前面已經發生事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敵軍的騎兵突然從湖畔的西邊攻來，藏匿在丘陵森林的高盧兵及輕裝步兵也隨之出擊，羅馬兵被封鎖在湖畔的狹長地形內。

這個情形很像高速公路上的連環車禍，後面的車不知道前面的狀況，一輛輛接著撞上。西元前 217 年的特連吉梅諾湖畔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此時，已經不是戰鬥，而是殺戮。殺戮的範圍從西、北、東三方逐漸縮小，羅馬兵在無路可逃之下，只能往湖水方向逃逸，逃不掉的就死在敵人的槍下。

二萬五千名羅馬兵對抗五萬名漢尼拔軍，在絕望的情況下仍不放棄，戰鬥持續三個小時。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在無法指揮的情形下，也像騎兵一般奮戰而死，屍首在戰鬥結束後也辨識不出來。執政官與士兵一樣，一起壯烈犧牲。霧漸散去以後，迦太基兵才親眼目睹這個慘狀。

而二萬五千名羅馬兵犧牲了一萬七千名。羅馬軍的六千名前

衛突破敵軍包圍向東逃逸，但後來又被迦太基騎兵追趕上，全部遭到圍捕。從湖游出逃至山中的，不到二千名。為迎擊漢尼拔而加強戰力的兩個羅馬軍團，完全崩潰。

漢尼拔軍方面的損失只有二千，而且全都是高盧兵。從西班牙一路帶來的精銳士兵，幾乎毫髮無傷。

後世的戰史家認為這場特連吉梅諾戰爭，稱不上是戰爭，只能說是一場騙局。但是當時的羅馬人認為這是一次敗北，並向公民傳達了事實。

擁有公民大會召集權的執政官，一位戰死；另一位在前線，不在羅馬，所以羅馬方面由法務官代替執政官召開公民大會，並向悲觀的公民宣佈：

「我們失敗了。」

同時公佈戰死者及被俘虜的人數及姓名。

三天後，法務官再次召開公民大會，因為又有另一個戰敗的消息傳來。

在利米尼的執政官西爾維，應弗拉米尼烏斯要求先行派去的四千名騎兵，不知道特連吉梅諾湖畔發生的事情，來到接近弗拉米尼亞大道的佛林紐附近。從這裡往東北去，就可到達與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會合的地點。然而，等在這裡的不是友軍，而是努米底亞的騎兵。羅馬騎兵在人數及戰鬥力均處劣勢的情形下，有二千名騎兵被包圍，另外二千名雖然逃到附近的村莊，但全部被俘虜。從利米尼南下的兩個軍團騎兵戰力等於零，而騎兵的兵力又不易補充，這對羅馬軍來說是一大損失。



羅馬在特烈比亞敗戰後，不得不棄守比薩（阿爾卑斯山南邊的高盧），在特連吉梅諾敗戰後又把托斯卡那地方拱手讓給敵人。

但是和波河周邊的比薩不同，羅馬人絕對不會放棄亞諾河和臺伯河間的托斯卡那地方。同盟的伊特魯里亞等城市也不會輕易放手。伊特魯里亞人雖然親眼見識到漢尼拔的威力，但是特連吉梅諾敗戰後，沒有一個同盟城市向漢尼拔輸誠，柯爾多那等幾個靠近漢尼拔軍的城市都緊閉城門。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魯里亞人與波河附近的高盧人不同，他們「羅馬化」的歷史已有二百年。

但是羅馬的高速公路——弗拉米尼亞大道，變成迎接漢尼拔大軍之路。只花三天的行軍，就可抵達羅馬。只有兩個軍團防衛首都羅馬，加上利米尼的兩個沒有騎兵的軍團，頂多也只和漢尼拔軍的人數相同。誰都可以猜到漢尼拔會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攻擊羅馬。那時正是5月。

但是漢尼拔偏偏又選擇誰也料想不到的路線，他放棄直達的弗拉米尼亞大道，改走朝亞德里亞海的路。旗下的士兵也對總司令的選擇有所不滿，放著擁有豐富戰利品的首都羅馬不去，又要離開佔領的托斯卡那地方，繞到亞德里亞海，沿著海邊到南義大利去。漢尼拔的舉動經常讓別人猜不透，將軍及士兵也只能遵照這位年輕必勝總司令的命令去做。

漢尼拔此時認為，與其攻擊中心點，不如先攻擊外環。特連吉梅諾戰後，他對待所俘虜羅馬軍的方式，仍是拘留羅馬公民兵，而釋放同盟國士兵。他正等待「羅馬聯盟」的瓦解。未能離間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魯里亞人背叛羅馬，是漢尼拔失算，但其餘只剩下時間的問題了。這次他想讓南義大利的羅馬同盟——希臘人

看看他的實力。

在特連吉梅諾戰大勝後，戰爭進入第二年，羅馬人才漸漸了解漢尼拔的戰略。

首先，針對「羅馬聯盟」同盟國的領土，進行重點式燒殺掠奪。

其次，引誘羅馬人按捺不住，挑起會戰。

隨著會戰勝利次數的增加，提高同盟國城市的反叛意識。

最後，在外環埋伏完成後，一舉攻進羅馬。

這個戰略完全成功。

因為羅馬公民兵不僅住在共和國的領土內，也散佈在全義大利七十個以上的殖民城市中。這些羅馬士兵都可能在漢尼拔攻擊羅馬時，出現在他的背後。雖然距離羅馬僅有三天的行程，但漢尼拔不會輕易進攻羅馬。

在經過亞德里亞海期間，漢尼拔軍得到充分的休息。士兵的服裝已經破損不堪，便取下戰死羅馬兵的衣服替換。這也成為羅馬兵日後的困擾，因為分不清敵我。後來羅馬軍全體士兵都必須刮鬍子，因為漢尼拔軍的迦太基人、西班牙人、努米底亞人都有蓄鬍的習慣。

漢尼拔軍連馬都以葡萄酒清洗，經過充分休息後，來到南義大利。羅馬在此地的同盟國全都遭到燒殺打劫，戰利品之多，幾乎到拿不走的地步。但基本上，要滿足五萬名士兵的慾望，原本就是一件大事。燒殺掠奪除了要引誘同盟國脫離羅馬外，也為了填飽五萬名士兵的肚子。

在解決南義大利的普利亞地方後，漢尼拔又轉向南義的坎帕



尼亞地方，此地與托斯卡那地方並列為同盟城市最多的地方。從坎帕尼亞地方可經阿底亞大道，通往大城市加普亞、庫馬、坡佐里、拿坡里、蘇連多等稱為羅馬「海的同盟國」。托斯卡那地方的伊特魯里亞人是羅馬重要的同盟者，而坎帕尼亞地方的希臘人也是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首都羅馬雖然暫時解除敵人直接的威脅，但防衛方式須重新調整，因此決定擁立獨裁官。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中，曾擁立獨裁官，事隔三十二年以後，再次建立這個危機處理體制。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就任獨裁官，在六個月內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他出身於羅馬貴族中的法比烏斯家族，時年五十八；曾兩次被選為執政官，戰勝高盧人，戰績輝煌。對三十歲的漢尼拔而言，所面對的這位將與他交手、年紀大他二倍的羅馬武將——法比烏斯是完全不同的。

法比烏斯率領從利米尼趕來的兩個軍團及新編的兩個軍團共四個軍團，追趕漢尼拔軍，他的戰略只有一個，就是不與漢尼拔戰鬥。

到現在，柯爾涅留斯、善普羅尼斯、弗拉米尼烏斯等執政官都曾吃過漢尼拔的虧，五十八歲的法比烏斯不認為自己能戰勝漢尼拔。與漢尼拔戰鬥只有敗戰，他認為羅馬的武將中，無人可以戰勝漢尼拔。

為了不輸給漢尼拔，只有不與他戰鬥。他帶著四個軍團五萬大軍，在普利亞、坎帕尼亞地方，尾隨漢尼拔軍，但決不挑起戰鬥。這是為了等待敵軍軍力消耗殆盡。

法比烏斯有個「持久戰主義者」的封號，稱持久戰主義事實上是後來才加上的意義，但在當時卻被稱為「沒用的男人」。

而法比烏斯所選擇的戰略，雖然有效，但犧牲也不小。「羅馬聯盟」軍中有羅馬公民兵及同盟國兵，對他們來說，眼看自己的城鎮被燒殺掠奪，卻不能做什麼。羅馬公民兵為自己的無能而感歎，在他們心中，一直有著無法善盡聯盟盟主責任的遺憾。

時間一久，反對獨裁官法比烏斯戰法的聲浪逐漸升高。後來因漢尼拔的挑逗，而終於爆發。

特連吉梅諾之戰開始的西元前 217 年，進入秋末。漢尼拔在沒有羅馬軍的妨礙下，盡情掠奪富饒的坎帕尼亞地方後，回到普利亞地方過冬，並且取得充足的軍糧。南義的普利亞地方是最適合五萬大軍過冬之處。

獨裁官法比烏斯終於等到好機會了，從坎帕尼亞到普利亞必須翻越義大利半島的脊樑亞平寧山，在這個地方翻山越嶺，正好可以沿著谷道走。法比烏斯將軍隊分為三部分，等在漢尼拔軍必經之地。只待敵軍進入谷道，便一網打盡。

但是三十歲的迦太基武將漢尼拔，蒐集情報能力仍是一流，他充分掌握羅馬軍的動向。他命令士兵收集枯木，找來拉車的二千頭牛，將枯木綁在牛角上。

漢尼拔召集準備完畢的士兵，指著前方的谷道，說：

「漢尼拔今夜要通過此地。」

他當然知道羅馬兵埋伏在兩旁的高地，士兵們也都知道，漢尼拔說他要在等他的敵兵面前通過。

夕陽西下，總司令一聲令下，士兵隨著牛群進入谷道。他們



在牛角上的枯木點火，在士兵的追趕下，牛群朝著對面羅馬兵埋伏的方向衝去，黑夜的恐怖使牛群狂亂奔走，火星四散，埋伏的羅馬兵看到火光以為是敵軍襲擊，認為敵軍已佔領對面的丘陵。

個性謹慎的法比烏斯避免在夜裡戰鬥，但敵軍似乎已佔領了一個山丘。法比烏斯認為即使失去一個山丘，並不影響峽谷的埋伏戰法，因此決定天亮前按兵不動。

漢尼拔軍就在羅馬軍的窺視下，不費一兵一卒全部通過谷道。第二天早晨，法比烏斯才知道敵軍已全數翻越亞平寧山。緊急到達的騎兵隊雖然追趕漢尼拔軍的尾巴，但抵擋不了努米底亞的騎兵。雖然羅馬方面沒有人犧牲，但羅馬軍面子盡失。

此後，羅馬人形容無論怎樣的障礙都可完成時，都以「讓漢尼拔通過了」來形容。

法比烏斯被召回首都，距離獨裁官的六個月任期屆滿還有一段時間。召回首都的理由雖是為了祭典，但事實上是免職。

在冬天溫暖的普利亞地方，漢尼拔正悠然過冬。但在羅馬，法比烏斯提倡的持久戰法派與積極戰法派，正針對選出明年的執政官如火如荼地對立著。

積極戰法派認為法比烏斯的消極戰法，將導致我方會比敵方先消耗殆盡。另一方面，持久戰法派則舉出第一次布尼克戰役的例子，當時沒有追擊從西西里撤退的漢米卡，是因為要將制海權從迦太基人手中奪走，才能斷絕從迦太基來的補給線。漢米卡是漢尼拔的父親，因此主張以制其父之道制其子。

但是持久戰的弱點，因牛角之戰的失敗更加凸顯；而這一年來，同盟城市陸續遭到入侵。元老院認為，應先防範同盟國可能

背叛的問題。

第二年，西元前 216 年，結果由兩派各推選一位擔任執政官，分別是貴族出身的艾米里斯·保羅及平民出身的泰連·瓦爾羅，前者是持久戰法派，後者是積極戰法派。雖然執政官各由一派擔任，但公民大會上仍是積極戰法派的天下。

漢尼拔在西元前 218 年進攻義大利時，羅馬有六個軍團，西元前 217 年時增為十一個軍團，而在西元前 216 年時，更增為十三個軍團。為了向漢尼拔報一箭之仇，羅馬公民投下增加兵役義務的贊成票。第二年，也就是西元前 216 年，是羅馬與漢尼拔一決雌雄的時候。

漢尼拔正是希望以會戰來決勝負。

經過特連吉梅諾之戰以及在普利亞、坎帕尼亞兩地方的虜掠，表面上看來羅馬是較佔下風，但同盟國對羅馬有幾許溫情懷舊，不願與「羅馬聯盟」分離，沒有城市願意向漢尼拔示好。希望「羅馬聯盟」瓦解的漢尼拔，知道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有儘快決戰的必要。

坎尼——第四回合戰役

1991 年 1 月，波斯灣戰爭爆發，空中的戰機隨時都可能對地面展開攻擊，全世界都屏息注視這項消息。在當天上午看 CNN 的實況轉播中，記者所在的位置不是沙烏地的基地，也不是伊拉克的爆炸地點，而是一片麥田的景象。在畫面中的記者表示，他正從義大利現場轉播。



那位記者說，要知道多國部隊的陸上作戰究竟是什麼情況，請看看歷史上最著名的陸地戰。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義大利的坎尼平原，二千二百年前的西元前 216 年，漢尼拔與羅馬在此展開大會戰。」

CNN 記者一邊指著戰況的地圖，一邊說明漢尼拔如何運用戰術，攻破人數較佔優勢的羅馬軍。並說道：

「坎尼的會戰是戰術研究上不可或缺的部分，陸軍士官學校都會教授，也就是說，薛華爾茲知道的，伊拉克方面也會知道。」

說來有些可笑，一個沒有飛機、直升機時代的會戰，竟會引起衛星轉播時代的記者如此大的興趣。日本防衛學校的情況我不清楚，但這裡要敘述的就是歐美士官學校必教的坎尼會戰。

西元前 216 年，羅馬的公民大會決議增強軍事，開始編整軍隊，準備春天的戰鬥。

如前所述，羅馬軍團平時一個軍團的組成，包括羅馬公民步兵四千二百名及騎兵三百名，加上同盟國來的參戰者。一位執政官率領所謂「執政官軍團」，包括兩個軍團，這是羅馬軍的戰略單位。由於有兩位執政官，因此有四個軍團。平時「羅馬聯盟」軍的戰力，約有三萬八千名兵。

戰時會視情形增加人數，總計戰力為五萬四千名。當初，羅馬同時對抗高盧人及伊利利亞海盜時，羅馬公民兵與同盟國士兵的比例為二比三。

準備挑起決戰的西元前 216 年，對手只有漢尼拔一人，但羅馬卻增強兵力。增加的不是軍團的數目，一位執政官率兩個軍團，

兩位執政官率四個軍團，仍維持不變。西元前 216 年的羅馬，一個軍團的規模比一般「戰時」的人數還多。這個負擔先從「羅馬聯盟」的盟主羅馬開始分攤。當時兩位執政官每天輪流擔任總指揮，關於西元前 216 年的戰力，說明如下：

羅馬公民兵……步兵——四萬	}	四萬二千四百
騎兵——二千四百		

同盟國兵……步兵——四萬	}	四萬四千八百
騎兵——四千八百		

總計——八萬七千二百

步兵為八萬，騎兵為七千二百，比例為十一比一。

另一方面，在普利亞地方過冬的漢尼拔軍戰力，說明如下：

漢尼拔的手下……步兵——二萬	}	二萬六千
騎兵——六千		

高盧傭兵……步兵——二萬	}	二萬四千
騎兵——四千		

總計——五萬

步兵四萬，騎兵一萬，比例為四比一。

從步兵戰力來看，以八萬對四萬，羅馬方面佔絕大優勢，但騎兵戰力，則是羅馬軍的七千二百對漢尼拔軍的一萬，情況相反。羅馬兵自從在特連吉梅諾戰損失四千名騎兵後，就一直未能再補充。

羅馬帶領八萬七千名大軍的指揮官是由兩位執政官每天輪流，而這兩位執政官都沒有與漢尼拔交手的經驗。在戰績方面，執政官艾米里斯曾在漢尼拔進攻義大利前一年擔任執政官，戰勝伊利利亞族人；執政官瓦爾羅則毫無戰場經驗，甚至沒有當過百



人隊長。他會被選為執政官，是因為他所主張的速戰速決論，獲得大部分羅馬公民的支持。

兩位執政官的年齡不詳，但以執政官須滿四十歲的條件看來，他們至少比三十一歲的漢尼拔大十歲以上。無論如何，西元前 216 年，羅馬全力投入與漢尼拔作戰。

羅馬軍依往例於 3 月 15 日展開軍事行動，從阿庇亞大道南下。經過加普亞，接近貝涅維特時，友軍前來報告冬營中漢尼拔的動向。根據報告，漢尼拔離開冬營的營地，並未北上，反而南下。因此兩位執政官率領八萬七千名羅馬軍，追擊漢尼拔，進入南義普利亞地方。

漢尼拔不知道透過何種方法，也許是逼問俘虜的結果，竟對追來的羅馬軍瞭若指掌，無論是軍隊的規模或編組、兩位執政官的性格等，皆一清二楚。他考慮在容易發揮騎兵威力的平原進行會戰，當時羅馬就已經注意到漢尼拔的企圖，雖然進入多平原的普利亞地方，但因為挾有八萬名步兵的戰力，充滿自信。羅馬重裝步兵的英勇，在當時鼎鼎有名。

漢尼拔軍隊想要擺脫羅馬軍，南下到歐芳河注入亞德里亞海附近的平原，便停了下來，隨即攻擊河川附近的坎尼村，並加以佔領。坎尼是羅馬同盟國內的一個儲藏糧食基地。重視「羅馬聯盟」機能的羅馬人嚴禁在同盟國內進行掠奪。

漢尼拔之所以攻打坎尼，用意在於刺激羅馬軍，又可取得糧食。要維持五萬名士兵所需的糧食問題，是件大事。南義各同盟國城市皆對漢尼拔虎視眈眈，決不輕易打開城門，沒有一個城市自願提供軍糧給漢尼拔。在西元前 216 年當時，也沒有迦太基本國來的奧援。即使想向西班牙求援，但西班牙本土上的迦太基勢

力，正在抵抗柯爾涅留斯兄弟所率領的羅馬軍，無暇顧及支援遙遠的義大利。坎尼雖在漢尼拔手中，但也只剩下十天左右的糧食而已。

但是，漢尼拔在坎尼補充糧食後，不再移動軍隊，而在坎尼附近的山丘建築營地，等待羅馬軍的到來。

羅馬在接近漢尼拔十公里處停下紮營，由於羅馬軍在平野上紮營，因此軍營四周挖出深壕溝、圍上高柵欄，是個百分之百的陣營地。兩軍在平原上相距十公里對峙。

對峙不到二個月，兩軍出兵。

漢尼拔派二千人，羅馬方面大概也是相同的人數應戰。這種小規模會戰，發生好幾次。累積幾次小型會戰下來，羅馬方面的戰果較佳。其中一次，羅馬軍犧牲約一百人，漢尼拔軍卻犧牲一千七百人。漢尼拔軍的損失大多是高盧兵。而羅馬軍的士氣愈來愈高昂，大家都認為這次一定會贏。

三十一歲的漢尼拔就像撞球或橋牌中的老手對待新手一般，剛開始讓對方先贏一步，而好戲在後頭。

戰鬥意願旺盛的羅馬軍隊，將陣營推進至歐芳河的左岸，而漢尼拔立刻也將陣營移至岸邊，兩軍距離不到二公里。

雖然如此，但並未立即開啟戰端，現在雙方據有各自的陣營對峙。羅馬也渡河到對岸搭建小陣地，使得在河的兩岸都有陣地，同時羅馬在士兵人數方面佔有優勢。但漢尼拔依舊未採取任何行動。

漢尼拔希望在特烈比亞及特連吉梅諾等地進行戰鬥，坎尼也是他希望誘敵的場所。然而漢尼拔在坎尼與羅馬軍相距只有二公里，卻完全沒有任何積極的行動。漢尼拔軍在小型會戰雖敗，但



未動搖士氣。

漢尼拔看穿這些羅馬司令官都懷著高度的警戒，避免掉入陷阱。所以要引誘他們會戰，須先解除他們的戒心，讓羅馬覺得他們握有主導權。

羅馬軍指揮官每天輪值，西元前 216 年 8 月 2 日，輪到泰連·瓦爾羅擔任總指揮。

那天，天空剛泛白，羅馬軍的大小兩個陣營地就接到總司令官瓦爾羅的命令出兵。瓦爾羅將全軍集合在歐芳河的右岸。不選左岸是因為左岸是平原，騎兵容易發揮，比較危險。右岸的地形高低起伏不平，對騎兵佔優勢的迦太基軍不利。

漢尼拔看到羅馬軍已完成佈陣，便親自率軍渡河，在羅馬軍的正對面佈陣。羅馬的陣形是一直線，而漢尼拔的陣形則成中央有弧度的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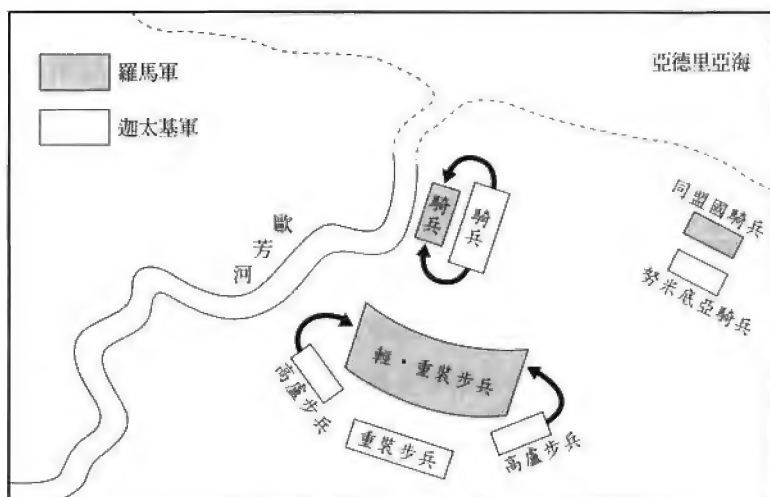
羅馬總司令官瓦爾羅所想的戰術，光看佈陣就一目瞭然。配置在中央的步兵團陣形是縱列長形。以羅馬軍的主力重裝步兵，狙擊敵人的中央，因此選擇歐芳河及圍繞坎尼村丘陵間這塊比較狹小的戰場。但是這個陣形，對羅馬軍右翼的二千四百名騎兵而言，夾在河與步兵團間，必須面對三倍的敵人，較為不利。

瓦爾羅在戰場佈陣的後方陣營，佈署一萬名士兵待命，當騎兵支撐著，步兵成功突破中央時，再投入這一萬名士兵，將讓會戰一舉全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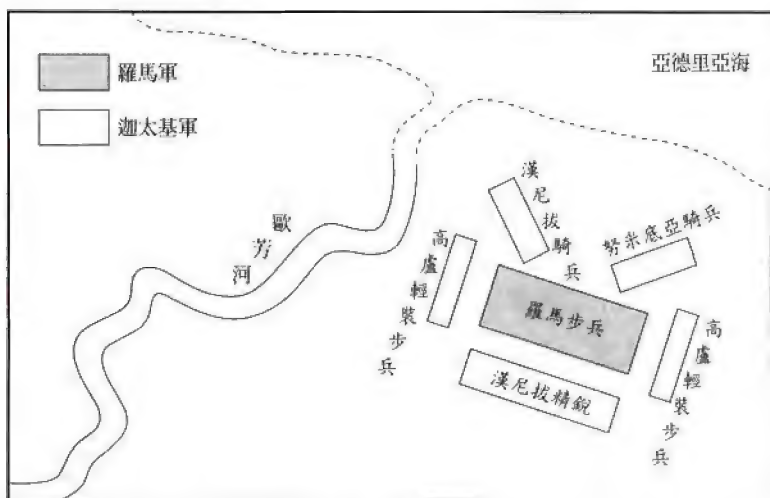
但漢尼拔組成與特烈比亞戰不同的陣形，使羅馬軍無法稱心如意。



坎尼會戰（佈戰完成的陣形）



坎尼會戰（第二階段）



坎尼會戰（最後階段）

會戰開始，兩軍皆以一般的戰法，就正面相對的位置。漢尼拔軍的左翼面對羅馬軍的右翼，在中央部分，雙方都是輕裝步兵，漢尼拔軍右翼面對羅馬軍的左翼。兩軍最先對戰的是呈弓形部分的漢尼拔高盧傭兵及羅馬的輕裝步兵。

雙方開打初期，羅馬軍較佔優勢。瓦爾羅見此情形，命令指揮步兵團的前執政官西爾維投入重裝步兵團。羅馬步兵攻來，由高盧傭兵組成的漢尼拔軍前衛，從中央凸起的弓形位置，變成中央凹下的弓形。這個弓形陣形發揮了效果，讓羅馬步兵耗費更長的時間及兵力投入攻擊中央，高盧兵雖然一直後退，但仍撐得住。

在步兵戰之後，左右兩翼的騎兵戰也接著開打。漢尼拔軍的左翼騎兵，挾三倍人數的優勢，朝執政官艾米里斯所率領的騎兵攻去，節節逼進。羅馬騎兵一點一點地被逼退，羅馬騎兵雖被逼退，但仍奮戰不懈。組成羅馬右翼的騎兵多為貴族子弟，換句話說，他們是預備軍官。

另一方面，執政官瓦爾羅所率領的羅馬軍左翼同盟國騎兵與漢尼拔的努米底亞騎兵，雙方的數量及程度差不多，剛開始旗鼓相當。

由於中央受到羅馬重裝步兵的猛烈攻擊，漢尼拔的高盧兵已支撐不住，羅馬輕裝步兵與重裝步兵進一步結合，追擊退敗的敵人。

此時，高盧兵放棄防守，分左右兩邊散去。羅馬重裝步兵與突然出現的漢尼拔重裝步兵對上，這是漢尼拔長征下的精銳部隊，雖然只有二萬，面對七萬羅馬兵仍面不改色。

戰場中央的重裝步兵戰由羅馬軍取得領先地位，但騎兵戰方



面則是漢尼拔軍較佔優勢。

執政官艾米里斯率領的二千四百名騎兵，多背河而戰，被六千名敵軍的騎兵包圍殺死，在敵軍的趕盡殺絕之下，很少能夠逃走的。艾米里斯的馬被殺，騎兵團也沒了，只好加入重裝部隊繼續奮鬥。

執政官瓦爾羅指揮的同盟國騎兵四千八百名，剛開始雖然表現良好，但不是努米底亞騎兵的對手，左翼這邊沒有阻擋逃命的河川，在努米底亞騎兵的追擊下呈鳥獸散。

羅馬重裝步兵與漢尼拔的精銳部隊展開激烈戰鬥的中央地帶，羅馬兵的戰鬥意志與戰鬥能力漸失，漢尼拔的戰術開始出現效果。

漢尼拔的精銳部隊抵抗羅馬重裝步兵的猛攻，原本看似脫離戰線的高盧兵及輕裝步兵，朝著羅馬軍騎兵被逼退的位置前進，繞到羅馬步兵團的兩邊；接著，漢尼拔左翼騎兵在擊敗羅馬軍右翼後，繞到羅馬步兵團的背後；追擊敵人的努米底亞騎兵回到戰場，漢尼拔就這樣完成了他的包圍作戰。

七萬名羅馬步兵團就這樣被五萬名的漢尼拔士兵包圍住。

這些都是組成「羅馬聯盟」的公民兵，雖然被敵人包圍，卻不輕易投降。然而就像之前的許多次戰役一樣，漢尼拔的包圍作戰就等於是全部殲滅作戰。

指揮重裝步兵的前執政官西爾維戰死，選擇下馬與部下並肩作戰的執政官艾米里斯也陣亡，擔任獨裁官法比烏斯副官的米奴迪西斯被殺，八十位加入騎兵或重裝步兵的元老院議員幾乎全部陣亡，能突破漢尼拔包圍網的人數極少。漢尼拔的包圍坎尼作戰發揮得淋漓盡致，完全殲滅羅馬軍，同時也達到使羅馬主力重裝

步兵喪失主要戰力的目的。

被俘虜的有一萬名士兵，因為沒有總司令的命令，只能留在小陣地。

當天的總司令官瓦爾羅在五十名騎兵的護送下，從坎尼沿山路往西走數十公里，逃到羅馬的殖民城市維努吉亞。此外，另有四千名步兵、二百名騎兵從坎尼往北逃至卡諾沙。其中包括十九歲的柯爾涅留斯·西比奧。他的父親在特烈比亞戰後被派遣到西班牙，將他交由艾米里斯照顧。對年輕的西比奧而言，這已經是第三次接觸到漢尼拔戰術的才華。

執政官及將官順利逃脫，將維努吉亞及卡諾沙的殘存兵力集合起來，總數不到一萬。

根據古人的記載，坎尼會戰的羅馬軍犧牲者達七萬人。漢尼拔軍則犧牲五千五百名士兵，其中三分之二是高盧兵。

以整部歷史來看，羅馬不曾如此慘敗，坎尼會戰可說是空前，而且也是絕後的戰役。

第二天起，漢尼拔軍開始拾取戰死者身上值錢的東西，一整天都處理不完。漢尼拔為了要使國人了解他的勝利，讓他的弟弟馬構涅在迦太基本國的重要人物前，將從羅馬士兵手上拔下的金戒指，堆積成山。對羅馬人而言，金戒指不是結婚信物，而是印鑑，因此又大又重。數萬個金戒指堆積如山，連我都很難想像。

羅馬平靜地接受慘敗。執政官瓦爾羅率領殘兵回到首都時，從元老院議員到一般市民，全都到城門迎接。陣亡者的家族也將服喪期間從原來的一年改為三十天。

全國聽不到對瓦爾羅的責難，原來反對他所提的速戰速決者，



也不再說些什麼。在特烈比亞、特連吉梅諾及坎尼这三場會戰中，總司令官都是平民出身，但此時沒有來自貴族的抗議，也沒有其他民族的暴動。

然而噩耗連連，坎尼敗北的陰霾尚未散去，高盧地區又傳來兩個軍團被殲滅的消息。

那一年，羅馬為了鎮壓因漢尼拔而氣勢高漲的高盧民族，派遣法務官波斯多米率領兩個軍團前去平定，但反被高盧兵攻擊，因而躲進森林中。這是一項極大的錯誤。

高盧人事先把森林中的樹木鋸斷，又將樹木扶正。高盧人將羅馬軍誘入森林後，樹木就像骨牌一樣倒下。兩個軍團八千六百名士兵被壓在樹木下面，動彈不得，躲在暗處的高盧人出來攻擊。據生還者表示，連法務官波斯多米也犧牲了。

羅馬在幾天內失去了八萬名士兵，體察民情的元老院決定派使節請求天啟。結果是由撰寫第二次布尼克戰史的元老院議員法比烏斯·彼德前去希臘神殿戴爾菲祈求天啟，這項舉動是顯示羅馬人信心動搖的唯一證據。

另一方面，位在坎尼的漢尼拔陣營大肆慶祝勝利，將官們也紛紛對進攻羅馬之事進言。其中一人甚至說，今天攻過去，五天後就可以在卡匹杜里諾山丘吃晚餐。

三十一歲的勝利者——漢尼拔並沒有把這些話聽進去，他深信羅馬的崩潰取決於「羅馬聯盟」的瓦解，現在攻打首都還太早。有一位將官對漢尼拔這麼說：

「你知道你的勝利掌握在手中，但不知道能否運用這個勝利。」也許年輕的漢尼拔當時心中仍很迷惑。就像後來敘拉古及迦

太基的例子一樣，要攻打防禦堅固的大城市，必須要花上二、三年的時間，並非一天就能決定勝負。在長期的攻城戰中，高盧兵靠不住，能仰賴的只有手邊的二萬五千名士兵。以這種程度的戰鬥力強行攻打大城市，簡直是以卵擊石。

而且羅馬這個國家，並非將所有機能集中在首都，漢尼拔不能忽視這一點。

羅馬是由點與線連結起來的國家，在同盟城市間的殖民城市，有許多羅馬公民及拉丁公民遷徙到這裡居住，皆擁有相同的權利。凡是擁有羅馬公民所有權的人，也就具有士兵的身份。這些士兵集合起來，要攻打漢尼拔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無論如何，瓦解「羅馬聯盟」，進攻義大利，是漢尼拔既定的基本戰略。坎尼的勝利基本上也是循著這個基本戰略而來。

在坎尼會戰後，漢尼拔仍將俘擄的羅馬公民兵及同盟國兵分開，讓後者自由回國。漢尼拔的敵人是羅馬，於是也釋放羅馬以外的非義大利人。

同時，漢尼拔也分秒必爭，既不攻打首都，也不迫擊敵軍，而將軍隊往南送，目的是為了逼迫南義各城市叛離「羅馬聯盟」。

除了義大利半島的鞋尖部位卡拉布里亞地方有一、二個城市試圖抵抗，其他都打開城門迎接漢尼拔。但由於殖民城市的要塞化建設得十分紮實，居民也都是羅馬兵，彷彿茫茫大海上時時看到羅馬的影子。這個地區內的同盟國，僅剩下臨著墨西拿海峽的雷其歐仍舊站在羅馬那邊，主要因為雷其歐長期得到來自西西里內親羅馬勢力的援助。因此，「羅馬聯盟」須先從南端瓦解。

當時羅馬最頭痛的是加普亞的叛變。



加普亞在義大利中部的坎帕尼亞地方，是個比拿坡里還重要的城市。這個城市位在拉提那大道及阿底亞大道的交叉點上，羅馬賦予這地的居民「無投票權的公民權」。除了沒有參與羅馬國政的權利外，其他皆與一般羅馬公民的法律地位相同，加普亞的自治權也完全被承認。因此，加普亞也是「羅馬聯盟」的同盟國之一，加普亞公民有參加羅馬軍的義務。到目前為止，也和羅馬公民兵一起對抗漢尼拔。

加普亞離開坎尼敗戰後的羅馬，其實與漢尼拔釋放同盟國兵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加普亞派遣公民代表到漢尼拔陣營去，提出以下條件要求單獨和談：

- 一、締結和約後，無需提供士兵給漢尼拔軍。
- 二、承認加普亞境內完全自治。
- 三、以漢尼拔手邊俘虜的三百名羅馬公民兵，交換參加西西里防禦的三百名加普亞兵，送回加普亞。

漢尼拔完全接受這些條件，和談成功。

如果是位置有利的城市國家，周邊擁有幾個衛星城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加普亞的叛變也影響了附近四個城市在中、南義種下分化「羅馬聯盟」的種子。

坎尼勝戰的西元前 216 年冬天，漢尼拔以及他的屬下，從離開西班牙後的第三年，第一次不在軍營中打地鋪，而是打樁蓋屋，終於可以安穩地睡在床鋪上。西元前 216 年到前 215 年間的冬天，漢尼拔決定在加普亞過冬。漢尼拔在這個伊特魯里亞人建設的大城市，在告別三十一歲的同時，也在等待「羅馬聯盟」的瓦解。

亞歷山大與漢尼拔

如果要探尋二千三百年前亞歷山大的事蹟，我們必讀普魯塔克的《列傳》，但從作品中我們看不出亞歷山大的個性，也沒有關於亞歷山大戰略、戰術的探討。這是因為西元一世紀的希臘知識份子普魯塔克對這些沒有興趣，也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但是古代有關亞歷山大的書，不只有普魯塔克一人撰寫。亞歷山大完成的遠征及英年早逝的故事，為後人所津津樂道，許多歷史學家都視撰寫這個青年天才的業績為一大挑戰。在當時，也沒有史料不足的問題。

亞歷山大帶了兩位記錄員同行。兩位歷史學家根據這兩位記錄員的資料，在亞歷山大死後，立即作傳。

但這兩位記錄員及兩位歷史學家的著作都已失傳，只能憑普魯塔克的《列傳》及庫爾第吾斯·盧佐的《亞歷山大王傳》來了解亞歷山大。相較於亞歷山大死後百年出生的漢尼拔，我們可閱讀的資料則少得可憐。

要記載戰略或戰術，須有相當的興趣及專業知識。包括普魯塔克在內，許多古代歷史學家皆熱衷於讚揚亞歷山大的功績，而忽略他是如何落實執行的部分。親自率領軍隊的庫西諾芳、參加伯羅奔尼撒戰役的修西狄底斯、或擔任亞該亞同盟軍的騎士團長波力比維斯等諸位富有參戰經驗的歷史學家，未能寫下亞歷山大的事蹟，甚為可惜。

無論生在哪一個世代，都會有人想要鑑古知今。漢尼拔也是其中一位，西比奧曾問他，誰是最優秀的武將，漢尼拔便把亞歷



山大列名為第一位，甚至認為比自己更優秀。如果只是人云亦云，不會有如此肯定的答案，必然是經詳細研究，透澈了解後，才將他置於第一位。

漢尼拔從進攻義大利之前，一直到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之後的期間，都帶著一名希臘人，叫做錫連納，是隨行的記錄員，同時擔任教授漢尼拔希臘語的工作。當時有關亞歷山大的書籍，全是以希臘文書寫的。錫連納就是負責讀有關亞歷山大的書給漢尼拔聽，其中，漢尼拔當然最關心亞歷山大的戰略與戰術部分。

後來被尊稱為大帝的亞歷山大，在二十二歲那年帶著三萬六千名士兵進攻波斯帝國，對抗可動員十萬至二十萬名士兵的波斯國王大流士，還贏了兩次。波斯方面戰死約十萬人，但亞歷山大這邊卻只損失二百至三百人。也許會讓人以為古人好大喜功的癖性，是否少寫了一個或兩個零。但大獲全勝的結果是毋庸置疑的。

為什麼這一切是可能的呢？對一般人而言，可能只會說「太偉大了」、「好厲害」等感歎語；但對一名武將而言，這可說毋寧是一大刺激，尤其對只有羅馬十分之一兵力的漢尼拔而言，更是關心這個問題。

亞歷山大十八歲那年，他父親馬其頓王菲力普二世率軍，與底比斯及雅典聯軍展開凱洛涅亞會戰，他也參加了這場戰爭，並負責指揮騎兵團。馬其頓軍與底比斯、雅典聯合軍人數相當，但最後由馬其頓方面獲勝，致勝關鍵在於馬其頓騎兵的行動。

在古代，無論是希臘或羅馬，重裝步兵都是軍隊的主力，是公民的中、上階層組成。在凱洛涅亞會戰中，馬其頓軍的步兵及騎兵是十比一的比例。

年輕的亞歷山大體認到騎兵的重要性，親自指揮騎兵，以此來決定勝負。二年後，他東征時的戰力為三萬一千名步兵加上五千名騎兵，步兵與騎兵的比例是六比一，為了提高騎兵的戰鬥力及防禦力，甚至考慮配置重裝步兵。

仔細閱讀滿載禮讚亞歷山大的歷史後，只要認真看，還是可以看到些許有關戰術、戰略的記載。比如「從敵軍的側面攻擊」或「繞到背後」等，在面對五倍戰力的伊沙斯會戰中，記載著「亞歷山大了解到戰爭的情勢，雖知自己的主力軍在於重裝步兵，但仍判斷應以騎兵來決勝負。」

馬其頓的年輕武將——亞歷山大靈活運用步兵及騎兵甚於發揮騎兵的機動力，有效地同時運用步兵及騎兵。活用整體軍隊，讓敵軍的主戰力變成非戰力化。

當時的戰鬥方式是步兵和步兵打，騎兵和騎兵打。利用騎兵的機動性，追擊逃走的敵人，這種戰法是以「量」取勝。大流士認為派出大量士兵可彰顯帝國的偉大，因此將十五萬名士兵送上伊沙斯戰場，但亞歷山大並未因此退縮。在伊沙斯戰役之前，亞歷山大只和波斯交手過一次，在伊沙斯戰場也是第一次與大流士對決。在亞歷山大之前的戰鬥，都以數量定勝負，這也是波斯方面派出大軍的原因。但這位馬其頓的年輕人卻改變了許多以往的戰鬥方法。

對亞歷山大而言，步兵或騎兵都是配合戰術在戰場上移動的馬。他有時命令騎兵走進步兵，或者命令騎兵去碰撞步兵。對貴族出身的騎兵，他不注重他們自負的心理尊嚴問題，只重視是否有效發揮自軍的最大效率。這是他致勝的關鍵。



天才不僅是能發現只有他看得到的新事物，還能洞察他人未發覺的舊事物。

有效運用軍隊各部分，以量取勝，任誰都想得到。但是戰場上的亞歷山大，掌握戰鬥主導權，不等對方出擊才作反應。他曾說：

「戰鬥是激動的状态，因此戰場上所有行為都是激動的。」

因此，亞歷山大在戰場外特別慎重，對於伊沙斯戰敗的大流士也不深加追究。至於逃到內陸的波斯王則暫且不管，先專心鎮壓地中海沿岸。在敵人土地上戰鬥的亞歷山大，認為確保從希臘來的補給線非常重要。之後，在加烏加梅拉再次戰勝大流士後，暫且先不追擊，而以攻略巴比倫 (Babylonia)、蘇薩及佩爾西波里斯為優先。當這些波斯的重要城市到手後，才準備追擊大流士。

戰勝後不繼續追擊，而以攻略周邊地區為先，的確是亞歷山大的做法。他僅帶著三萬六千名士兵東進，在行軍途中，漸漸加入當地人的士兵，使軍隊的希臘色彩漸淡。

漢尼拔的做法與以上所述的亞歷山大戰略都相同，特別是最後一項。漢尼拔特別重視「羅馬聯盟」的解體，但是漢尼拔面對的敵人，不是波斯或其他習慣專制君主制的東方人 (Orient)，而是義大利的伊特魯里亞人或希臘人。他們與羅馬維持幾乎平等的同盟關係。經過「基礎建設」的羅馬化過程，與羅馬人成為經濟命運共同體。

漢尼拔的確是向亞歷山大學習，但畢竟是兩個不同的人，亞歷山大不像漢尼拔，會趁敵人不注意之際攻擊或是突然採取某項策略。這並非希臘人與迦太基人民族性的不同，而是歸結於亞歷



山大與漢尼拔的個性不同。在希臘神話英雄中，亞歷山大最欣賞高貴、勇敢但不善謀略的阿奇里斯。漢尼拔的喜好我們不知道，也許他會說他喜歡用計謀攻陷特洛伊城的奧德修斯。

再怎麼巧妙的戰略戰術，如果和執行者的個性不合，是很難成功的。如果能像與自己的肌膚貼合般，那麼就可以自然地運用戰術了。雖沒有西元前四世紀「阿奇里斯」的夜襲，但漢尼拔可稱得上是西元前三世紀的「奧德修斯」。

要展開有機的戰鬥必得運用騎兵，這是漢尼拔向亞歷山大學的。羅馬既然已經吃了漢尼拔四次敗仗，為何不增強騎兵的實力呢？是沒有注意到騎兵的機動性嗎？或是想增強但有什麼原因沒辦法做到。

羅馬方面早在提西諾之戰就注意到漢尼拔騎兵的優勢。當時敗戰的執政官柯爾涅留斯，也針對這點向元老院提出報告。此外，在特連吉梅諾戰敗後的執政官弗拉米尼烏斯決定南下追擊漢尼拔時，要求在利米尼的執政官西爾維先派遣騎兵團前來。這說明羅馬的司令官完全了解漢尼拔的優勢在於騎兵，但卻不能增強自己的騎兵。

這與共和政體羅馬軍隊的編組有很大的關係。當時羅馬軍隊的主力是重裝步兵，是由公民的中、上階層擔任，這也是作為公民的義務。重裝步兵體現共和羅馬的精神。

如果削減重裝步兵，等於是喪失共和政體羅馬的精神。拿日本來比喻，如果將日本的「大和」精神除去，那麼日本就不是日本了。雖說騎兵很重要，但如果把重裝步兵轉化為騎兵，那羅馬人就不是羅馬人了。



五百年來一直以重裝步兵為主力的軍隊，是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加以改革的。

此外，當時的羅馬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各國一樣，不易集結騎兵的兵力。因為義大利亞平寧山脈周圍的馬匹產量很少，而騎兵須在有馬的地方才會產生。

希臘人是科學的鼻祖，羅馬人是工學的天才，但都沒有想到發明「馬鐙」，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醫學之祖波克及古代醫學大成加連努曾經記載有關騎兵的腳病，因長期懸在半空中造成瘀血，是騎兵的職業病。

古代騎兵和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一樣，只放置一個簡單的馬鞍，兩腿一跨，沒有馬鐙。垂下的兩腳只要一踢馬腹，就可操控馬匹，沒有馬鐙也可以騎馬。

但是在馬上如果要射箭或刺槍時，不可能不會摔下來，這就需要馬鐙，才能把身體固定在馬上。這項技術也須要從小訓練，是一項特殊的技能。

因此會騎馬的人，不是那些從小生長在山野與馬為伍的人，就是社會地位高、家境富裕的子弟。羅馬的稅制中，以所有財產最高的第一階層擔任騎兵也是這個道理。雖知急需騎兵，但無法立即補充，也是這個原因。

就這方面來說，專制君主國的馬其頓以及實施傭兵制的迦太基，比較容易加強騎兵兵力。亞歷山大東征時，曾向北邊的色雷斯徵募大量的騎兵。漢尼拔也從北非的努米底亞招募騎兵，這是地中海世界中聞名的騎馬民族。

羅馬軍在取消公民兵以後，仍以重裝步兵為軍隊的主力。至於如何加強騎兵戰力，則是個經常討論的話題。凱撒也從騎馬民

族高盧人募集騎兵，他們是與努米底亞並列的騎馬民族。然而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時，高盧人是羅馬的敵人。總之，漢尼拔從亞歷山大那裡了解到騎兵的重要性，將努米底亞及高盧兩個地中海世界有名的騎馬民族納入自己的軍隊中。

羅馬騎兵兵力增強一事，遭遇多重困難。一直到坎尼戰敗後十四年，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幾乎是等到漢尼拔的弟子以後才出現。

馬鎧一直到西元十一世紀才普及，騎士在中世紀的黃金歲月，也是拜馬鎧之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期

(西元前 215 年～前 211 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

茅盾

看過英國 BBC 公司製作的紀錄片節目後，十分佩服英國人的冷靜與客觀，即使事前不知道是哪家公司製作的，只要一看看到如此高品質的節目，就知道是 BBC 公司出品的影片。他們嚴謹的態度最適合製作歷史影片。雖然在法、德、義都有優秀的歷史學家，但英國研究者的作品，讓人覺得最可靠。

在英國人冷靜的敘述中有時也有熱情的表現。讀到此處時，不禁苦笑起來，這令我想到「敦克爾克 (Dunkirk) 之後的英國之役」。

即使沉著冷靜而且知性的英國人，談到這個時期的羅馬也不禁熱血沸騰起來。從這裡開始我們要談羅馬人在被漢尼拔摧毀後所發生的故事，就像從敦克爾克撤退後，美國人參戰，幫助英國人奮起抗戰的故事一樣。

在坎尼會戰之後，漢尼拔的弟弟馬構涅帶著羅馬兵的金戒指回到迦太基。在迦太基的元老院議場內，大家看到堆積如山的金戒指，不禁喧譁起來。漢尼拔的死對頭——重視國內派的哈農提出質疑：

「拉丁民族中，有哪個部族向我方輸誠？三十七個拉丁殖民城市中，有幾個脫離陣線，向我軍投降的？」

年輕的馬構涅緊張得向這位有勢力的長者報告：

「一個也沒有。」

哈農接著問：

「這麼說來，敵人依舊十分強大囉！另外，一向支持羅馬的殖民城市或同盟城市，是否已有脫離羅馬的傾向？」

「不，還看不出來。」



「羅馬人向漢尼拔提出談和了嗎？」

「還沒。」

「這和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時一樣，即使是在坎尼會戰獲勝，迦、羅兩國還是停留在對戰狀態。各位，我建議此時我們應該和羅馬和談。」

但是，羅馬方面並不希望和談。

漢尼拔此時正在南義最大的城市加普亞過冬，做了很多他從前不敢做的事。他無條件釋放同盟國的俘虜後，首次與羅馬公民兵俘虜面對面，語調平緩地說：

「我不是以消滅羅馬人為目的而戰，我是為了名譽及霸權而戰。在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時，家父向你們的父執輩讓步；這次，我靠我的才能及諸神的庇護，要你們讓步。凡是支付贖金者，可以放他走。」

當時羅馬公民兵俘虜人數將近八千人，這些都是坎尼會戰時的俘虜。之前四次戰爭的俘虜都已被殺光。漢尼拔要俘虜們自己選出十位代表，並派遣一名他的部下隨同這十位俘虜回羅馬。

無條件釋放所俘虜的同盟國士兵，目的是要促進同盟國脫離「羅馬聯盟」。釋放羅馬公民兵俘虜後，立刻就會變成敵人的戰力，但漢尼拔為什麼要縱虎歸山呢？推敲他的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漢尼拔為確保自己軍隊的軍糧已傷透腦筋，一下子多了八千張嘴讓他更吃不消。

事實上，漢尼拔所要求的贖金不高，與一般普通奴隸的價格相同。這樣的贖金，堪稱便宜。第一次布尼克戰役中，羅馬與迦太基間經常進行俘虜交換，當哪一邊人數較少時，就以贖金來抵

銷。但是當時支付贖金者通常是迦太基。

但坎尼戰後的現在與當時不同，羅馬沒有俘虜可和迦太基交換，既然自己的士兵能被釋放，也只好支付贖金。總之，漢尼拔並無特別寬大之處，也不是做了什麼了不得的事。

第二個理由是，漢尼拔在進攻義大利後，藉著首次釋放俘虜，放出試探和談可能性的風向球。

經過四次敗戰，自信盡失的羅馬，可能會回應和談，放棄西西里、薩丁尼亞及加普亞以南的南義大利。對漢尼拔來說，這就等於達到進攻義大利的目的。這不僅收回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所失去的土地，更進一步獲得義大利南部富饒的土地。

回到首都的十位俘虜代表希望在元老院說話，馬上獲得批准。但隨行的迦太基士兵沒辦法一起進入羅馬城，只能在外面等候。

在元老院議員面前，十位俘虜代表轉達了漢尼拔要他們說的話，也提到贖金的金額。俘虜當中有他們的同事和親友，元老院議員悲痛地聆聽著。但是等俘虜退出會議廳之後，議員們討論的結果卻是反對支付贖金，俘虜們帶著這個答案回到漢尼拔軍營。

羅馬人不認為被俘虜是一件羞恥的事，羅馬也並非不需要這八千名戰士，也不是付不起這八千人的贖金。

八千名羅馬公民兵相當於兩個軍團，羅馬在西元前 216 年坎尼會戰大量損失士兵後，更需要兵源。當時的羅馬，除無產階級外，連預備役也被徵召，忙著組成新的軍團。但這樣仍嫌不夠，甚至想到從奴隸中挑選志願者，向他們的主人買下，組成兩個軍團。如果購買這八千名奴隸並約定在戰爭之後支付費用，這筆費用幾乎與漢尼拔所要求的贖金不相上下，因此與其買奴隸，不如



付贖金。而俘虜中也有不少經濟狀況不錯的。事實上，在元老院的討論中，有人曾提出讓俘虜自費支付贖金，付不起的再由國家出錢。

羅馬並非拒絕買回俘虜，而是拒絕漢尼拔和談的試探。漢尼拔聽到俘虜代表們帶回來的答案後，將八千名俘虜全部賣到希臘當奴隸。

羅馬堅持抗戰到底，元老院議員除了不動產以外，捐出所有財產。此外，政府也發行國債，除無產階級外，全部依照他們的經濟能力配發購買。

羅馬也收到各同盟國的資金援助，拿坡里送來二十五壺金幣，但元老院只是象徵性收下一壺，其餘二十四壺皆退回。敘拉古送來小麥及一部隊的士兵，羅馬僅接受士兵，並支付小麥的錢。羅馬希望同盟國提供兵力，但不要求提供資金。

但是到了西元前 215 年，羅馬的情形一直不見好轉，甚至每況愈下。

西元前 215 年春天，羅馬多年的好朋友——敘拉古國王希耶隆以九十歲高齡逝世，繼承人是十五歲的孫子。少年君主繼位，內亂頻傳。漢尼拔派遣工作人員（並非軍隊）前往，結果政變成功。少年君主被殺後，敘拉古放棄與羅馬同盟，轉而與漢尼拔結盟。漢尼拔向敘拉古的政變派暗示，如果向迦太基靠攏，敘拉古將獲得西西里全島的主權。

包括西西里在內的義大利南部，現在重要的城市有拿坡里、巴勒摩。但西元前三世紀時，尚有加普亞、塔蘭托以及敘拉古等。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第四年，漢尼拔奪走加普亞及敘拉古。

出乎漢尼拔意料之外的，馬其頓王菲力普五世也向漢尼拔提出加盟。至此，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有別於第一次是兩國間的戰爭，發展到大戰的氣氛愈來愈濃厚。

那一年，二十二歲的菲力普強烈意識到自己身為亞歷山大的後繼者，想再次奪回希臘霸權。羅馬以驅逐海盜、維護亞德里亞海域安全為名，平定伊利利亞族，勢力擴張到希臘西海岸。對菲力普而言，羅馬是個麻煩。馬其頓王知道漢尼拔大勝羅馬的消息後，決定與漢尼拔並肩作戰，於是派遣使者去覲見漢尼拔，除了提出結盟外，馬其頓王與漢尼拔組成聯合戰線，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馬其頓王率軍，擊退希臘西北岸伊利利亞地方的羅馬勢力。

第二階段：馬其頓軍接著攻擊希臘西南岸阿波羅尼亞及杜拉則的羅馬軍基地。

第三階段：馬其頓率軍登陸義大利，與漢尼拔聯合攻打羅馬。

雙方交換的條件是，戰後漢尼拔須承認希臘西岸全是馬其頓的領地，漢尼拔也親自率軍登陸希臘，協助馬其頓王稱霸希臘。

漢尼拔無條件接受馬其頓王的提議，西元前 215 年初，迦太基與馬其頓兩個地中海強國結盟。

羅馬很快就知道結盟的內容，因為馬其頓的使節在返回馬其頓的途中，被駐守在布林迪西的羅馬海軍逮捕。

漢尼拔竟然會答應借力給馬其頓，幫助馬其頓恢復在希臘的霸權這種條件，令人懷疑漢尼拔是否真的仔細考慮過結盟的條件。但另一方面，他也是輕易地答應將西西里讓給敘拉古王，可見三十二歲的漢尼拔一心只想擊敗羅馬。擊敗羅馬之後，敘拉古等就



不算是什麼敵人了。與馬其頓王的協約也不過是一張紙而已。目前，如果讓敘拉古及馬其頓參戰，可馬上增強戰鬥力，百利而無一害。

因此，西元前 215 年起的羅馬，東西南北四面環敵。

東邊是馬其頓，南邊是敘拉古，西邊是西班牙，北邊是高盧民族，而義大利本土上，則是最強的敵人漢尼拔。

羅馬的元老院已變成總參謀本部，對整個情勢作全盤評估、絕地逢生。研析每一條戰線後，從最緊急的戰線開始集中力量反攻。

在馬其頓戰線方面，由於握有迦、馬同盟條約的使節落入羅馬軍的手中，造成漢尼拔和馬其頓王之間沒有完全溝通好。那一年，馬其頓方面也無任何行動。羅馬為爭取時效，先強化布林迪西基地的海軍。布林迪西位於阿底亞大道的終點，羅馬可輕易派軍前往，不僅可維護亞德里亞海的制海權，同時可以有效防止馬其頓軍渡海過來。在這個戰線上，羅馬採用外交戰的方式，因為羅馬沒有時間派遣大軍到希臘去。

敘拉古已向迦太基輸誠，如果繼續放任下去將會導致失去整個西西里。一旦失去西西里，就會失去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制海權，因此羅馬軍開啟了南邊的戰線。

羅馬必須確保西西里其他地方的忠誠，使西西里不致動搖叛變，這比攻打敘拉古來得重要。敘拉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斷絕迦太基與漢尼拔之間的支援聯繫。因此必須絕對掌握制海權，不能讓西西里落入敵人手裡。

由於無須立即與敘拉古作戰，因此先派坎尼會戰的殘兵到這一條戰線上，也可掃去士兵們戰敗的陰霾。

此外，對漢尼拔而言，西班牙是個比迦太基更重要的後勤地。而西班牙本土也正在進行另一場戰爭，柯爾涅留斯兄弟屢奏戰果，越過厄波羅河後向南進攻，羅馬方面略佔優勢。羅馬在坎尼失利及敘拉古叛變後，正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只有這條戰線是羅馬人唯一一條值得欣慰的戰線。

北邊戰線方面，兩個軍團中了高盧人的計謀，在森林中全被殲滅，因此羅馬軍從盧比孔河以北完全撤退。為了防止高盧人這股新興戰力與位於義大利南邊的漢尼拔會合，因此將坎尼的敗將瓦爾羅送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皮伽諾，主要是著眼於皮伽諾位在銜接利米尼及南義的戰略位置。羅馬政府命令他發動附近的居民，組成一個軍團，當時的羅馬實在沒有餘力再派羅馬公民兵前去支援。

首要的戰略就是斷絕漢尼拔的補給線，將他孤立於義大利之內。如果不能成功，那麼持久戰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要讓漢尼拔孤立無援，消耗殆盡；說是如此，做來可不是容易的事。坎尼會戰後，羅馬人再度見識到漢尼拔的才能。雖然沒有反對繼續作戰的聲音，但體會到改變戰略的必要性。

「堅持的男兒」法比烏斯再次出場，持久戰論有了新的詮釋。

坎尼戰後第二年，西元前 215 年，元老院選出法比烏斯為執政官。這一年開始的持久戰法與獨裁官時代法比烏斯的持久戰，內容大不相同。以前是兩位執政官同時率領軍隊直接對抗漢尼拔，現在是以分散幾處的方式進行。

這也是羅馬人已完全了解敵人只有漢尼拔一個。換句話說，對付漢尼拔要用會戰，特別是當遭遇沒有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時，必須毫不猶豫進行攻擊。



說來有些諷刺，這個戰略是羅馬在坎尼戰敗後才使用的方法。因為漢尼拔在坎尼之戰勝利後，支配了義大利南部相當大的範圍，迫使漢尼拔必須防守的都市與地方增多，不得不反攻為守。向來神出鬼沒的漢尼拔，很難在這麼大的區域內發揮，而且光靠一個人也心有餘而力不足。

坎尼戰敗後的羅馬，面對只有一個敵人的情況下，採取老鼠躲貓的策略；但羅馬人也不算是老鼠，看到貓時不必躲起來，只要盡量避免正面衝突，堅守周邊的方位，見縫插針，有洞就鑽。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中，西元前 215 年到前 211 年的這四年是羅馬最艱苦的時期。一方面專心於防衛戰，一方面元老院派遣四名武將鎮守前線，士兵盡可能一年輪調一次，但司令官不換人。

在共和政體下的羅馬，執政官不得連任，於是以「前執政官」、「法務官」、「前法務官」等官職頭銜率軍。由於戰線拉長，同時需要多位司令官，也算是彌補每年更換司令官的缺點。相對的，漢尼拔的優點就在於由一個人從頭到尾握有指揮領導權。

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 (Fabius Maximus) (貴族) ——西元前 215 年時，正值六十歲，有個綽號叫做「義大利之盾」，取代原本「堅持的男兒」這個綽號。

克勞狄斯·馬爾喀斯 (Claudius Markels) (平民) ——西元前 215 年時，正值五十五歲，他主張積極戰法，有「義大利之劍」的稱號。

善普羅尼斯·格拉古 (Senplonius Glacks) (平民) ——西元前 215 年時，正值四十二歲，負責訓練奴隸成為抵抗漢尼拔戰力的困難任務。

華雷利烏斯·瑞維努斯 (Varelius Revinus) (貴族) ——當時五十歲左右，雖是武將，但具有外交及行政長才。元老院賦予他與他國交涉參戰的任務。

在這四人名字後面加上貴族、平民，說明了當時羅馬國內輿論的狀況。而這四位將官的部下，也是由貴族、平民出身者所組成。通常如果總司令是平民出身，那麼他的副將是貴族出身。

當國內言論分裂，容易造成國家的危機，所幸羅馬沒有發生這種情形，這是在敗給漢尼拔後，羅馬所剩下最具潛力的地方。

南義的大部分地區納入漢尼拔的勢力範圍，加普亞脫離「羅馬聯盟」後，在坎帕尼亞地方，並未引發叛變的骨牌效應。其餘的羅馬同盟城市及殖民地都留在「羅馬聯盟」內，這也是羅馬作戰的重要籌碼。

同時，屬省也未脫離羅馬。迦太基本國曾趁機攻打薩丁尼亞，但原住民加上羅馬軍的支援，擊退迦太基軍。在敘拉古脫離羅馬後，西西里其餘城市皆維持現狀，這是因為羅馬統治屬省的政策良好的緣故。即使在第二次布尼克戰役時，屬省省民仍是繳納十分之一稅，並未增稅。南義被漢尼拔拿去後，小麥供應不足，雖然要求屬省提供，但超過十分之一稅的部分，羅馬以購買的方式取得。

羅馬的做法，除了是自我炫耀以外，也是為了防範同盟國或屬省叛變，而羅馬也充分達到這個目的。因此，除非漢尼拔以武力鎮壓，否則羅馬不必擔心友邦會叛變。

為了不讓漢尼拔擁有更強大的武力，羅馬一方面避免正面衝突，一方面防止敵方擴充武力。西元前 215 年到前 212 年間，羅馬全力解決這個最大的難題。



另一方面，漢尼拔也並非完全沒有顧忌。他害怕在義大利被孤立，因此需要設備完善的海港作為迦太基補給船隊的港口。加普亞雖然是個重要城市，但不靠海，而塔蘭托仍在羅馬手中。他急需要一個坎帕尼亞地方的海港城市，如果能取得拿坡里、坡佐里或庫馬，迦太基的補給船可從羅馬制海勢力範圍外繞過來。如果不是這樣，原來就持消極態度的迦太基本國，將以船隻無法安全靠港的理由，不對漢尼拔提供積極支援，反而提供支援給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勢力。漢尼拔最小的弟弟馬構涅回到迦太基本國報告勝利的消息後，原應帶著支援部隊回到義大利，但本國政府卻命令他和支援部隊先到西班牙。因為從迦太基到西班牙，只須渡過直布羅陀海峽而已。西元前 215 年，漢尼拔的軍事行動都集中在取得坎帕尼亞地方的海港城市。

羅馬為了防堵漢尼拔，派法比烏斯、馬爾喀斯及格拉古等三名武將加入坎帕尼亞地方的戰場。漢尼拔的目標是拿下拿坡里、坡佐里，這些都是有深水海灣的良港。

羅馬三位武將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包圍在加普亞的漢尼拔。

執政官法比烏斯率兩個軍團，在加普亞西北方二十公里佈陣。一方面可以監視拉提那大道，同時可以防守首都羅馬。前法務官馬爾喀斯在加普亞東南方佈陣，也有兩個軍團。西南方則是執政官格拉古的兩個軍團，監控阿底亞大道。一旦漢尼拔想攻擊拿坡里或坡佐里，馬爾喀斯及格拉古就可以出兵夾攻。對漢尼拔而言，唯一沒有敵人的東北方，是亞平寧山脈。

漢尼拔知道如果出兵，將無法應付這三支軍隊。在那種狀態下強行取得海港太過冒險，而且他一半的軍隊已前去征服南義，

以另一半的戰力，當然不是羅馬六個軍團的對手。結果雙方只發生一些小型會戰，快到冬天時，漢尼拔率軍朝南義方向前進。

那一年，羅馬軍沒有戰勝漢尼拔，但也沒有輸。漢尼拔認為加普亞雖然有堅固的城牆，但在此過冬十分危險。就算安然渡過冬天後，到了明年春天可能也會被圍困在這裡，況且舒服的生活會墮落士兵們的戰鬥意志。結果，漢尼拔只在加普亞冬營一次，之後都在南義野營。

第二年，西元前 214 年，法比烏斯及馬爾喀斯破例續任執政官。雖然沒有顯赫的戰果，但公民大會支持法比烏斯的戰略。前一年的坎尼敗戰使羅馬軍減為十四個軍團，因此羅馬在那一年增強兵力，二十個軍團皆投入全部的戰線。

羅馬派遣兩個軍團到盧比孔河以北駐守，基地設在弗拉米尼亞大道的終點——利米尼，主要任務是阻止高盧兵與漢尼拔軍會合。

由於利米尼是北邊的最前線，瓦爾羅組成一個軍團駐守利米尼及南義間的聯絡要塞皮伽諾。

首都羅馬有兩個軍團防衛。

此外，在最有可能遭遇漢尼拔的坎帕尼亞地方，有法比烏斯及馬爾喀斯兩位執政官率領四個軍團駐守。

在漢尼拔正進攻的羅庫力及普魯西，也就是義大利地圖上長靴鞋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亞地方，有前執政官格拉古率領由奴隸所組成的兩個軍團駐守著。

在長靴後跟部位的普利亞地方，法比烏斯的兒子率領兩個軍團防守塔蘭托。



在西西里，則由坎尼會戰的殘兵組成兩個軍團防守敘拉古。

西班牙戰線方面則由柯爾涅留斯兄弟率領兩個軍團對抗漢尼拔的弟弟。

在迦太基本國試圖光復失敗後，薩丁尼亞島也屯駐有兩個軍團，以維護義大利以西的制海權。

自西元前 214 年起，同時展開對抗馬其頓的戰線。瑞維努斯率領一個軍團負責這條戰線。

羅馬公民加上同盟諸國士兵組成二十個羅馬軍團，共計十六萬名士兵。原本如果完全發揮「羅馬聯盟」的機能，應該有十九萬名士兵。但許多南義的同盟城市未參加，所以只有十六萬。「羅馬聯盟」具有動員七十五萬兵力的實力，但漢尼拔勢力下的地方可動員兵數可達十五萬。在這十五萬都不能動員的情形下，雖然軍團數目增加，但每一個軍團的兵數自然減少。

還不到春天，漢尼拔就北上，那一年他也是以取得坎帕尼亞地方的海港為目標。連原要征服南義的那一半軍隊，也被徵召北上，無非就是想要取得海港。

為了與漢尼拔會合而北上的迦太基第二軍，遇到格拉古的奴隸軍團。格拉古答應這些奴隸如果戰勝就還他們自由，因此奴隸軍團特別賣力，慘烈的戰鬥造成迦太基第二軍的大失血。

這也迫使漢尼拔不得不改變戰略，以他目前手邊的兵力，即使只待在坎帕尼亞地方，也不是法比烏斯、馬爾喀斯以及格拉古等六個軍團的對手。那一年，漢尼拔把力量集中在小型會戰並非白費力氣，先把坎帕尼亞地方放在一邊，將目標定在塔蘭托，率軍南下。塔蘭托是個天然良港，但格拉古的奴隸軍團追擊在後。

由於漢尼拔南下，執政官馬爾喀斯攻擊加普亞北邊的卡西利



那城。漢尼拔考慮到加普亞位在平原，容易受到敵人的包圍，因此在附近的卡西利那建築可容納全軍的要塞，除了距離加普亞不遠而且不易圍攻外，又可兼具在坎帕尼亞過冬及安全防衛的優點。

執政官馬爾喀斯指揮兩個軍團猛攻卡西利那，留守的漢尼拔軍士兵抵擋不住，終被攻陷。如此一來，漢尼拔只好趁冬天回到南義。

漢尼拔想以武力攻佔塔蘭托，但因受到格拉古及法比烏斯兒子等四個軍團的阻撓，一直沒有進展。兩軍雖然避免會戰，但游擊戰不斷。那一年在冬天來臨之前，漢尼拔一直無法攻下拿坡里及塔蘭托。

在軍事及外交雙管齊下，對馬其頓戰線開始發生效果。負責這條戰線的瑞維努斯雖然只有一個軍團，但由於有效掌握布林迪西基地的五十艘軍艦進攻，擊退佔領希臘西部羅馬軍基地阿波羅尼亞的馬其頓王，將馬其頓王趕回國內。

瑞維努斯的外交戰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羅馬元老院知道馬其頓參戰的消息後，立即派遣特使到埃及，與托勒密王朝結盟，同時與敘利亞的塞流卡斯王朝達成維持中立的協議。瑞維努斯依據元老院的指示，向阿耶多利亞人進行反馬其頓的工作。

阿耶多利亞人住在馬其頓以南的阿耶多利亞地方，長年受到馬其頓侵略之苦，羅馬於是利用此地人民反馬其頓的情結，以羅馬從西邊派兵及以二十五艘船支援的條件，使阿耶多利亞人同意進攻馬其頓。此外，位於馬其頓東邊的婆高蒙王國經常受到馬其頓王國的威脅，羅馬也與婆高蒙王國取得合作的默契。



羅馬僅靠一個軍團的兵力，如此展開封鎖馬其頓的作戰計畫。羅馬從沒想過要擊垮強大的馬其頓帝國，只要能讓馬其頓王動彈不得，就已心滿意足。

西元前 213 年，格拉古及法比烏斯的兒子擔任執政官。選出法比烏斯的兒子，主要因為法比烏斯不能連任第三次執政官，而讓兒子有代理父親的意味。執政官法比烏斯二世率領兩個軍團，讓六十二歲的法比烏斯擔任副將，法比烏斯的持久戰仍受到公民的支持。

那一年羅馬所投下的全部戰力比前一年增加兩個軍團，共二十二個軍團。呼應在希臘展開的封鎖馬其頓作戰，南邊的戰線也改採積極路線。羅馬武將中，積極敢鬥的馬爾喀斯被派到西西里後，五十二歲的馬爾喀斯因為攻略敘拉古有功，賦予他防守南邊戰線的任務。

兩位執政官的四個軍團加上法務官瑞皮道斯的兩個軍團，共六個軍團投入對抗漢尼拔。羅馬希望分散戰線，並非將六個軍團全部投入同一個地方。為了因應漢尼拔在南義神出鬼沒，因此將南義劃分為普利亞及卡拉布里亞兩個地方，各由一位執政官負責。瑞皮道斯的兩個軍團則支援法比烏斯父子負責的普利亞地方。

三十四歲的漢尼拔仍舊不想與六個軍團引發會戰。如果等待馬其頓軍登陸後才攻佔塔蘭托，六個軍團必定會從背後襲擊，而攻城戰將是兵力的正面衝突，相當耗時。漢尼拔為了珍惜這個時間及兵力，不用武力而採策略的方式攻下塔蘭托。他想利用塔蘭托國王交接的混亂期，就像當初趁著敘拉古國王交替期間，讓羅馬長年的友邦敘拉古背叛羅馬一樣。

塔蘭托、加普亞都是「羅馬聯盟」成員的同盟城市國家，同時負有提供兵力的義務。但塔蘭托與其他同盟國不同的是，塔蘭托國內的自治並不被完全承認。由於塔蘭托是南義地區的良港，與布林迪西軍港受到相同的待遇。阿庇亞大道行經塔蘭托，以布林迪西為終點。羅馬每年派遣總督在軍事上直接統治塔蘭托。

塔蘭托公民所受到的待遇令人感到不滿。布林迪西是由羅馬送去無公民權者所建設的新城市，而塔蘭托是斯巴達人移民建設的城市，幾乎與羅馬的歷史一樣長，是南義的重要城市國家，卻與新城鎮相同，沒有完全自治的權利。當那些被漢尼拔俘虜的士兵無條件獲得釋放之後，在忍受差別待遇的塔蘭托開始產生效應。這批士兵回國後，在年輕的一輩中醞釀出親漢尼拔的一群。

其中有幾個人曾拜訪南義冬營的漢尼拔，漢尼拔聽取報告後，訂定計畫交給他們，並讓他們回到塔蘭托。沒多久，到處傳開漢尼拔重病的消息。這是故意要讓羅馬以為漢尼拔臥病在床，但事實上，漢尼拔正帶著精銳部隊，祕密向塔蘭托前進。

計畫順利地進行。半夜，迦太基兵悄悄進入已打開的城門，沒有幾個小時的功夫，便佔領城內重要的據點，幾乎沒有流血衝突發生。漢尼拔命令士兵在塔蘭托市民的家門上烙印。市民們在第二天醒來，感覺到氣氛丕變，發現塔蘭托在一夜之間已落入漢尼拔的手中。在迦太基軍的攻擊下，只有羅馬總督率領五百名士兵防守的要塞仍未屈服投降。

這個要塞建在塔蘭托港口附近突出的山崖上，如果不攻陷這裡，港內的船無法出港，港口就失去作用。漢尼拔想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至於是什麼方法，漢尼拔是如此回答塔蘭托人



的：

「許多事情看起來好像不可能，但是只要改變觀察的角度，就會變得可能。」

塔蘭托周圍是平原地帶，將附近的海灣改造成港口，就可取代原來的海港。此外，漢尼拔命令塔蘭托人攻取羅馬兵在要塞的兵糧，但要塞仍從布林迪西及雷其歐等地得到源源不絕的補給，主因是塔蘭托人並未落實執行海上封鎖的工作。

然而，大城市塔蘭托一被攻陷，周圍的衛星城市也發生連鎖效應。除了布林迪西、盧奇里亞、維努吉亞等羅馬殖民城市外，整個南義大利皆在漢尼拔的掌握之中。

漢尼拔握有塔蘭托之後，再次恢復積極的軍事行動。羅馬方面，執政官格拉古仍維持原本的戰法，也就是不引發會戰，見洞就鑽，看到漢尼拔不在就襲擊，而且結果多半由羅馬軍獲勝。

持久戰法的缺點就是不易立即見效。許多人都認為西元前 213 年的戰況，是漢尼拔瓦解「羅馬聯盟」策略最為成功的一年。

加普亞、塔蘭托及敘拉古等南義三大城市都在漢尼拔的掌握之下，漢尼拔軍中也開始有南義的希臘人。羅馬軍方面則沒有什麼顯著的戰果，號稱「義大利之劍」的馬爾喀斯在攻略敘拉古時，情形也比預想來得不順利。

但是經過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狀況不好也不壞。

從迦太基本國前來支援漢尼拔的行動，僅僅有一次成功。迦太基船隊因為羅馬海軍的阻撓只好折返，也未嘗試再去。

西班牙方面，漢尼拔的兩個弟弟與柯爾涅留斯兄弟纏鬥，無法抽身支援在義大利的哥哥。



坎尼會戰後羅馬與漢尼拔對決的舞臺



一心想戰勝羅馬人的高盧人，在坎尼之役後，也一直被擋在盧比孔河以北。

馬其頓王腓力普五世也想登陸義大利，但受到羅馬、阿耶多利亞、婆高蒙三方攻擊，只能停留在馬其頓領地內。

元老院想把漢尼拔孤立義大利之內的戰略，雖然沒有顯著的戰果，但也發揮了一定的效用。

被羅馬稱為「漢尼拔戰爭」的第二次布尼克戰役，已邁入第七年。由於南義大部分地區無法動員，公民們長期負擔兵役而漸感疲倦，選舉西元前 212 年執政官的公民大會上，瀰漫著像是首相退位的氣氛。

格拉古由於前一年已經擔任執政官而未獲選，應該會當選的老法比烏斯、馬爾喀斯以及負責馬其頓戰線的瑞維努斯等老將也未獲選為執政官，最後是距離上次當選有十年之久的平民弗魯維斯·弗拉克斯及首次當選的貴族克勞狄斯·普魯庫兩人出任執政官。

雖然好像是首相退位，但並不是內閣不信任投票。在李維斯的著作《羅馬史》中，將每年選出的執政官及指揮軍隊的法務官等名字並列。這些人名中，除了普魯庫以外，都是坎尼之役後具有參戰經驗者。西元前 212 年的羅馬，決定編列第二次布尼克戰役以來最龐大的兵力——二十五個軍團，由馬爾喀斯負責敘拉古戰線，瑞維努斯負責馬其頓戰線，格拉古仍是負責對抗漢尼拔戰線。

西元前 212 年的羅馬並未改變戰略，只是站在檯面上的臉孔不同，當然也產生了一些效果。

羅馬勉強組成二十五個軍團是有原因的。那一年，羅馬的目標是光復加普亞。

城市國家的城市建設，一般都是先建設城市本身，再發展周邊範圍。一個有力的城市，周邊地區除了提供作為糧食的耕地外，還有一些中型城市可作為衛星城市。因此攻擊一個主要城市不僅是點的攻擊，而且是面的攻擊。因此加普亞、塔蘭托、敘拉古的動向，連帶影響這一帶地區的居民。羅馬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這三個城市拱手讓給漢尼拔。

西元前 212 年，羅馬以兩位執政官及一位法務官的六個軍團兵力，投入攻略加普亞，因此在塔蘭托的漢尼拔立即帶兵前去支援。

但漢尼拔軍團因為受到格拉古奴隸軍團的阻擋，進入坎帕尼亞地方時，加普亞已經被羅馬的六個軍團包圍。

羅馬人即使只駐紮一夜也會建好完備的營帳及包圍網，包括挖掘深溝，建起木柵，幾乎是滴水不漏。當年包圍加普亞後，當然也是相同的做法。

連漢尼拔也無法攻破這個包圍網，雖然有必死決心的努米底亞騎兵，但也只是讓在加普亞的羅馬軍知道他們已經抵達附近羅馬了。

漢尼拔沒辦法，只好向包圍加普亞的羅馬三支軍隊挑起會戰，不能只是對峙。但在平原上佈陣，無法一次應付三個武將。漢尼拔趁著羅馬六個軍團攻佔加普亞時，曾嘗試攻打拿坡里、坡佐里及庫馬。但這三個城市都是「羅馬聯盟」的同盟國，極力對抗漢尼拔，當時包圍加普亞的其中一支羅馬軍曾前來救援，導致漢尼



拔攻略失敗，只能在附近燒殺掠奪。

在這些戰鬥中，羅馬方面當然有死傷，但漢尼拔的兵力也日漸削弱。漢尼拔在取得塔蘭托之後，整個南義幾乎都成了他的統治範圍，自然需要增加防衛兵力。而南義各城市本身都沒有防衛的能力。

漢尼拔要在這個統治的範圍內募兵雖然不難，但是募得的士兵如果沒有指揮的將領，仍然無法發揮戰力。在義大利，除了漢尼拔以外，沒有優秀的迦太基指揮官。只要漢尼拔一不在，格拉古的奴隸軍團便趁隙攻擊。所向無敵的漢尼拔想要在坎帕尼亞地方落腳，支援加普亞，攻略拿坡里，似乎愈來愈困難。

西元前 212 年，相對於羅、迦兩軍陷入膠著的義大利本土，在西西里戰線上，羅馬軍漸佔上風。

羅馬元老院將勇敢善鬥的「義大利之劍」馬爾喀斯送到西西里是有目的的，除了要他攻略敘拉古外，同時與迦太基本國來的軍隊對決。

漢尼拔在義大利孤立無援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實際上，迦太基雖然與羅馬進行海戰，但始終無法奪回制海權。而迦太基本國屢次派遣船隊前去支援漢尼拔，只成功過一、二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羅馬軍海路作戰成功的緣故。

支援敘拉古的海路距離是支援塔蘭托的二分之一，而一支船隊遭遇羅馬海軍阻撓的比率也與海路的距離成正比，因此支援敘拉古的行動得到迦太基國內派的支持。事實上，在坎尼會戰的第二年，敘拉古向迦太基輸誠時，迦太基就已經立即派兵前去支援。

負責西西里戰線的馬爾喀斯從義大利本土帶去兩個軍團，加

上屯駐在西西里的「坎尼軍團」（由坎尼敗戰的殘兵所組成），一共四個軍團，共有三萬名兵。

羅馬軍以西元前 213 年春天為目標，南下敘拉古，對拒絕投降的敘拉古展開攻城戰，但卻顯得欲振乏力。這並非因為敘拉古全力投入抵抗羅馬軍，主因在於敘拉古的城市部分位在天然的要塞，而且敘拉古有個阿基米得。羅馬體驗了一個人的智力可匹敵四個軍團的戰爭。

總司令官馬爾喀斯計畫以海陸同時攻略大城市敘拉古，二萬名士兵包圍陸路，一百艘五層軍艦進行海上封鎖。從迦太基來的支援船隊也只能折返。

完成包圍之後，開始海陸總攻擊。敘拉古方面並不是正面迎擊，而是採用許多新型武器。從陸上攻來的羅馬兵遭到城牆上方新式武器的石彈射擊，這種武器不僅可以調整射程距離，還可以自由移動。即使羅馬兵改變位置，還是可以正確命中，只要有士兵在城牆上觀察羅馬軍的動向就足夠了。敘拉古四周皆有城牆，羅馬軍根本無法接近。

海路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羅馬軍不光憑武力攻打，也下了一番功夫。

敘拉古面海這邊的城牆較陸地簡略，面海山崖上的這面城牆不怎麼堅固。羅馬軍從海面的攻擊方法如下：

每兩艘載滿士兵的船為一個單位，用繩索綁在一起，左右兩邊划槳，接近崖壁。利用船桅架上繩梯，裝上滑輪，讓士兵可以登上崖壁，再將繩梯掛在城牆上，讓士兵能夠攻上城牆。即使防衛的士兵從城牆上丟石頭或射箭下來，兩艘軍艦上的士兵也同時



射箭反擊，使得防衛兵不敢露臉出來。以量取勝，這是羅馬人一向的做法。

但是羅馬軍艦靠近崖壁時，城牆上露臉的不是人，而是一種形狀奇特的器具。這個器具伸出城牆至崖壁上，往下延伸拉扯攻城用的繩梯，丟到海上去。這個器具不止一個，面海的城牆上到處都是，不斷拉起攻城用的繩梯，許多羅馬兵都因此被丟入海中。

海這邊當然也運用可自由調整射程及移動位置的投石器，船隻受到石彈攻擊，失去平衡或撞擊崖壁因而損壞。也有羅馬兵突破阿基米得新型武器的攻擊，登上城牆，但被預先放置的鏡子反射光照射，眼睛受到強烈刺激，摔下城牆。

無論海、陸，愈是攻擊，犧牲愈大。看不見的敵人使羅馬兵意志消沉。馬爾喀斯在船上看到自己的軍隊陷入苦戰，和周圍的將官開起玩笑：

「阿基米得好像把裝滿水的杯子放下，從海面把船撈起再丟下。三布卡就像被趕出宴會的樂師。」

攻城用的繩梯形狀好像一種叫做「三布卡」的樂器，對演奏極差的樂師，他的報酬就是被趕出宴會。

阿基米得的名號在羅馬軍中也很有名，馬爾喀斯曾在另一個場合上感歎說：「被一個老人玩弄，真是可悲。」這位讓二千二百年後的高中生也傷透腦筋的阿基米得，當時已是七十五歲高齡。

戰況陷入膠著，馬爾喀斯知道繼續纏鬥無益，在得知迦太基派出援軍在西西里中部的亞格里珍特登陸後，便將包圍敘拉古的工作交給副官，自己率領一半的陸軍趕往亞格里珍特。

迦太基軍有二萬五千名步兵、三千名騎兵及十二頭象，但戰鬥的結果是由羅馬軍獲勝。原本從迦太基本國派來支援的船隊，

沒有登陸就折返。馬爾喀斯再回到敘拉古的城牆下，於西元前 213 年攻略敘拉古，但仍是因為阿基米得一人而失敗。

西元前 212 年，義大利本土上的加普亞再次陷入戰火。馬爾喀斯也體認到必須趕快完成敘拉古的攻城戰。但是敘拉古市民在阿基米得武器的支援下，一點也不膽怯。敘拉古是個大城市，糧食儲存充足，可以繼續耗下去。但羅馬方面沒有時間可以再等，而迦太基也會繼續送來大批的支援。

馬爾喀斯想到他手中有一些敘拉古的俘虜，盤問之下，知道幾天後將是阿蒂蜜絲 (Artemis) 女神的慶典，這個慶典對敘拉古的希臘人而言是個重要的節日。根據俘虜的說法，這一天，大家都會喝得酩酊大醉。羅馬人也愛喝葡萄酒，但希臘民族則是非得喝到醉醺醺的不可。馬爾喀斯心想，白天雖有阿基米得的武器防守，但夜裡輪值站崗的士兵都是敘拉古的市民，一定禁不起葡萄酒的誘惑，這正是攻城的好機會。

於是挑選一千名精銳士兵，帶著攻城用的繩梯，躲在附近城牆的森林中，另外一萬名士兵則躲在陸地這邊的城門邊，全體士兵靜靜等待夜晚的到來。

夜半時分，一千名士兵悄悄地接近城牆，架起預先準備的繩梯，登上城牆。

殺掉在城牆上守備的士兵後，羅馬兵下到城牆內側，除掉爛醉的城門監視兵，從內側打開層層的城門。一萬名士兵在黑暗中進攻敘拉古，天亮時，一半以上的市街都掌控在羅馬兵的手裡。

敘拉古是個城市國家，中心是一個島。面積相當大的這個島與本土之間只有吊橋連接。神殿和半圓形劇場在本土這邊，只是



攻下這個部分並不算是佔領敘拉古。羅馬軍想從陸地這邊攻進，但阿基米得的武器威力強大，而海的這一邊又有完備的封鎖防線。因此一旦攻進，裡面的人也不易逃出，剩下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了。

義大利本土的加普亞包圍戰也是如火如荼，趕去救援的漢尼拔也被擊退。這是已進入冬季的自然休戰期。羅馬軍連連奏捷，自信滿滿，也鼓舞了原本消沉的士氣。

漢尼拔旗下一名留守南義的將官，向前執政官格拉古表達投誠的意願，並派遣使節要求到指定地點詳談。格拉古相信了他，帶著小部隊朝指定的地點出發，卻遭到迦太基兵的突襲，格拉古及隨行的騎兵全被殺死。格拉古的奴隸軍團直到在軍營中看到總司令的腦袋時，才知道此事。

在羅馬最艱困的時期，提伯里斯·善普羅尼斯·格拉古率領奴隸軍團，是位勇敢善戰的武將。他讓毫無愛國心可言的奴隸，在沒有武力威脅之下自願從軍。在他的「奴隸軍團」中，奴隸與一般自由民的待遇幾乎沒有兩樣，配有同樣的裝備、食物，睡在相同的營帳，如果打贏迦太基軍，還有相同的戰利品。

雖然稱為「奴隸軍團」，事實上那時他們的身份已不是奴隸。在貝涅維特戰勝迦太基軍後，格拉古就依約恢復他們自由之身。而他們都繼續留在軍隊中，這並非因為對羅馬忠誠，而是對這位四十多歲的格拉古有著無比的擁戴。

四年來同甘共苦的總司令突然死去，這些底下的士兵頓失依靠。「奴隸軍團」四年來「鐵的結合」，也因失去總司令而解散。

無論是羅馬公民兵、同盟國士兵或是「羅馬聯盟」的正規兵，

即使戰敗都會回鄉，因此羅馬軍可以正確掌握死傷的人數。這次，兩個軍團的士兵突然消失，是前所未有的情形。透過這個軍團中的將官及少數正規兵，羅馬才知道格拉古的死訊及奴隸軍團的解散。

坎尼戰後，站在羅馬前線的四位將領失去了一位。而四位當中，格拉古是最年輕的一位。

西元前 211 年春天，羅馬得知攻陷敘拉古的消息。馬爾喀斯雖在南邊，冬天裡也沒閒著。他並沒有等待敵人糧食耗盡，就直攻攻進敘拉古的中心部分，並在冬天結束前完成了任務。

敘拉古在羅馬軍海陸夾攻之下，幾天之內就投降了。沒有政府狀態的敘拉古，甚至派不出一個人來進行和談。戰爭進行到最後，沒有任何一人抵抗。反正自古以來，戰敗國及戰敗國國民就屬於勝利者所有，馬爾喀斯允許屬下進行三天的掠奪。

馬爾喀斯雖是平民出身，但也懂得希臘文，非常崇敬希臘文化。他將敘拉古的美術、工藝品先蒐集起來，這種時候他還是沒有忘記保存古物。馬庫斯·克勞狄斯·馬爾喀斯在首都羅馬舉行象徵武將最高榮譽的凱旋式時，他是第一位以各式各樣的藝術品作為凱旋式裝飾的凱旋將軍。這讓羅馬公民大開眼界，好好欣賞希臘的造型文化。

敘拉古的藝術品在羅馬為之轟動，其他南義城市國家完全沒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傑作。敘拉古所擁有的五百年歷史，不是其他城市國家的五百年，而是可與全盛時期的雅典、斯巴達、迦太基相提並論，目不暇給的五百年。西西里東半部及南義一帶稱為「大希臘」，這個「大希臘」又以敘拉古為中心。西元前 211 年，敘拉



古失去獨立，成為羅馬的屬省。

馬爾喀斯雖然允許士兵掠奪敘拉古市民的財產，但不許掠奪他們的身體；換句話說，就是不得把俘虜市民當作奴隸。全體市民仍是自由民，唯獨沒收他們的地產，全部國有化。敘拉古市民向羅馬租地工作，與其他屬省省民一樣，繳納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為租稅。其實以前也繳納這種十分之一稅給敘拉古國王，現在只是增加支付租地費用。

讓羅馬軍苦惱一年多的阿基米得，即使在混亂中也在解答數學題目，被一名不識大人物的羅馬兵殺害。馬爾喀斯知道這個消息以後表示十分惋惜。

西元前 211 年，羅馬持續前一年的戰力，以二十五個軍團投入戰場。加普亞的攻城戰依舊投入六個軍團、三個司令官的兵力。

漢尼拔只能待在南義過冬，敘拉古又落入羅馬手中，加普亞的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因此眼前最大的目標就是突破羅馬的包圍網，收復加普亞。

漢尼拔認為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誘敵會戰。他下令大部分的軍隊隨後再跟上，自己先率領最少程度的士兵及兵糧，以急行軍北上加普亞。接近加普亞時，受到羅馬軍的包圍網襲擊。

這次出擊沒有效果。羅馬軍的包圍網有兩層，一層保護加普亞，另一層抵抗外來入侵。漢尼拔無法引誘羅馬軍出來會戰，也沒時間等後半部的軍隊到達，只好放手一搏。

他利用士兵人數少的優點，以迂迴的方式，繞到敵後。也就是行經較不會與羅馬軍正面遭遇的拉提那大道，一路朝首都羅馬

前去。軍隊在距離羅馬城牆四・五公里處紮營時，自己又帶著騎兵隊沿著拉提那大道北上，一直到可以看到羅馬城牆為止。之後，漢尼拔離開大道，到羅馬的可利那城門外，在羅馬將近三分之一的城牆外「散步」。

羅馬自從西元前 390 年克爾特（高盧）族來襲之後，這一百七十九年以來，不曾有敵人逼近首都。漢尼拔大膽的抗議示威行動，著實嚇了羅馬人一跳。即使羅馬人在城牆上守備，隨時可能會被箭射傷，三十六歲的迦太基武將仍繼續散步。

但羅馬城牆堅固，至少要一個軍團才攻得破。此時羅馬城內正好又有四個軍團，兩個軍團是剛編隊完成，準備要送到普利亞地方去，執政官加耳巴也在首都羅馬。另外兩個軍團是長年駐守在羅馬的軍隊，加起來共有四個軍團。元老院緊急召開會議，六十四歲的法比烏斯首先表示沒有必要召回其他地方的羅馬軍團，這位持久戰法的創始者也向執政官加耳巴提出忠告，要他避免與漢尼拔會戰。

接受建議的加耳巴帶領軍隊出城，佈陣比劃比劃，做做樣子。之後的幾天，雙方雖有小型會戰，但也僅止於此。

漢尼拔眼看無法引誘首都羅馬的防衛軍會戰，羅馬也不召回在加普亞的軍隊，知道自己的計策已無法實現。

但是這一段故事在羅馬成為傳說，當母親斥責嚇唬小孩時，常常會說「漢尼拔會到門口來哦！」

對極想擊敗羅馬、甘受任何犧牲的漢尼拔而言，西元前 211 年的「羅馬行」，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羅馬。

無功而返的漢尼拔離開羅馬，在南行的途中，沒有經過被羅



馬軍包圍的加普亞，直達南義。另一部分的軍隊則在半途折回，與總司令一起回到義大利的鞋尖卡拉布里亞地方去。

加普亞等不到漢尼拔的救援，不久後，加普亞又陷入慘烈的攻防戰。在這場戰鬥中，羅馬軍的一名司令官普魯庫戰死。

加普亞被攻陷後失去自治權，從同盟國變成屬省。公民雖沒有變成奴隸，但是因為加普亞在一百年當中兩次背叛羅馬，對重信義的羅馬人來說是罪不可赦的。因此，加諸加普亞比敘拉古更重的處罰，將加普亞的七十位領導階層官員處以死刑。

坎尼戰後，漢尼拔手中的南義三大城市敘拉古、加普亞及塔蘭托，已經有兩個城市重回羅馬懷抱，只剩下塔蘭托了。

羅馬收復敘拉古，等於是確保了西西里；收回加普亞，也可以不再擔心坎帕尼亞地方的防衛問題。羅馬對抗漢尼拔的最前線不斷往前推進，展開凌厲的攻勢。

但是，盡是好消息的西元前 211 年，在剛過完夏天時突然傳來噩報。自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爆發以來，在不斷擴大的羅馬戰線中，唯一有好消息的西班牙戰線，情況轉壞。

西元前 218 年，讓漢尼拔渡過隆河的執政官柯爾涅留斯，將帶到馬賽的軍隊交給同行的弟弟古涅斯，讓弟弟率軍到西班牙，自己返回義大利，準備等待翻越阿爾卑斯山的漢尼拔。但是，柯爾涅留斯在提西諾首度遭遇漢尼拔騎兵隊，敗戰負傷。羅馬等他傷勢痊癒之後，再度派遣他到西班牙。

柯爾涅留斯到西班牙與弟弟會合，攻打漢尼拔的後勤地——西班牙，他們的任務是阻止西班牙派遣軍隊到義大利支援漢尼拔。羅馬對侵入家園的強敵漢尼拔，無法很快地解決，只好採取斷絕

漢尼拔與後援間補給的方法，孤立這個闖入家園內的侵入者。

西元前 218 年到前 211 年間的八年，當漢尼拔在義大利本土歷經特列比亞、特連吉梅諾及坎尼等戰役，大勝羅馬軍之際，這對柯爾涅留斯兄弟確實完成被賦予的任務，使漢尼拔絲毫得不到來自西班牙的支援。

在西班牙的柯爾涅留斯兄弟，以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爆發前羅、迦國境上的塔拉格那為根據地，戰鬥開始的春天，就從這裡越過厄波羅河南下。兄弟兩人各率領一個軍團，以會戰的形式，逐漸蠶食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勢力。西元前 211 年的秋天，進入自然休戰期時，柯爾涅留斯兄弟已經征服迦太基在西班牙三分之一的勢力範圍。這是全體官兵不眠不休的成果。

迦太基本國開始擔心起西班牙的情形，原本應該將漢尼拔的弟弟馬構涅送回在義大利的漢尼拔身邊，卻轉而將支援的軍隊一併送到西班牙，因為與前往支援在義大利的漢尼拔相較之下，從迦太基本國渡過直布羅陀海峽的危險較少。此外，從經濟面考量，西班牙礦產豐富，符合迦太基本國「重視國內派」繼續投資的原則。因此，將原本應送到義大利支援漢尼拔的軍隊也都投入西班牙的戰場。

迦太基是個具有傭兵制度傳統的國家，由於迦太基的支援，使得西班牙的傭兵市場上揚。

這時的羅馬沒有餘力增加在西班牙的羅馬軍。柯爾涅留斯兄弟帶著兩個軍團，雖然連連戰勝，但有戰鬥就不可能沒有折損。而羅馬又沒有傭兵制度，為了補強軍隊，柯爾涅留斯兄弟堅持不用金錢僱傭兵的方式，仍然沿用羅馬式的方法，與被征服的當地原住民部族締結同盟關係，簽署參戰條件。



西班牙的原住民不像中義的伊特魯里亞人或是南義的希臘人這種結盟很久的「羅馬聯盟」成員，如果眼前有金錢利誘，自然會背棄與羅馬軍的同盟關係。西元前 211 年底，當他們看到西班牙戰線呈現一面倒的情形時，當地的士兵紛紛轉而投效迦太基旗下。

西元前 211 年，因金幣而增強軍力的迦太基軍分成三支軍隊。一軍由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率領，二軍由小弟馬構涅率領，三軍由迦太基本國派來的吉可涅率領。只有兩支軍隊的羅馬軍漸漸不敵有三支軍隊的迦太基軍，當地加入的羅馬兵紛紛逃逸，而羅馬軍兵力減少，等於迦太基軍士兵人數增加。

柯爾涅留斯兄弟感到事態嚴重，但他們仍然堅持兩軍分別戰鬥的策略。

西元前 211 年的夏天，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知道自己所率領的軍隊有七千五百名西班牙兵逃走，他決定半夜追查他們的去向，在逃兵與迦太基軍會合之前，先行解決這個問題。

快天亮時，出現在羅馬兵眼前的是迎接逃兵的努米底亞騎兵隊。受迦太基僱傭的努米底亞王子馬西尼沙率領努米底亞騎兵隊與羅馬軍廝殺時，馬構涅率領的迦太基軍隊又加入戰場，正巧漢席多拔的軍隊也在附近。羅馬軍在人數上明顯處於劣勢，又在無退路之下，司令官普布里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壯烈成仁。

戰勝羅馬軍的兩支迦太基軍隊，襲擊行軍中的古涅斯羅馬軍，在一個軍團不敵三倍以上敵人的情形下，古涅斯·柯爾涅留斯·西比奧也壯烈犧牲。

在司令官皆陣亡的情形下，兩軍殘兵由一位百人隊長率領敗走至厄波羅河北岸。在西班牙的羅馬軍一下子只剩三分之一，殘



餘的敗兵好不容易回到塔拉格那，柯爾涅留斯兄弟八年來的成績驟減為零。

這個消息傳到漢尼拔的耳中，對剛失去加普亞的他來說，當然是個值得慶賀的消息。

這個燃起漢尼拔希望的消息，卻是羅馬的噩耗。羅馬當然不會讓漢尼拔的補給線再次展開。元老院緊急派遣克勞狄斯·涅歐率領一萬名士兵到西班牙去。

克勞狄斯·涅歐是克勞狄斯貴族中的一員，前面曾經提到，克勞狄斯家族的男人氣宇非凡，武將輩出，擅長短期決戰，但不受人民歡迎。涅歐曾在精於戰略的馬爾喀斯麾下，武戰經驗豐富。

涅歐很快地抵達西班牙，與漢尼拔的大弟漢席多拔進行會戰。被涅歐追擊的漢席多拔，佯裝要提出和談。涅歐信以為真，天亮時才發現原本要來談判的敵軍全部不見了。這個事件使得元老院懷疑涅歐是否有擔任西班牙戰線總司令的能力，那一年還沒有在西班牙過冬，涅歐就被召回首都羅馬。

但是四年後，涅歐向這個曾經騙他的對手，報了一箭之仇。

羅馬雖然認為不可以放棄西班牙戰線，但是一直遲遲無法決定派誰擔任總司令。義大利本土與漢尼拔正戰得如火如荼，打得有點眉目之時，實在派不出武將擔任司令官。派去西班牙的武官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更換，送去就要待在西班牙。這個武將必須能屈能伸，即使初嘗敗績也要力圖轉敗為勝，這個人選讓元老院傷透腦筋。



西比奧登場

有位年輕人叩著元老院的大門。對六十四歲的法比烏斯及五十九歲的馬爾喀斯而言，二十四歲的柯爾涅留斯·西比奧(Publius Cornelius Scipio)顯得格外年輕。他自願繼承戰死在西班牙的父親遺志，擔任西班牙戰線的總司令官。

但是元老院議員沒有把這個年輕人的話當真，因為他的官職經驗只在一年前當過按察官，而戰場經驗只有十七歲時跟著父親出兵的提西諾會戰，以及二年後在父親託付下，跟著艾米里斯·保羅參加坎尼會戰，連當元老院議員最低三十歲的年齡都不到。羅馬共和政體中，從來沒有過給非元老院議員兩個軍團的例子。

而且，最近這個年輕人的表現，不禁讓法比烏斯這些傳統的共和主義者皺起眉頭。

這是二年前冬天的事。到了羅馬選舉的季節，他的哥哥魯奇斯符合年齡資格成為按察官候選人，但魯奇斯才能平庸，當選可能有問題，母親每天到神殿為他祈禱。某一天，西比奧問母親：

「如果我們兄弟兩人都當選按察官呢？」

母親明知兄弟中有一人年齡不符，便笑著回答：

「如果是這樣，我會高興得流下眼淚。」

選舉當天，西比奧穿著一身全白的服裝，趁母親不注意時悄悄地出門。穿這身服裝站在馬爾斯講壇上，這是表示成為候選人的意思，當時並無所謂的政見發表。

他與哥哥並列站在講壇上，全場的年輕人為之瘋狂。當百人組的想法一致時，就沒有必要再行投票。結果全會一致通過由他

當選按察官。他表示，如果要他當選，必須要讓他的哥哥也當選，因此他的哥哥魯奇斯也一起當選。青年西比奧在當時雖然沒有特別輝煌的戰績，但是很受公民歡迎。

但是擔任選舉委員長的護民官以年齡不符為理由，反對西比奧的當選。這位二十二歲的年輕人便說：

「如果全體公民認為我適合擔任按察官，就表示我已有足夠的年齡。」

這番話聽在重視長幼有序的共和主義者耳中，簡直是大逆不道。雖然如此，西比奧仍然因為獲得公民壓倒性的支持，成為第一位資格年齡尚差七歲的按察官。

共和政體的最基層官職是按察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輕忽。以兩個軍團為戰略單位，約有二萬五千至三萬名兵，由執政官或法務官指揮。兩種官職的資格年齡為四十歲。西比奧就任官職時二十五歲，所以還差十五歲。

第二年，西元前 210 年，羅馬決定投入二十一個軍團，因此需要十一位司令官。有十位人選已經確定（都是四十歲以上），只有西班牙戰線的司令官還沒決定，也找不到四十歲以上適合擔任這項任務的武將。

元老院所達成的結論是，如果他想做的話，就讓他去做吧！為戰死的叔父及父親復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個年輕人的叔父及父親也都是元老院議員的同僚，他們死在遙遠的西班牙，元老院做成這樣的結論，多少有些同情的成份。

雖然如此，元老院仍不能將西班牙戰線完全交給一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因為他連法務官的經歷也沒有，所以以「前法務官」



的身份，賦予他率領兩個軍團的絕對指揮權。但大權不止交付在他一人身上，元老院另外派了和他具有相同官職的錫連同行，錫連的實戰經驗豐富，年齡也符合資格，萬一這位年輕的總司令官有疏失，他可以馬上取而代之。

元老院的決定受到公民的好評。西比奧年輕、爽朗、大膽的行動，拯救了陷入苦戰的羅馬軍。

第二次布尼克戰役的舞臺上，又有另一位天才型的武將登場。如果說漢尼拔是亞歷山大最優秀的弟子，那麼西比奧應該就是漢尼拔最優秀的弟子吧！而亞歷山大沒有機會與弟子交手便辭世，這是他的幸運。漢尼拔就沒有這麼幸運了。